

冬日篇第五集！故事是和八幡及雪乃約好一起吃飯的一色，在飯局中卻提出了一個委託。

於是！兩人來到了四國！

……咦？

《他和她的冬日仍在持續 V》

End chapter.——Side B

那孩子在樹上不知所措地看著我。

與她外婆十分相像的臉孔，如今正慢慢地轉變為欲哭無淚的表情。看的讓人覺得同情卻又有點好笑。

「人、人家下不去……。」

那孩子眼看我沒有打算要幫她，只好用怯弱的語氣開口了。我想了想，試圖模仿他的語氣說道：

「嗯，我看得出來。」

「那、那……。」

幫幫我啦——我能讀出這孩子想要說的這句話。但是，一向倔強的她，一定不會輕易地說出口。她八成認為我會一如往常地在她還沒說出口前，便猜出她的心思吧。

不過，這次可沒那麼簡單。要讓她知道大人都是很奸詐的才行。

因為我什麼都沒做。那孩子於是漲紅了臉，繼續嘗試想要從樹上下來。但這棵樹對她來說實在太高了，絕非是想跳就跳的高度。而她也不敢照著爬上來的地方下去，就這樣陷入了死胡同。

最終，她終於放棄了。然而她卻仍然不打算將求救的話說出口，只好獨自坐在樹枝上生起了悶氣。看到這樣子的她，我不禁哈哈大笑。

「笑什麼笑啦！欺負人！」

那孩子總算受不了了，她淚眼汪汪地大喊。看來欺負的也差不多了，我一邊說著「對不起啦——」一邊踮起腳尖將她抱了下來。

「抱歉、抱歉啦。回去我給妳餅乾，不要生氣了。」

我愉快地一邊哄著這孩子，一邊牽起她的手，繼續往山坡上走去。

「……有餅乾的話，就原諒妳。」

雖然聽起來還是有點不開心，但似乎還是可以簡單解決的程度。太好了。

這孩子一邊甩著我的手，一邊問道：「……為什麼妳這麼開心？」

「咦？看得出來嗎？」

不過，我也沒有掩飾的意思就是了。我想了想這孩子最能接受的解釋，最終說道：「因為呀，多虧了妳，剛才看到了很多花嘛。」

「妳是說剛才經過的那個地方嗎？」

「是呀——那是我很喜歡的花。」

我溫柔地說道：「就跟妳看到餅乾就會笑咪咪的一樣。我也看到了喜歡的花，所以很開心喔。」

「那麼，回去的時候也要好好地道謝才行呢。」

「咦？對誰道謝？」

——我已經很感謝妳了呀？那孩子聽了我的反問後，理所當然地回答道：「當然是對種花

的人呀！」

我不禁楞住了。接著，我忍不住放聲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又有什麼好笑的！」

那孩子又生氣了，然而我卻還是止不住笑意。我一邊擦著奪眶而出的淚水，一邊說道：「對不起，妳說的對，是該好好道謝呢——不過……不行。這次沒有空，我等等就要走了。」

「咦——又要走了？」

那孩子不滿地嘟起嘴，而我繼續笑著回應她了。

「是呀，對不起呢。但下次我一定會很快回來的。」

我伸出了右手，與她打了勾勾。我就像訴說著某種秘密一般低聲對她說道：「所以……等我回來。一起找種花的人道謝吧？」

「……為什麼我也要？」

「那當然是因為，我很膽小呀。」

我含笑著說道。這孩子雖然露出了狐疑的表情，但仍然伸出稚嫩的手，和我做出了約定。

——是啊，等下次回來，就去向他道謝吧。

然後把我想講的以及不想講的話，全部都告訴他。

已經不會再感到迷茫了，如今的我，可以如此自信地宣告。

我繼續牽著她的手，走向看似遙遠，卻總有抵達之時的山坡頂端。

隨著街上的樹葉逐漸長出新芽，二月也逐日過去了一半。外頭的氣溫慢慢地由冷轉至微涼，原本就算露臉也沒什麼力道的陽光開始漸漸讓人感到溫暖。雖然冬天還仍未完全過去，但現在的種種徵兆也足夠人讓發現春天即將到來。

即使在人生中已經度過算是不少次季節的更迭，但每當嶄新的時節到來，還是讓我感到某種程度的期待。畢竟不管是什麼季節，在當下自己所擁有的也就只有這一次。生命中說到底只會有一次大學二年級的春天，因此就這點來說，還是值得稍微珍惜一下的。

我一邊悠哉地想著這些沒什麼意義的真理，一邊在中庭的長椅上喝著咖啡順便看著樹上的鳥巢發呆。

現在大概是上午十一點多，我上完上午的課後便在雪之下的教室外等她下課。要說理由的話，當然是因為高中三年我有好好讀書，有考上和她一樣的大學。至於有沒有找到一份離她很近的工作倒是說不準，但至少要有住在一起就是了。這樣總夠近吧？

鳥巢看膩了，我掏出手機打算繼續看昨天還沒看完的小說。雖然手上沒有紙的感覺怪怪的，但是我最近越來越中意電子小說了。畢竟比較便宜，而且只要手機還有電就可以看，真的很方便的啦！不過我家的某位女性還是頗為牴觸就是了。嘛，畢竟她是十分堅持書就要有書的樣子的人，書櫃上的空間也隨著時間過去逐漸的變少。如果之後要搬家鐵定很麻煩。不過到時再交給萬能的搬家公司吧！快用你們那萬能的貨櫃車想想辦法啊！

一邊想著這些瑣碎的事一邊浸淫在入春的悠閒中，正當我看著手機近乎恍神時，有人和我搭話了。

「啊，是比企谷同學。你好～。」

我沒有馬上發現是在叫我，幾秒後才猛然回神。

眼前的是兩位看起來很熟悉的女性，兩個人都穿著簡便時尚的上衣和牛仔褲。仔細一看，原來其中一個是系上的北山。

（註：關於北山是誰請看第四集）

我努力地與她們對上視線並簡短地說道：「……嗨。」

「嗨～」

對我用盡全力散發出的「打完招呼就好走了」氣場似乎沒有發現，北山單純的開朗地回應我。她和身旁的女生說了幾句便轉頭向我問道：「比企谷同學怎麼還沒走？不是早就上完課了嗎？」

「……妳不也還沒走嗎？」

「哪有，我們已經要走啦。」

「喔……。」那不就是還沒走的意思嗎？請原諒小弟我的腦袋比較遲鈍一點。也許在下弄錯了這前後邏輯的順序，說不定「還在這裡」真的不等於「還沒走」吧。八幡我是不太清楚啦，某個世界只有神會知道，某種邏輯也就只有當事人會知道，佛曰不可說呀不可說。既然不可說那我就不說了，我還真是人類美德的典範，誰快點把我拱去當教宗吧，我早就想好八幡教的教條了，第一個就是每日必須膜拜貓咪。

北山看我沒什麼反應，不知為何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她對另一個女生說道：「你看吧，就和我說的一樣。比企谷同學就是這種人啦～」

「……看起來是這樣」

旁邊的女生淡淡地說道。她有著長度大概剛過脖子的黑髮，眼神有些銳利，不過大致上算是個漂亮的人。因為北山都已經這麼說了，我也不好意思不做任何反應。於是我敷衍地看向另一個人。北山看到後笑著說道：「你們幹嘛啊？好像第一次見面一樣～大家都是同學啊。」

「……？」

我開始回想起系上同學的長相，但很遺憾的是大部分都成為了四零四那特放的（404 not found）。唯一有點印象的只有北山還有一個叫箱崎的傢伙。不對不對，真要想的話，我的確知道一些班上的人的名字，但是就是和長相對不起來。所以

說來有點抱歉，我完全無法得知眼前這個北山旁邊的女同學叫啥。

不過沒關係，不知道有不知道的辦法啦！我露出理解的表情，點了點頭假裝我知道。這招很好用喔，請各位一定要記起來！尤其是當你上課上到走神的時候，如果聽到教授似乎告一段落時就可以做出這種動作，一方面能讓教授以為你有在聽，一方面也能把自己叫醒。是八幡打五顆星推薦給大家的絕招！比較尷尬的是教授有可能會點你起來然後問你問題，到時請不要找我。投資一定有風險，基金投資有賺有陪，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話雖如此，眼前的女性似乎沒有在管我做了什麼動作。她只看了我一眼便撇開了頭，用略微沙啞的聲音說道：「……青海川汐那（おうみがわ ゆうな）。」

「……喔喔。」這樣我就知道，應該就是上次北山說的上課時常坐在她旁邊的女生。系上好像的確有這個人來著。

北山看到我的反應，她有些不可置信地說道：「……你們還真的不認識？」

「……認識啊？當然，就是那個、那個……那個青海川嘛，常坐妳旁邊那個。」

「這完全就是剛知道的樣子嘛……。」

北山有些不能接受地喃喃嘟囔，青海川沒有說話，反而轉頭看向了別的地方。接著青海川說道：「……一羽（かずは），我們該走了。」

「啊，對耶，快要來不及了呢。」

北山這才突然想起似地拍了一下手，她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們先走囉，比企谷同學。和柏本同學她們約好要逛街呢。」

「……？」

看到我再度毫不掩飾地露出「誰啊？」的表情，北山才半放棄地頹喪著垂下肩。不過她隨即抬起頭用熱切的語氣說道：「算了！那我們下次再聊囉，比企谷同學！」

「……有機會的話。」

頂不住她的熱情，我只好勉強地回道。北山於是揮了揮手和青海川離開了。

……雖然每個地方的確都有這種喜歡和與團體脫節的人搭話的熱心人士，但北山是不是這種人我也說不準。我總覺得她只是少根筋而已。

正當我打算將視線移回手機上時，還沒走遠的青海川突然轉身向我說道：「……只是打個招呼而已，不要在意。」

「嗯……？喔。」

我一時不能理解她在說什麼，只好反射性的回答。青海川微微地點了點頭便再度轉身離開。

「……我不在意啊。」我莫名其妙地小聲嘟囔道。這有什麼好在意的，雖然不喜歡被搭話，但是要是會在意這種事還得了？光是每天出門都得戰戰兢兢的，誰受得了。『我警告你們喔，我有被搭話恐懼症！不要碰我肩膀！』——這樣活著也太累了點吧。

「是呢，其實我也不在意。」

「嗚哇！妳啥時在我後面的！」

從後方傳出熟悉的聲音害我嚇了一跳，我連忙轉頭。聲音的主人不用說當然是雪之下。她穿著黑色的長袖上衣，下半身則是深藍色的單寧褲。大概是剛入春還有點冷的關係，雪之下還多穿了一件白色的長袖針織衫外套。

雪之下露出和煦的微笑，用親切的語氣開口說話了。

「……你剛才說有機會的話，要和誰再聊？」

「那怎麼聽都是客套話好嗎？和『下次一定要再約喔！』是同個等級的社交辭令啦。」妳怎麼才剛碰面就要這樣嚇我啊？想要讓我心動也不是這樣子的，給我回去再看十遍出○王女啦，那才是讓男性心動的最佳圭臬。

「沒想到你已經懂得如此成熟的社交手段了呢，和我當初認識的一和女性說話就起疹子的病原體同學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那種時候好嗎？當初和妳說話我也沒起疹子啊。」

「沒有嗎？啊……抱歉，一開始看到你我都會覺得有點難受，所以都沒有認真看你……這是軟弱的我的錯。」

「這下不軟弱的我也覺得難受了……。」

雪之下惡作劇地笑了笑，她輕快地走到我身旁。「總之……我們也走吧，時間也差不多了。」

「……啊啊，也是。再不吃飯就沒時間睡午覺了。」

「不要把吃飯作為午睡的前提好嗎……。」

雪之下有些頭痛似地按住額頭。說啥呢，睡午覺很重要好嗎？沒有午覺的話，我們要怎麼繼續面對下午還得上課的殘酷現實啊？在為了打翻的牛奶痛哭前，我們總得吃點好吃的，接著睡個好覺，醒來後就算要哭也不會哭的太難過呀。

「對了，話說今天吃什麼？」我向雪之下問道，雖然這傢伙做的東西都很好吃，不過我偶爾還是會基於好奇心問這種問題。順帶一提如果不小心惹她生氣的話，料理有很大的機率會出現滿滿的青椒和胡蘿蔔。這根本是變相的情感勒索，我強烈抵制這種欺負人的行為。

沒想到，雪之下聽到後只是驚訝地眨了眨眼，隨即她嘆了口氣。「……你忘了我們今天和一色同學有約嗎？」

「……啊。」

聽她這麼說，我才猛然想起來今天要請一色吃飯作為上次她給我照片的謝禮。不說我還真的完全忘記了……雪之下皺起眉頭。「看來你是真的忘記了……八幡，這時應該還來得及，要不要開始吃銀杏？也許多少能夠挽救。」

（照片的事請一樣看第四集）

「別說的好像已經晚了，我離吃那玩意的年紀還早好嗎？」而且吃銀杏真的對記

憶有幫助嗎？我打個問號，真的有的話我還不先買兩罐給小町，畢竟她快考試了，一定用的上。哥哥這裡有一批銀杏好便宜呀！

「而且會忘是因為是一色的約啦，如果是和妳約我就不會忘。」

「……還找藉口，真是要不得。」

嘴上這樣說，不過雪之下的表情稍微和緩了下來。像人偶一般端正美麗的面容也漾出了笑意。「……那麼，去赴一色同學的約吧。」

「啊啊，快點吃一吃回去睡午覺吧。」

「你到底多想要睡午覺……。」雪之下再度無奈地嘆氣。沒辦法吧，手機沒電就要充電，人沒電就要睡覺呀。我就是比較容易沒電的脆弱人種啦！

和一色約的地方是在大學附近的一家咖啡廳，作為學區的店家十分受歡迎。上次一色有事來大學找我時問我附近有沒有什麼推薦的餐廳，我便隨便帶她去系上同學閒聊時提到的這家店。實際吃過後的確挺不錯的，一色也很喜歡。

順帶一提，雪之下也是支持者之一。因為這家店裡還養了一隻貓。就只是單純地養著貓而已，並不是標榜有很多貓的貓咪咖啡廳。這反而成為了一個不錯的特色。

……不過，我也只去過兩次而已。所以直到走到招牌前面我才想起這家店的全名叫做 **Noman's land**。無人島？還真是很文藝的名字。雪之下似乎知道我在想什麼，她淡淡地開口說道：「……這家店的名字其實並不是單純的無人島。」

「是喔，那是什麼？」

「這家店的店主在開店以前一直想不到店名要怎麼取，在那時期不小心弄傷了手指。」

雪之下伸出白皙的手掌，指著指腹向下的第一個關節。「他弄傷的這個部位，因為肌腱位置的關係讓手術很難處理。因此手指的這個區域被稱為『**Noman's land**』。這家店的老闆知道以後就把這家店取這名字了。」

「原來如此……話說妳還真清楚啊。」

「大學裡的情報誌有寫，順帶一提，店裡養的貓叫做米卡，是英國短毛貓和俄羅斯藍貓的混種。上個月剛滿一歲，平時吃的貓食品牌是——。」

「好了好了，我知道關於貓的事妳很詳細的看完了……。」不過一個情報誌居然連這些都寫，是已經沒東西可以報導了嗎……。

一進入咖啡廳，在窗旁就有熟悉的身影向我們揮手。亞麻色的頭髮似乎很柔軟地隨著動作搖曳著，頭髮的主人——也就是一色伊呂波興高采烈地說道：「啊！是學長和雪乃學姊，你們太慢了啦——。」

「哪有，我們明明就是準時到的。」

「和人碰面要提早十分鐘到呢，我們的確是慢了。」

「這是什麼社畜的規定啊，廢除，該廢除啦！」如果約八點卻要七點五十分就到的話，那一開始就約七點五十分不就好了？什麼提早十分鐘到的淺規則真的超怪的啦，到底是哪門子時空旅人的規定啊？

雪之下沒有理會我，她望向一色的座位旁。「……一色同學，這是？」

隨著她的視線看去，我才發現一色身旁的位置上還有另一個人。那是一個留著短髮戴著眼鏡，看起來十分樸素的女生。她有些怯弱地點頭，並用小聲的音量說道：「……你、你們好……。」

「她是我攝影社的朋友啦～姬已，他們就是我說過也許可以幫妳忙的前輩們唷～。」

一色明快地說道，她眯細了眼看向我。「先不說這個了，學長……我已經餓了啦。可以邊吃邊講嗎？」

「……。」

我和雪之下互相使了個眼色。雖然不太中意突然有陌生人一起吃飯，不過一色不是笨蛋(我希望她不是)。她應該不會明明沒事還要拖一個我們都不認識的人過來。剛才一色和這個朋友講的話也聽起來有所蹊蹺，於是雪之下輕輕地點了點頭。

「……沒關係，就先點餐吧。」

「我就知道雪乃學姊最善解人意了啦～。」

一色滿面笑容地將桌上的菜單推給我們。「我和姬已都點完了喔！你們也快點看要吃什么吧。啊！我個人推薦這個鰹魚青醬義大利麵喔！不僅不貴，而且料多又實在。」

「這樣喔，那妳點什麼？」

「因為是學長請客我就點羊膝了，好像很好吃耶～真期待。」

「……。」妳倒是不怎麼善解人意啊，算了，是沒差。

我和雪之下分別點了燉飯和墨魚麵，在等待餐點送上來的同時，一色開門見山地說道：「那麼……事實上，有件事想拜託前輩們幫忙。」

「我想也是。」

我一邊無聊地用攪拌棒在裝著咖啡的玻璃杯旋轉冰塊一邊無趣地說道：「所以這個人是誰？」

似乎被我的語氣嚇到了，坐在我對面的女性猛然垂下頭。呃，其實我也沒有要嚇她的意思啦……。

對方小聲地說道：「……我、我叫青海川姬已（おうみがわ ひめし）。」

「Himeshi（ひめし）……？寫成姬石嗎？石頭的石？」

雪之下問道，而青海川搖了搖頭。「不是，是地支的巳。」

「很特別的名字吧～。」一色得意地笑了。又不是妳取的，有什麼好囂張的啦。

不過比起這個，我更在意她的姓。青海川、青海川。嗯……總覺得好像最近有在哪裡聽過……。

「……你的系上不是有個人就姓青海川嗎？」

沒想到，雪之下在我想起之前就幫我解答了。喔喔，對啦！就是那個青海川啦！我還在想班上那個也叫青什麼那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啦，嗯嗯。聊天室也覺得差不多的打個+1，我統計一下人數。

「那個，學長系上那位是我姐姐……。」

青海川有些畏縮地小聲回應，而一色溫吞地出來打圓場。「我就說過雪乃學姊乍看之下很可怕吧～不過其實她是個溫柔的人啦，姬已妳不用緊張。啊那邊的比企谷學長雖然眼睛像是泡過福馬林，但他其實很聰明啦，只要不要和他對到視線就 ok！」

「什麼福馬林，沒腐敗到那種程度啦。好歹說個什麼和醃魚乾放在一起三天之類的就好吧。」

況且對到視線也完全沒問題好嗎？不會變成石頭也不會瞎掉，唯一可能的問題是如果睜著眼互瞪太久眼睛就會有點乾……等等，我現在和妳討論的是我眼睛乾不乾的問題嗎？我和妳說對上視線沒問題，妳問我眼睛乾不乾？

「……這樣講有比較好嗎？」

雪之下疑惑地皺起眉頭。一色沒有理會她，自顧自地繼續講了下去。「不過，其實要拜託你們的不是我啦。啊、不對，是我說可以拜託你們的……唔，總之，姬已妳來和前輩們說吧！」

「好……好的。」

青海川似乎還是有點緊張，她僵硬地從背包內拿出一個資料夾。「……這個，先請你們看看。」

在我還沒動作之前，雪之下便伸出白皙的手拿出資料夾內的東西。這是啥……相片？

「……這是最近在我外公房間裡面找到的。」

青海川微弱地表示，我和雪之下同時看向相片上的圖像。這是一張黑白照片，看得出來時代已經有些久遠了。照片裡是一男一女的合照，男性穿著不知道是啥年代的服裝，女性則穿著和服，兩人依偎在草地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然後呢？」我抬起頭問道，青海川終於正面看向我。嗚哇，這傢伙果然是那個青海川的妹妹，長得實在有夠像……咦？像嗎？話說青海川姊又是長怎樣來著？完蛋了，才過了不到半小時我就忘了差不多了。服務生！給我菜單！我要點份銀杏！

「那個……請你們看看相片的背面。」

青海川說道，我於是將照片翻面。映入眼簾的是數段用娟秀的筆跡寫下的英文。於是我馬上轉向雪之下。

「上吧，雪之下翻譯！」

「……請不要用這種 Goog○e 翻譯的語氣叫我。」

雪之下不悅地回應，但她還是眯細了眼研究起這些文字。過了數秒後，她用有些吃驚的語氣說道：「……這是四行詩。」

「嗯嗯，不愧是雪乃學姊，一下就看出來了呢～。」

一色用似乎很佩服但從語氣完全聽不出來的方式笑著說道。四行詩？那是什麼玩意，好像在哪儿聽過不過又沒什麼印象，會被我這樣分類的一定都不是重要的情報啦！於是我再度轉向雪之下。

「上吧，雪基百科！」

「我討厭這種稱呼……。」

雪之下不甘地嘆氣，她開口解釋：「四行詩是歐洲常見的詩節體，有固定的押韻和格律。不過這四句沒有完全按照格律，似乎是破格體就是了。」

「喔，就是外國的俳句嘛，我懂了。」

「你要這樣理解也可以，這上面寫的是……我大概翻譯一下吧。」

雪之下拿起相片，用平淡的聲音將文字翻譯成我可以理解的語句。

「『愛通過光無處可藏（Love has nowhere to hide through the light,）

唯有察覺者可擁抱我的祕密（Only the one realizes can enfold my secret.）

我為了翱翔於空而肢解自己（I dissected myself to soar in the sky,）

也為了在無盡夜晚的終點詛咒你（As well to curse you at the end of endless nights.）』」

「……啥？」

聽完後，我也只能用這個字來表達我的疑問。不是我要說啦，拜託一下這些寫詩的好不好？肚子餓就寫「我餓了」，想睡覺就寫「來去睏」。別硬要寫成什麼「於肉體深處發出迫切的悲鳴」或是什麼「黑暗的凝視使人無法不閉上眼」啦，沒事這樣高來高去很好玩嗎？我去便利商店買個肉包吃掉都比較實際。

無視於我無言的抗議，一色贊同地點了點頭。「嗯～就是這樣，沒有錯！」咦，妳真的有認真在聽她說話嗎？

「……問題不在於我翻譯的有沒有錯吧。」

雪之下正眼望向青海川。「那麼……青海川同學，可以請妳說出妳的委託了吧。」

委託……這字眼還真是熟悉。我不禁頭有點痛地這麼想著。青海川輕輕點了點頭並開口說道：「……我從頭開始說，照片上的是我的外公和他的初戀情人。」

「妳的外公？」

「是的，這張照片是在西元一九三八年拍的，我外公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

「……還真是長壽啊。」

「而且現在身體還很硬朗呢，因為以前有好好的運動和注意飲食。」

青海川害臊地笑了笑，繼續說道：「前幾天，我的媽媽在整理外公的物品時發現了這張照片。」

「整理物品？妳外公不是……。」

「啊，是整理他留在埼玉的東西，外公搬回老家很久了。」

「順帶一提，在德島唷～。」一色一邊喝著奶茶一邊插話，看來青海川已經和一色講過了。

「……外公是個沈默寡言的人。」

青海川小聲地說道。「這個初戀情人……也只和媽媽說過一次。」

我和雪之下安靜地等待，青海川慢慢地說了下去。

「以下這些都是聽媽媽說的……外公小時候就認識了這個女生，算是青梅竹馬。長大之後，外公想要提親，不過女方的家人好像全部都反對。在畢業以後女方便被半強迫地送出國，外公那時也因為參戰而沒有辦法找她。兩人就這樣分開了。」

「……二戰嗎？」

雪之下低聲問道。青海川點了點頭。「是的，外公當時被海軍徵招，在老家還有他的榮譽狀。」

「……所以，有什麼問題？」

我撐著頭問道：「這種事在那時就是會發生吧？也沒什麼好講的。」

「家母原本也是這樣覺得的，不過直到前幾天她發現這張照片後才覺得奇怪。」

青海川將手放在照片上，像是要在裡面讀取什麼訊息一般地輕輕劃過。「……先不說他們的合照，後面這首詩看起來就很不尋常……家母於是打電話給外公問他這張照片要怎麼辦。一向很果斷的外公卻沉默了很久，最後居然只說『隨妳處理

吧』……這很不像外公會說的話，他明明不管什麼事都很有原則的。」

「謎團！謎絲特裡（mystery）！社團展覽有東西可以做了！」

一色在一旁興奮地鼓吹著，咦？我好像聽到某人真正的目的囉？妳這樣沒問題嗎？

青海川連忙接著說道：「所、所以，因為現在才剛開學不久，家母就把照片拿給我，拜託我幫忙查清楚這張照片的事。其實不只是她，我和姐姐也都很好奇外公的過去發生什麼了。但我一個人也沒什麼好方法，和伊呂波討論以後……。」

「社團展覽！就快要到期限了啦！前輩，幫幫忙嘛～。」

「……我總覺得這兩人拜託的分量差挺多的。」

我嘟囔道，雖然我也知道一色本來就不是那種會完全出自好心幫助別人的傢伙，不過這小妮子還真是有夠會抓緊機會讓自己方便啊。不愧是一色，看來從高中到現在她著實更加成長了，不過胸前似乎倒沒什麼成長就是了。

雪之下像是在思考什麼似地沉吟了一會，接著她抬起頭說道：「……也許會花點時間呢，看來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

「咦，妳要幫她啊？」

「唉呀，挺有意思的不是嗎？先不說青海川同學的外公，我對寫出這首詩的人很有興趣。」

雪之下揚起嘴角，嘛，她想做的話我是無所謂啦……我拿起照片並往椅背的方向靠接著眯細眼看著這張照片。嗯，果然也看不出什麼所以然。

「……資訊太少了。」

過了幾秒後，我抬起頭對雪之下說道。雪之下理解地點了點頭。「果然還是得用問的吧。」

「可是也太遠了，在四國耶。」

「的確是有點距離。不過……。」

雪之下低下頭思考著。聽到這裡，一色皺起眉頭問道：「那個……前輩們該不會……？」

「咦咦！？」

青海川似乎也嚇到了。她有點結巴地說道：「前、前輩要……要去找我的外公嗎？」

「沒辦法啊，問當事人最快不是嗎？」

「是呢，畢竟他最有可能回答所有疑問。」

有問題的時候誰能解決就去找誰啊，雖然四國真是遠的要命，但這是最合理的做法沒錯。畢竟我們也不能期待她外公能和我們來場視訊問答會。話說回來，如果我就是問題，那自殺算不算解決問題兼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真是大哉問，還好我一向一點問題都沒有，嘿嘿，八幡大勝利～。

青海川好像不太理解，她吃驚地微微張開嘴，一色倒是很快地回神並拍了拍她的肩膀。「看吧～姬已，我就說前輩們很值得信賴啦。」

「會、會不會太麻煩你們了……。」

「不用在意，畢竟我自己也很感興趣。」

雪之下柔和地笑了，但是她馬上轉頭對我露出壞心的笑容。「……不過，要這位先生離開千葉倒是難為他了呢。」

「那倒是真的，離開千葉真是讓人心如刀割。」

「學長……這裡就已經不是千葉了喔？」

「……東京也不過就是千葉的延伸罷了，算是千葉的一部分。」

「又說這種聽起來沒錯但又哪裡不對的話……。」

雪之下傻眼地說道，一色搖了搖頭。「嘛，學長就是這種人嘛。雪乃學姊也辛苦了——啊，這裡這裡！那是我們的！」

這時，我們點的餐點送上來了。一色馬上滿面笑容地對服務生招手。在服務生把餐點放上桌子後，一色眼神閃閃發亮地拿出手機拍照。

「哇——這個顏色、這個香味還有這個擺盤……果然這家真的很棒啦，可惜就是價格不便宜……。」

一色一邊拍照一邊碎碎念，我對她隨口說道：「……對了，一色。我還沒和妳道謝吧。那張照片真是多謝了。」

「是呢，我也要謝謝妳，一色同學。」雪之下於是也用慎重的語氣向一色道謝，但不知道為什麼，一色只是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

「……怎樣？」幹嘛幹嘛，我什麼都沒做啊。至少我是不知道我有做什麼啦。不知者無罪喔！就算我有做什麼，也還不能把我定罪喔！

「不是，那個，怎麼說……雪乃學姊就算了。學長這麼老實的道謝真的很怪。」

「平時不老實還真是抱歉啊。」不過這也不能說是我的問題吧？老實的人活著多吃虧你們也不是不知道，我是被逼迫的，一切都是世界的錯。如果老實人能活的很輕鬆，我發誓我一定會比誰都老實啦。

「嘛，前輩們也不用道謝啦。畢竟那張照片我自己也很滿意呢。」

一色得意地「嘿嘿～」笑著，不過她隨即愁眉苦臉了起來。

「……但是那張照片因為是私人照，不好拿去發表……所以社團展覽真的麻煩大了啦～。」

雪之下贊同地點了點頭。也是，那張照片如果公開展覽的話雪之下一定會特別困擾，畢竟姑且不論個性，這傢伙外表看起來就是個無懈可擊的美少女。一色讀的短大離我們的大學也不遠，到時鐵定會有一些好事的傢伙來煩雪之下吧。考慮到這點，倒是又得感謝一色的細心。

想到這邊，我把套餐附贈的薯條推給了一色。

「……什麼？」

「給妳吃吧，別客氣。」

「啊？人家是不是被很廉價的感謝了！？」

一色不能接受地嚷嚷道。嘖……這傢伙雖然細心，但有時候還真吵。

總之，今天原本的正事談完了，是時候來談最新的正事了。雪之下輕蹙著眉，拿著照片端詳了一會。隨即她抬頭問道：「青海川同學，妳對於妳的外公還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

「像是他在畢業後做了什麼，在戰爭期間發生過什麼事，在戰後又做什麼工作。大概說一下就可以了。」

青海川想了想。「我想想……外公他……。」

「話說我們一直外公外公的叫好怪，妳外公叫啥名字？」

「啊，外公的名字叫做石谷政里（いしがや まささと），不好意思現在才提起。」

「那就叫他石谷先生好了，妳對石谷先生還知道什麼？」

「是的，外公他大學讀的是藥學系。聽外婆說他原本有打算出國留學，不過在戰爭過後仍然留在日本。他和外婆是相親結婚的，在大學畢業以後就和外婆一起在德島做藥劑師的工作，外婆則一直是家庭主婦。啊，還有外婆不知道為什麼很晚才生小孩，生下家母的時候外公已經四十幾歲了。」

「那麼……妳也是德島人嗎？」

「算是吧……一直到國中，才因為爸爸工作調動而搬到埼玉。」

「埼玉……？在埼玉怎麼會有妳外公的東西？」

「啊，因為媽媽最近整理倉庫時，找到當時搬家後忘記處理的箱子，打開一看才發現原來搬錯了，整箱都是外公的物品。」

「……我了解了，那還有其他有關石谷先生的情報嗎？」

青海川對我的提問想了一陣子，接著愧疚地低下頭。「……大概就這樣了，因為外公真的是個很少講話的人，平時看起來也很嚴肅，我從小就不太敢和他說話，所以對他不是很了解……。」

「……嘛，也會有這種事啦。」我隨口安慰道，青海川像是要辯解什麼似地突然說道：「但、但我知道外公是個溫柔的人！家母說就算看起來很嚴肅，但他也從來沒有發過脾氣，不管什麼事都是講道理的。叔公也說這輩子只看過外公生氣過一次而已！」

「叔公？」

「啊，是、是我外公的堂弟……。」

（中文正確稱謂是堂叔公，但實在看起來很煩所以以下都稱叔公，日文本身也沒分那麼細）

大概是意識到自己語氣突然強烈了起來，青海川再度瑟縮了。一色邊把羊膝解體邊說道：「那個親戚在德島開民宿唷～應該說是他的兒子開的啦。去年的暑假我有去過，拍了不少照呢。」

「是這樣嗎？那正好。」

雪之下點了點頭，纖細的手指在小巧的下巴上輕輕碰觸著。

「……方便的話，可以告訴我民宿的名字嗎？可能會用到。」

「啊，不錯耶。可以順便去問問。」

「也許住宿也會比較便宜，睡公園的話你會感冒的。」

「為什麼要以睡公園為前提啊？而且妳比我更可能會感冒吧。」

「不要誤會，是只有你睡。」

「這是要我誤會什麼啦！抗議，這是司法迫害！我強烈要求駁回此法案！」

「……昨天是誰偷偷用電腦上一些奇怪的網站呢？」

「咦！為什麼妳會知道？我明明有把瀏覽記錄刪掉啊。」

「是呢，你有刪掉，但你忘記把網頁本身關掉了。」

「……欸嘿。」

「裝可愛也沒用……不如說一點都不可愛。」

雪之下無奈地嘆氣。好吧，八幡大失敗……睡公園就睡公園，沒什麼好怕的啦！不過這一切都是垃圾郵件的錯。「心動！泳裝美女大特輯！在水邊搖曳著的 **NICE BODY** 們～」這種標題不管是哪個男人都會不小心點下去的吧？但讓雪之下看那種東西真是對她太殘忍了，我錯了，我真心的反省。

「……。」

回過神來，才發現一色和青海川無言地看著我們。我甩了甩手背。「沒事沒事，不是什麼奇怪的網站啦。只是那個……對，教人怎麼自製韓國泡菜的影音教學啦。」

「學長……別撒這種爛謊好嗎。」

一色冷冰冰地說道，青海川則回過神來慌張地說：「如、如果真的要來德島的話，吃住都請不用擔心，我會和叔父聯絡的。」

「不如說，我也想跟著去耶……可是這週末好像騰不出時間……。」

一色氣餒地說道，不過在吃下一口羊膝後馬上展露出笑容。嗚哇，這傢伙的表情真心豐富……一色像是想到什麼似地突然說道：「那這樣好了，前輩們的車錢讓我

出吧！」

「這倒是不用……。」

「是呢，謝謝妳的好意，不過這說到底也是我自己好奇而已。」

「沒關係啦～反正不是我的錢，是攝影社的社費唷！」

一色挑起細長的眉毛，用充滿稚氣卻魅力十足的笑容說道：「讓前輩們幫我們的忙，這種小帳就請讓我報吧。」

「……既然妳都這樣說了。」有錢不拿是小狗，既然不是一色自己的錢，我倒也拿的快樂收的愜意。雪之下似乎也接受了，她指著照片說道：「那麼，這張照片可以先借我們一陣子嗎？」

「需要嗎？拍照不就夠了。」

「……太天真了，八幡。」

雪之下撥了撥頭髮，用得意的語氣說道：「很多機關可是拿在手上才會發現的，你沒看過《異位》、《眩暈》、《P的密室》還有《龍臥亭幻想》嗎？」

「都看過啊。」還有原來妳最近迷的是推理小說啊，早點講我就找妳去看拉普拉○的魔女了。小說本身挺無聊的，不知道電影版會不會比較好看。

「好的，那照片就暫時放在前輩們那裏。不過……那個……。」

「放心吧，不會弄丟或弄髒的。保證還妳時還是這個樣子。」

「好的……謝謝。」

聽到我這麼說，青海川鬆了口氣。她將照片收起，連同資料夾一起推向前方。雪之下將之收入包包內。

「話說回來，既然妳和石谷先生感情沒有很好，為什麼還會想要知道他的事？」

我自然地提出這個疑問。雪之下看了我一眼但是沒有說話。青海川楞了一下，像是在咀嚼這個問題般地安靜了一會。過了幾秒才開口回答。

「……外公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

青海川慢慢地說著。「他認真努力地工作了幾十年，將媽媽和阿姨撫養成人。也許這樣的人隨處可見……但我仍然覺得他很偉大。」

「只有這樣？」

「……其實，媽媽給我這張照片的時候，露出了很寂寞的表情。」

青海川低聲說道：「媽媽說——『妳外公他，一直都像是少了什麼一樣地活著。他卻從來沒有和我們說過。就連現在也不打算告訴我們……』我……想要知道外公的事情，就算那是不好……甚至是悲傷的，我還是想知道外公他背負著什麼而活。」

「……。」我和雪之下陷入沉默。

對於青海川所說的，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少了什麼的情形下活著的。

然而——我們會自己去適應、去習慣以及去妥協自己所缺少的部份，在解決了以後再繼續尋找並決定自己下一個所缺少的事物。我們只要活著，便註定背負著各式各樣的殘缺並蹣跚地往前爬行，青海川正是想要了解她的外公擁有或是失去什麼形式的殘缺而尋求幫忙的。對此，我和雪之下也該更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啊，說到哪裡了？人家剛才在用 **insta○ram** 所以沒聽到。話說這奶茶好好喝喔，服務生～不好意思，我要再來一杯這個～。」

……。

話說回來，這傢伙不但不細心，而且還真吵。

◎ ◎ ◎ ◎ ◎ ◎ ◎ ◎ ◎ ◎ ◎ ◎ ◎

總之，我和雪之下便帶著照片回家了。然而和她在家裡看照片看了半天也找不到

什麼機關，英文的字跡很漂亮倒是沒話說。

隔天，在大學的課程結束後，我和雪之下在離開大學之際被青海川（姊）搭話了。

我和雪之下當時正邊走邊為了章魚燒的制式尺寸展開激烈的討論，就在我提出三公分才是完美的大小時，校門口站著的女生突然向我們開口了。

「……你們好。」

雪之下停下了腳步，我一時沒反應過來有人在和我們搭話，還以為她要拿手機出來查章魚燒機的標準配置來著。不過雪之下隨即向對方說道：「妳好，青海川同學。」

「啊，喔，是青海川啊。」

我含糊不清地做出不知算不算招呼的回應。青海川稍微點頭致意。「……雪之下同學，沒想到妳也認識我。」

「只是知道名字，也說不上認識。」

雪之下微微一笑。「……妳是因為委託找我們的嗎？」

「是的，我聽姬已和家母說了……謝謝你們願意幫忙。」

青海川遲疑了一下，從她的背包內拿出一台平板。「……那個，家母翻拍了外公留著的舊照片給我。不曉得能不能幫上忙。」

「別這麼說，請讓我們看看。」雪之下禮貌地回答，這傢伙也已經懂得如此成熟的社交辭令啦。真是讓八幡我太感慨了……不過這大概也是因為對方也很有禮貌，畢竟雪之下對蠢蛋、沒禮節的人和我總是特別殘忍。

我們找了附近的桌椅坐下，雪之下開門見山地問道：「除了姬已同學借我們的那張，有其他石谷先生初戀情人的照片嗎？」

「沒有。」

青海川搖了搖頭。「我也是因為那張照片才第一次看到那個人的長相，原本我也就

只是知道而已。」

「咦？那妳妹妹怎麼知道那個人就是石谷先生的初戀？」

「問家母的，其實……家母在找到照片的時候有問外公照片上的女性是誰。但外公什麼都沒說。」

青海川繼續說道：「不過家母後來問了一個和外公一起長大的親戚後，才確定那是外公的初戀。」

「親戚……是妳的叔公嗎？」

「啊，是的。看來姬已和你們說過了。」

青海川微微地笑了笑。「家母還有問到那個人的名字，似乎是姓檸野，全名是檸野蒔苗（ねいのまなえ Neino Manae）。」

雪之下對我使了個眼色，好啦好啦，真會使喚人……我從背包裡拿出筆記本和筆。
「漢字怎麼寫？」

「啊，我寫給你吧。」青海川將筆接過，在筆記本上快速地寫下漢字。嗚哇……檸這個字也太難寫了吧，筆劃有夠多的。考試的時候光寫這個字就比別人慢五秒了，真是吃虧。不過幡其實也沒多簡單就是了，真希望當初老爸老媽把我取名叫八一，那才真是名副其實的贏在起跑點。

青海川打開平板，開啟相簿並點開了第一張照片。透過螢幕可以看到那是張十分泛黃的黑白照，裡面的男性——大概就是石谷先生，穿著海軍的軍服，面無表情地與身旁的一個穿著襯衫的青年合照。青海川說道：「這是外公從軍第二年時和叔叔的合照，這時外公二十二歲。」

「喔……這就是妳叔公？」

「是的，他在拍這張照片的隔月也從軍了。」

青海川滑到下張照片，這次是石谷先生穿著立領學生服的照片，看來大概是他學生時代拍的照。青海川指著照片中石谷先生後方的店家說道：「這家店聽家母說是

外公在還是學生時最常去的書店，在空襲時曾被摧毀過，但後來又重建了，現在也還在。就外公家附近而已，我小時候也常去。」

「學生時代嗎……對了，石谷先生高中畢業後沒有馬上讀大學，而是先從軍嗎？」

我問道，沒想到青海川沒有回答我，反而是雪之下先搖了搖頭。「他不可能馬上讀大學的。」

「啥？為什麼？」

「因為德島大學是在二戰後才建校，正確來說是一九四九年。所以石谷先生一定是退伍後才讀的。」

「……喔。」這傢伙真的很恐怖，為什麼會知道這種事啊。妳是不是在我不注意的時候以背誦維○百科為樂？老實告訴我，我不會驚訝的。反而是如果妳沒有這麼做會讓我比較驚訝啦。

「雪之下同學說的沒錯，外公高中畢業後便在外曾祖父開的化學工廠幫忙了兩年，那張和檸檬小姐的照片應該就是那陣子拍的。」

青海川沉默了幾秒後繼續說道：「……之後，在外公從軍時，工廠在空襲下被炸毀，外公的父母和哥哥都在那個時候罹難。外公退伍後便回家鄉一邊協助重建的工作一邊念書。幾年後才考取了德島大學的藥學部。」

「……話說，妳比妳妹妹更了解外公的樣子啊。」

「也不是……詳細的事都是這幾天問家母才知道的。之前只知道外公很晚才生下家母而已。」

青海川有些尷尬地笑了笑，雪之下則不知為何若有所思地看著照片。過了一陣子後，她才抬頭說道：「八幡，你看看這家店的名字。」

「啊？喔。」我依她說的看向螢幕，努力在那不僅泛黃還是翻拍的慘不忍睹的畫質中辨識出後方店家的店名。呃……我看看……RO……I……A（ろいあ）……？羅伊亞？

「店名怎麼了？有啥特別意思嗎？皇家（Royal）？」

「也許是這個意思，但你還記得嗎？照片後面的四行詩。」

雪之下用低沈卻難掩興奮的語氣說道：「……那首詩每句的開頭第一個字母，連起來就是 LOIA。」

（註：日文的 R 就是發 L 的音）

「……啊，真的耶。」

我回想著那首詩，過了幾秒才恍然大悟。青海川則露出十分吃驚的表情，她喃喃地說道：「……會有關嗎？」

「不知道，但這家書店也得去一趟了。」

雪之下簡短地回答，她抬頭向青海川問道：「還有別張照片嗎？」

「啊，我看一下……。」青海川回過神來，慌張地用手指滑過平板。

……平板這時卻顯示出青海川和北山穿著泳裝的自拍照。

「「……。」」

「……咦、咦？啊！」

青海川連忙滑回上一張照片，面對頓時無言的我和雪之下，她用十分勉強的鎮靜語氣說道：「……不好意思，只有這兩張而已。」

「……八幡。」

「……啥唉唷好痛喂這擺明不是我的錯吧哪有這樣的！」

我還沒回答完，雪之下就往我的大腿捏了下去。痛痛痛痛痛！喂，上次這種意外好像也發生過喔！為什麼明明都不是我害的卻總是我受傷啊！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吧！小心我晚點開始給予世界痛楚喔！

(註：<https://i.imgur.com/YQgqxWL.jpg>)

「……總之。」

雪之下不管痛苦哀號的我，她向青海川說道：「我們預定這個週末會去德島一趟，之後有什麼發現會再通知妳。」

大概還在調整心情，青海川的耳根有點泛紅。她隨後才慢慢地回應道：「為了我們家的私事讓你們跑這一趟，真的很感謝你們……其實我和姬已應該要一起去的，但是我們這禮拜都沒有空……。」

「……妳不用在意，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意願。」

雪之下淡淡地笑著說道，青海川看了她一陣子後說道：「……雪之下同學是個溫柔的人呢，比企谷同學也是。」

「……。」

面對青海川突如其來的稱讚，我和雪之下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青海川看著我們露出了微笑。「……系上的同學曾經說過沒有看過差那麼多的情侶。但我現在覺得你們兩人是十分合適的一對。」

「……那還真是謝謝了。」

我勉強地回答，青海川笑了笑，再度回復原本淡然的表情。「你們會在德島市住宿吧？我和姬已在今晚會和伯公聯絡，啊……說到這個，你們有去過德島嗎？」

「呃，小學的時候好像去過，不過只是經過而已。」

「我也是呢，去香川時經過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就請順道觀光一下吧。畢竟機會難得。」

「說的也是，正好我認識一個身心荒蕪，非常需要走一遍遍路的人。」

（註：分佈在四國 4 縣共八十八所寺廟的巡禮被稱之為「遍路」，起始點就在德島縣鳴門市的靈山寺。總旅程大概一千四百公里。）

「咦？是誰？真要不得，千萬不要介紹給我認識。」身心荒蕪聽起來也太糟糕了，記得叫那個人務必去走一遍啊。感受一下充滿靈性的心路旅程聽起來還不賴，能體悟心靈祥和呢！嘛，反正不是我要走。

「……。」沒想到，雪之下卻看似頭痛地按住了眉間，妳又怎麼了？頭痛要吃斯斯喔？

◎ ◎ ◎ ◎ ◎ ◎ ◎ ◎ ◎ ◎ ◎ ◎ ◎

在那之後，雪之下和青海川姊交換了聯絡方式。我們請她把照片傳到我們的手機後，稍微再講了幾句話便與青海川姊道別了。順帶一提，原本青海川是要和我換的，但在雪之下露出了我十分熟悉的溫柔笑容後，青海川很快的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家小雪乃真的好可怕。

回家之後，我們便稍微做起出遠門的準備。

「……話說，我們要去幾天？」

我向在衣櫃裡翻找衣服的雪之下問道，雪之下停下了動作後想了想回答：「……不要太趕的話，就是這禮拜五下午出發，下禮拜一的上午回來吧。」

「咦，禮拜一上午？」我那天下午才有課沒錯，但我記得這傢伙早上是有課的。難、難道……那個雪之下終於要蹺課了嗎……！？

「剛好調課了，所以我才想說這禮拜很合適。」

去，果然是這樣，害我期待了一下。總之大概是去三天左右……不知道夠不夠就是了。唉，不夠就算了啦。反正吃住和車錢都是別人出的，我們就心存善念盡力而為吧，這句話也太好用了，可以入選八字箴言前三名耶！

「不過，為啥妳會願意大老遠跑去德島啊？」

我把衣服摺好放進背包內並問道：「除了那個幾行詩……」「是四行詩。」「啊對，

除了那個四行詩以外，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的？」

「大概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不太單純。」

雪之下沉默了一下後才說道：「老實說，我認為那幾行英文就是檸野小姐寫的。」

「……啊啊，的確是滿有可能的。」

因為情侶的合照這種東西通常是男方和女方才會持有的玩意，照片上的字跡很像是出自女性，檸野蒔苗在那之後又出國留學了。不管怎麼想，那四行英文都指向檸野蒔苗。只是……。

「如果是她寫的，內容也太隱晦了。」

「是呢，所以我認為她是想要用這首詩來暗示或引導某件事。而且最後一行的內容我也有點在意。」

雪之下用清脆的嗓音背誦道：「『也為了在無盡夜晚的盡頭詛咒你（**As well to curse you at the end of endless nights**）』……如果是要給戀人的訊息，會這樣寫實在不太尋常。」

「那啥，會不會只是領先年代的傲嬌啊？」

「……你偶爾真是樂觀的讓我震驚呢。」

「我也覺得，我真的應該再悲觀一點吧？不然怎麼應付這個超沒道理的世界啊。」不過要應付這世界到底應該樂觀還是悲觀好？我也不太清楚，總之我選擇閉關，在沒人願意養我之前不准敲門！

「不，我認為你的問題已經超越悲觀或樂觀了。與其改正你的價值觀，不如直接重活一遍會比較快。」

「哼，我這種等級的人不管活幾遍都會是這樣的，不要瞧不起我。」

「唉呀，我可不會瞧不起你。你會瞧不起螞蟻和蟋蟀嗎？」

「看情況，如果是勤奮的螞蟥和蟋蟀，我就會瞧不起牠們。」

「居然還是瞧不起勤奮的那方……。」

雪之下不可置信地睜大眼，怎樣啦，我就是打從心底摒棄社畜啦，管他是蟑螂螞蟥蟋蟀都一樣！

「總之，親自去一趟德島是最快的……雖然有可能一無所獲，畢竟已經好幾十年了，也許大部分的線索都已經消失了。石谷先生也很有可能什麼都不說。」

「也是，畢竟連女兒和孫女也都不肯透漏什麼。」

「沒錯。所以……我認為你不用勉強自己陪我去也沒關係。」

「不勉強啊？我早就想吃吃看德島的拉麵了，妳休想阻止我。」

「……很像是你的回答呢。」

雖然這樣說，但雪之下卻有些開心的笑了。和這傢伙在一起久了以後，我也大概知道她開心的原因，我不禁感到有些害臊地別過頭繼續用手機查詢去德島的路程。

「……嗚哇，要五個小時半耶，還真是有夠遠。」

「是呢，這麼說來我還沒有只和你一起到過那麼遠的地方吧？」

雪之下露出壞心眼的笑容，這倒是真的。如果只有我們兩個的話，到過最遠的地方就是兩個月前去過的鴨川。

「你這個人會不會一離開關東就開始上吐下瀉呢？」

「很有可能喔，搬來這邊的第一天我就覺得渾身不對勁。原來是因為離開了千葉來著。」

「是戒斷症狀呢。」

「話說，我完全無法想像別的縣市是怎麼住人的。即使如此他們也給我好好待在別的地方，不然我的千葉會人口過剩而生病的。」

「我眼前就有一個心態生病的人……。」

「才沒有，熱愛千葉才不是什麼生病。話說妳這個千葉縣議員的女兒應該要和我一樣熱愛千葉才對吧！」

「是很喜歡沒錯，但實在不必到你這種程度。」

雪之下擺出了鄙夷的眼神。「……不過，你就是這點讓爸爸很中意。我真不懂這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唉。」一聽到有關她老爸的話題，我整個人就提不起勁。經過了種種事情以後，雪之下的父親變得與我頗為熟悉。雖然這的確是好事，但也因此我常常被他或陽乃找去幫忙他們的工作，像是前幾個禮拜就被陽乃臨時抓去幫她擬市政演講的講稿。報酬是比普通的打工多沒錯，可是一想到我寫的玩意居然會被公開錄音錄影順便被鄉民嘲笑我就壓力很大。拜託別再找我了，雪之下老爹，自己的講稿自己寫啦！

我甩了甩頭調整心情。「……對了，這禮拜得叫小町來我們家。」至於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們不放心讓嚕米一隻貓待在家那麼多天。上次去鴨川旅行時也是請小町來幫忙，這次大概也要比照辦理。

「我已經問過小町了，她說可以。」

雪之下很快地回答，這傢伙還真是一如往常的高機能。但她接著露出抱歉的表情。「……小町都快要考試了，這樣麻煩她真不好意思。」

「不要擔心，她只要不想讀書，在哪裡都不會讀的。」不過相反的，她只要想讀，就算在吵的半死的家庭餐廳也能讀的很認真。我妹妹就是如此想做就做的到的孩子，和她哥十分相像。不過我也沒特別想做過什麼就是了。咦？這該不會代表我到現在從來沒做到什麼事過？本日最驚駭！千葉的六百萬人口都震驚了！

「這句話哪裡有讓人不擔心的要素嗎……？」

雪之下疑惑地偏過頭，而我拋出另一個疑問：「對了，小町是怎麼說的？」

「她知道我們要去德島後很興奮的樣子，說要我們帶三盆糖回來。」

「還是老樣子很會蹭東西吃啊那傢伙……。」

「唉呀，不是很可愛嗎？我不討厭。」

雪之下似乎回想起小町吃東西的治癒畫面，她露出溫和的笑容。對啦對啦，小町蹭飯吃就是可愛，我蹭飯吃就是厚臉皮加尼特族……完蛋了，本來只想要傾訴這世界的不公，但仔細想想這的確是事實沒有錯，我討厭看破這世界的自己……。

「……其實，我也有邀結衣一起去。」

「是喔，然後呢？」

「很可惜，她要打工所以沒有空。」

雪之下遺憾地垂下肩膀。不過這也沒辦法，我聳了聳肩說道：「呃……沒關係啦，妳們不是常常一起出去嗎？下次再找個時間不就好了。」

「是沒有錯……但難得去德島，我想至少和結衣一起去看看靈山寺。」

「靈山寺？看那做啥……咦？原來妳說的心靈荒蕪的傢伙就是由比濱喔？太過分了吧，那傢伙雖然有點傻，但也不到荒蕪的程度啊。」

「是呢，不像某人心中大概已經寸草不生了。」

「喂，妳該不會在說我吧。這更過分了喔？我可是為了小町一年到頭都在心中放著一片綠洲的。」我姑且也在妳必經的路旁留了顆樹啦，而當妳終於無視地走過，那散落一地的八成不是花瓣而是普通的落葉之類的東東，畢竟我早就習慣被妳無視了。

「我們來確認行程吧。」

雪之下沒有理會我，看吧？習慣就好。「首先，禮拜五下午兩點半出發，大約七點

左右會到德島市。到時先吃飯之後再聯絡青海川同學的伯公，去民宿放行李。」

「到民宿以後就可以問她伯公有關石谷先生的問題了吧，把問題整理好的話也許第一天就會有收穫了。」

「可能沒那麼順利，因為青海川同學的伯公年紀也大了。等我們到民宿時也許已經就寢了。」

雪之下輕輕將頭髮往後撥，白皙的後頸稍微露了出來。我忍住不把視線移過去。
「也……也是，第二天呢？」

「如果第一天有得到情報，早上就先去羅伊亞書店。沒有的話就先和她的伯公談話再去。中午到下午就直接去拜訪石谷先生，之後就是彈性時間，看狀況決定要怎麼做。」

「啊，不錯耶。就算一無所獲也還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玩。」

「我們不是去玩的……。」

雪之下淡淡地苦笑。「不過，如果真的沒什麼進展……恐怕也只能觀光了。我個人是不希望那樣。」

「……我也不希望。」我不禁回憶起青海川妹的表情，這件事對她們一定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既然答應了，就應該要盡力而為，更何況我們是有報帳的……天啊！事情一扯到錢就很大條耶！這下是不是一定得查出點什麼東西呀？我社畜的警鈴在響啊！

「唉呀？你出乎意料的認真呢。」雪之下看到我的反應後有些驚訝，她眨了眨眼，細長的手指抵上了嘴唇。「我還覺得你大概是用七成玩樂三成做事的心態和我一起去的，看來我得修正這個評估了。」

「誰說玩樂和做事一定要分開算的？我就是抱持著一邊玩樂一邊做事的想法呀。」

「還真是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又像在胡說的理論……。」

「所以說，每天的電動時間應該要多加一點才對啦。」

「十分順水推舟呢，但是我拒絕。」雪之下似乎感到很有趣地笑了，但是她仍然扔出了十分殘忍的回應。喂喂喂，妳要這樣子回我，好歹把右手內轉九十度，手腕微彎，右手掌心向外，左手向上彎然後遮住半邊的臉再回吧？不然多不尊重啊。

「對了，八幡，車票訂好了嗎？」

「訂了，話說需要訂票嗎？又不是黃金週之類的時期。」

「只是為了預防萬一。」

不過，雪之下大概也覺得不需要吧，她害臊地笑了笑。「……老實說，我很久沒有去那麼遠的地方了，總是會想準備多一點。」

「咦？妳國中不是出國留學來著？」

「那時都是別人辦理好的，除了簽名之類的事以外我什麼也沒做。」

「啊，也是。畢竟那時妳也沒什麼能做的。」

「……的確沒錯，那時的我就是那樣。」

雪之下倒是乾脆地承認了，不過她隨即輕鬆地說道：「所以我很感謝你呢。」

「啊？這是某種高級的反諷嗎？」

「這次不是，我是真的很感謝你。」

雪之下微微地偏過頭，柔順的黑髮像是瀑布一般流下。她露出十分認真的表情。呃……那句「這次不是」讓我有點在意喔？

面對擺出疑問表情的我，雪之下微微一笑後說道：「……畢竟，認識了你和結衣之後，我才知道自由是什麼。」

「……我可沒做什麼。」

「哎呀？你這個人總在該檢討的地方驕傲，該自誇的地方卻否認呢。」

「說什麼呢？小町就是我最值得自誇的地方，我絕對不會否認的！」

「你這種戀妹情節就是你最該檢討的地方之一……。」

雪之下嘆了口氣。戀妹情節……該……檢討……？妳……說什麼（なん……だと）？小町的靈壓……消失了……？

時間很快到了禮拜五，在上完最後一課後，我和雪之下便搭乘中央線前往東京，準備開始一段漫長的車程。好險我和雪之下都是十分擅長排解無聊的人，看個書倒也一下就到了。

窗外的風景簌然而逝，我和雪之下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一邊看著手上的書。大約快要到東京車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打開一看，原來是小町傳了訊息過來。

「……是小町，她說已經到我們家了。」

「是嗎？那就和她說我做了點心放在冰箱裡，請她自己拿。」

「噢，OK——。」我應聲回訊給小町。咦？話說這傢伙啥時做了點心？我還真沒注意。這種好像錯過什麼的感覺……難道是白○之星？

「你那什麼表情？你也有吃到吧，昨晚的蜂蜜蛋糕。」

雪之下一語道破我的困惑，她從保溫杯裡面倒出已經微溫的紅茶並遞給我。

「啊，謝了……。」我接過並道謝。「話說，我以為那蛋糕是妳買的。」

「用做的味道也差不多，而且花不了什麼時間。」

雪之下若無其事地回答，唔……這傢伙一定真的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吧……不愧是擅長家務的雪之下同學。但捉弄方面就請饒了我吧，不如說那不是捉弄，是欺凌啦！

喝了一口熱紅茶，溫熱的茶香在體內散開。雪之下用的茶葉好像都是精心挑選過的，雖然味道方面我喝不太出來，但香味的確是有夠香……說到味道，我才想起中午在學校餐廳吃的涼麵份量還真少，害我現在有點餓了。

「等一下時間夠嗎？我想買個吃的。」

「唉呀，你餓了嗎？你中午沒有吃？」

「有是有，可是沒吃多少。」

通常來說中午我都會和這傢伙一起吃自己帶的便當，但雪之下今天中午因為社團要開會的關係沒辦法和我一起吃，我就乾脆自己吃了。畢竟一直要她幫我做便當也不太好意思，順帶一提雪之下的社團今天用經費訂了披薩和飲料，所以她沒有做午餐的便當。

雪之下掩起嘴笑了。「倒是不用買，我有做三明治。等一下轉車再吃吧。」

「還真是一如往常的細心啊……謝了。」

「畢竟到德島時已經很晚了，都不吃也不行呢。」

「三明治不錯耶，也不會太飽，到德島以後還可以吃拉麵。」

「你還真是念茲在茲……。」

雪之下苦笑了一下，她觸摸著細薄的嘴唇開口了。「……看你那麼喜歡，我有時覺得應該認真學一下拉麵怎麼做呢。」

「不要，千萬不要。妳做的太好吃的話我會很困擾的。」

我馬上否定了她的想法，雪之下疑惑地偏過頭。「……做的好吃不是好事嗎？」

「是沒錯，不過拉麵啊……那啥，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樣，所以吃起來才是一種樂趣。但是如果有其中一家做的特別好吃，在別家吃拉麵的時候就會忍不住和那家比較喔？為了保持良好的進食體驗，妳還是放過那些店家吧。」

雪之下楞了一下，不過隨即她卻頗為認同的點了點頭。「……有道理呢，就和書一樣。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看起來的確有各自的樂趣，但如果有個作者寫的特別好，看其他本書的時候就會下意識的做對比。原本應該很有趣的題材就看起來不怎麼有趣了。」

「對對對，就是這樣。」我也不住地點頭。只要試過更好的，對其他的就會感到興致缺缺。人就是如此無藥可救的生物。

這時，雪之下不知為何得意的笑了。她自滿地說道：「那也難怪你都記不住女性的名字呢，畢竟你已經有最好的了。」

「喔對，所以不是我記憶力退化，而是妳的錯吧？害上次北山和青海川和我打招呼的時候我很尷尬，妳去和她們道歉啦。」

「也許那部分是我的錯，但你的記憶力越來越隨便可不是我的問題……。」雪之下皺起了眉頭，有越來越隨便嗎？重要的事我都還記得好好的呀，我倒希望我能忘記更多不重要的事，像是什麼禮拜四居然早上八點半就有課這種事拜託讓我忘了吧，記憶是痛苦的根源，能忘記是福氣啊。

到了東京站後，我們便直接搭上了往新神戶的新幹線。這是所有車程中最久的部分，大概有快三個小時。這麼說起來我們從千葉這樣千里迢迢到德島其實交通費還真不少。雖然是有更便宜的夜間巴士能坐，但搭車的時間太長，到德島以後剩的時間就很少了。一色那邊的社費真的可以報帳嗎……。

在車上，我一邊吃著三明治一邊拋出這個疑問。雪之下想了想後回答：「……我也不知道，但一色同學似乎在社團滿活躍的，如果是她的要求說不定可以吧。」

「是嗎？她還真是努力啊。」啊，這個奶油芥末好好吃！搭上新鮮的生菜簡直是絕配。為什麼雪之下做的東西都那麼好吃啊……不對，讓我們換個想法吧。也許不是雪之下手藝好，而是她的加成就是會讓食物很好吃。也就是說不定她隨便加個美乃滋我都會覺得超美味，就和小町做的料理有妹妹加成一樣，雪之下的料理八成也自帶戀人加成吧？這加成真是太棒了，希望下一版不要改弱，一代版本一代神什麼的我真是受夠啦。

「不過那傢伙應該也要來吧？就算我們查到了什麼，她不拍照要怎麼準備社團展覽？」

「一色同學禮拜四的時候傳訊息說她會想辦法排除萬難，親自來一趟。」

「……那傢伙的話搞不好真的會這樣做。」

畢竟一色是個對自己想做的事十分堅持的人，雖然看不太出來就是了。畢竟她是個外表看似無害，個性卻過於賴皮的名學生會長伊呂波……咦？她已經不是會長了呢，所以應該是名・前學生會長伊呂波。有夠難念的，就叫名前伊呂波吧，還順便可以當自我介紹，我是名前伊呂波喔！名字就是伊呂波。

（日文的「名前」就是名字的意思）

「不要看一色同學那樣子，她對於自己能做到的事還是會盡力去做的。」

雪之下含笑地說道：「……真希望某人可以稍微和她學習呢？」

「我也是都會盡力喔？只是很遺憾大部分都做不到，只好保留能量去做能做到的事了。」

「推托的真是乾淨俐落……。」

雪之下按住太陽穴並且歎為觀止地說道，什麼推托，我說的可是實話好嗎？要是我們對每件事都盡力的話，哪來的餘力去做別的事呀。所以把某些事擺在做不到的分類並盡力去做更重要的事不才是最聰明的方法嗎？妳才要好好學學啦，要是是一直認真過頭的話不會有好下場的喔？

稍微吃點東西後，我和雪之下便繼續看著帶來的書。順帶一提雪之下在看的是《伊底帕斯症候群》，所以完全不用擔心看太快的問題。其實那本是我從圖書館借的，才看沒幾頁就放棄了。笠〇潔真是太厲害啦，到底嗑了什麼才能寫出這種東西？不管嗑了什麼都拜託給我來一份。雪之下覺得沒看完就還很可惜就代替我讀了下去，目前為止也好像看了快一半了。不愧是文學少女雪之下，之後再聽聽她的感想好了。

外面的天色逐漸變暗，等到回過神來，我們已經快要到京都了。我放下手上的書並揉了揉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吧！雪之下也跟著我放下了書並看向車外，京都的站牌逐漸明顯。雪之下一邊凝視著站牌，一邊喃喃地說道：「……好久沒來了呢。」

「……的確是很久了。」

因為天色已暗，雪之下纖細的身影若有似無地映照在車窗上。隨著每一次的光影變換，那副身影便隨之搖擺不定。和我曾經認識的，有如飄渺的火焰般的雪之下雪乃有些許相似，而那身影又與目前的雪之下重疊了起來，過去曾發生的事於是跟著這個光景在腦海中開始馳騁，過了好幾秒，我才甩了甩頭拋開那些往事。

「那時還為了海老名同學的委託焦頭爛額呢，沒想到我們會又因為別人的委託經過這裡。」

雪之下淡淡地說道，隨即看向我頑皮地笑了。「……而且，只有我們兩人。」

「——啊啊。」

那時，雪之下在我向海老名假告白後的表情，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吧。

為了獲得、為了佔有、為了信念、為了價值，更為了自己——我失去了許多事物。

但是可以慶幸的是，我確定了我最珍貴的寶物，而那寶物至今仍在我掌心中微微閃耀。

所以，我可以大聲地說那都是值得的。

如今的我，願意放聲對著過去迷惘的自己疾呼：『你的青春就算有所扭曲，但絕對沒有錯誤。』

「……如果讓我回到那時的話。」

我嘟囔著說道，雪之下好奇地眨了眨眼。「……你會做什麼？」

「我會狠狠的揍葉山一拳，叫他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很像你會做的事呢，但容我提醒你，現在的你八成也打不贏高二的葉山同學。」

「不要掃我的興啦！」妳應該要舉雙手贊成我去揍他才對吧！幹嘛說出這種殘忍

的事實啦！

小小地回憶過去後，我們終於到了新神戶站。接下來要在這裡轉搭直達德島市的巴士。

這裡雖然離海還有一段距離，但一下車後，迎面撲來的風仍帶有些許鹹味。由於已經入夜了，溫度也明顯變低了許多。我稍微伸展了一下長途坐車而僵硬的身體並向雪之下問道：「……會冷嗎？」

「……還能忍受。」

雪之下簡短地回答，那不就是會冷的意思嗎……我無言地拉開背包，把放在裡面的薄外套遞給了她。

「拿去穿吧。」

「……你怎麼會帶著我的外套？」

「對啊，為什麼呢，要不妳猜猜看？」

「啊……因為你是變態。」

「叫妳猜，不是要妳直接下結論啦！」

雪之下開心地笑了，她接過外套並輕快地說道：「……你偶爾還是有體貼的時候呢，謝謝。」

「我倒覺得我一直都滿體貼的……算了，去搭車吧。」

因為雪之下出門時帶的包包放不下，放在行李箱的話又不方便拿，我便放了一件她的外套在我的背包裡，果然是帶對了。畢竟這傢伙雖然名字裡有兩個雪，身體卻滿容易受寒的，如果她感冒的話我可受不了啊。無奈的程度大概會像是都二零二零了還有人等號中間不加空格吧，那根本是邪教。==

我們在便利商店補充了保溫杯的熱水後便搭上巴士。車子發動不久後，換雪之下

的手機響了。

雪之下打開手機。「……是青海川同學。喂？妳好，我是雪之下……嗯，剛上車而已。是的，大概兩小時……可以嗎？那就麻煩妳了……不要在意，不用勉強也沒關係……是嗎？那我就不多說了，到時再聯絡吧。好的，再見。」

雪之下掛斷了通話，我瞄向她。「她說什麼？」

「她打來確認我們到哪裡了，然後說要幫忙聯絡民宿。」雪之下頓了一下後說道：「……還有她說她和妹妹商量後，還是會空出時間回來一趟。」

「……是喔。」

「她們也許還是覺得過意不去吧……。」

「也是啦，畢竟說到底是她們家自己的事，只讓我們調查也挺怪的。」

「我是覺得無所謂……總之，青海川同學說明天才會到。到時再聯絡我們。」

好吧，這下如果這幾天沒有收穫的話，面對青海川姊妹就尷尬了……不過這也不是我能決定的，就算是那樣也只是提前個幾天尷尬而已，十分擅長尷尬的我是完全沒在怕的啦！不過既然青海川她們都要來了，不知道一色會不會跟著來？

巴士內的燈這時關掉了，往窗外可以看到海面所反射的些許燈光。這條路通過的是明石海峽大橋，橋則是連結著神戶和淡路島，如果我沒記錯，是目前世界上跨距最長的橋樑。不過這僅止於地理小常識而已，畢竟我也好久沒來了。

雪之下低聲說道：「……白天的話，往外看應該會是不錯的風景。」

「回來的時候就是白天了，到時可以看個夠。」

我隨意地回答，因為燈光暗了不能看書，我與雪之下默默地看著窗外閃爍著些許光芒的海面。不久後，我身旁傳來細長的吐息。我瞥向旁邊，看到雪之下半垂著眼皮，似乎在與睏意戰鬥的樣子。

「……想睡就睡吧。」

雪之下因為這句話突然回神，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撥了撥頭髮。「……我還想看久一點夜景。」

「再看一小時也是長這樣啦，累了就睡一下吧，大不了我幫妳看。」

「又在胡說八道……。」

我沒有理會她，轉頭看了看後面。唔……有人，後面有人就不太不好意思讓雪之下把椅背調低一點了，普通的角度還真是不太好睡。雪之下大概看出我的意圖，她輕笑著說道：「……你這時就很遲鈍呢，明明有更好的方法。」

「是沒錯，但我不想拉下臉請後座的人換座位……。」馬麻和我說過沒事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身為千葉優質青年的我當然是會聽媽媽的話囉！

「並不是，你的心態也太扭曲……。」

雪之下無奈地嘆氣，她沉默了一下後，便輕輕地將頭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呃。」肩頭傳來少女些微的重量與體溫，我發出不爭氣的聲音。雪之下似乎很自滿地哼了口氣。「看吧？這樣就可以了。」

「這、這樣也沒有比較好睡吧……。」

「的確是不舒服呢，有點太硬了，以枕頭來說不及格。」

雪之下壞心地竊笑，身體的顫抖隨之傳遞過來，烏黑的秀髮在窗外的路燈照射下閃耀出躍動著的微光。

「不過，有種讓人安心的感覺。這樣就夠了。」

「……讓妳滿意我很榮幸。」

「唉呀，這時就很老實呢……你要是一直都這樣就好了。」

雪之下的話語中帶著平靜的笑意。「……不過，我也沒有資格說你。」

「是嗎？我倒覺得妳一直都很誠實。」而且有時誠實過頭，到了殘酷的程度……不，這句我可不會說。

雪之下安靜了一下，接著似乎有些害臊地低喃道：「……說到底，對你這種人，太誠實也沒有用。」

「是嗎？那說個謊來聽聽吧，我馬上戳破妳。」畢竟在我們兩人裡面我才是負責說謊的那個，沒錯，我們就是新生代的說謊的男孩與壞掉的女孩！至於雪之下哪裡壞掉……你看看嘛，當遊戲某個角色太強的時候，我們就會說「這角色做壞了吧！」，是的，雪之下就是如此的壞。

「我不會說謊呢，不過試試也沒有關係。」

身旁的少女惡作劇似地發出銀鈴般清脆的笑聲，她悄然地將手覆蓋在我的手背上。

隨著這個突如其來的溫暖，她用只有我聽得到的聲音清晰地說道：「我一點也不喜歡你。」

「……妳、妳還真不會說謊啊……。」面對雪之下這突然的攻擊，我勉強掩飾住內心的動搖並用沙啞的聲音回答道。我的天，這傢伙有時候還真是破格般的可愛……這到底是什麼，哪種跨時代的傲嬌嗎？不，要說這傢伙是傲嬌也差太多了，總之不管是什麼嬌都好厲害……這次就算妳贏啦，妳給我在忘掉前記住喔！

不過，即使我極力掩飾，雪之下大概也察覺我的心情了。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這傢伙現在絕對笑的十分燦爛。唉，雖然好像輸了什麼，但讓能讓她開心也不是什麼壞事啦。

在稍微低聲閒聊了幾句後，雪之下便不敵睡意，靠在我的肩膀上沈沈地睡著了。我一邊看著手機裡的電子小說一邊靜待時間流逝。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巴士總算抵達了德島站。看看時間，已經是晚上八點半了。天啊，舟車勞累真是有夠辛苦的……一想到回去還得坐差不多久的車我就心累。要是全日本就只有一個千葉就好了……。

搖醒了雪之下後，我們便按照當初的預定去吃了晚餐。而吃的當然是拉麵啦！在出發前我就已經先問好青海川姊推薦的店家了，雖然很想多試幾家，但礙於時間有限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先從最近的開始吃起。嘛，結論來說，味道的確是挺特別的。在我的拉麵榜上可以榮登前四名吧，但由於前三名千葉都吃的到的關係因此不是很優，希望明天可以吃到更好的。

吃完晚餐後，民宿的員工依時來車站接我們。我記得青海川姊說過員工似乎是她從小就認識的親戚，車門打開後，一個看起來比我們大個幾歲的女性走下車。她用爽朗的語氣向我們打招呼。

「你們好，是比企谷同學和雪之下同學嗎？」

雪之下輕微地點了頭，這名女性輕鬆地說道：「事情我都聽汐那說了，我叫石谷冬花（とな），算是汐那的……堂姊嗎？總之是遠房親戚就是了。先上車吧。」

搭上了看起來十分普通的家用休旅車後，石谷冬花再度開口了。

「為了我們自己的家事從千葉來真是辛苦了。」

「畢竟我們也很有興趣。」雪之下平淡地回應：「也要感謝石谷小姐提供我們住宿。」

「啊，叫我冬花就可以了喔？」

冬花笑著說道：「反正現在是淡季，根本就沒什麼旅客，你們就不用客氣了。」

「……請問一下，妳是石谷政里的誰？」

男人就是要簡單！直白！我直接了當地問道，冬花楞了一下，不過隨即回答道：「政里伯伯是我爺爺的堂哥唷，不過他和爺爺從小就認識了，所以他們熟到不行。」

「所以……石谷小姐是青海川同學叔公的孫女吧。」

雪之下點了點頭，冬花苦笑著說道：「是的，所以我說我和汐那是遠房親戚。但我們也是從小就認識了，和她感情也很好呢。」

隨著車窗外的風景流逝，車似乎逐漸往郊區前進。我們和冬花稍微談了一下有關

委託的事，很可惜的是冬花的資訊和我們已經知道的都差不多。看來也只能問當事人了吧。而冬花的爺爺據她所說也已經就寢了，因此我和雪之下也打算今天下榻後便早點休息。

大約離德島車站半小時的車程後，民宿到了。這家民宿外觀看起來就像是普通的住家一般，唯一的差別就是門口的牆邊簡單地貼著「石之夢民宿」的招牌。冬花一邊從後座幫忙我們拿出行李一邊說道：「我們家的民宿算是挺有名的唷，比起有名的飯店更像是青年旅館，旺季的時候還挺多人的呢。只不過裡面的設備比較老舊就是了。」

「今天有人嗎？」

「一個都沒有呢！」

冬花露出燦爛的笑容，咦，這是笑的出來的事嗎……？

從門口進去後便是小型的客廳加上櫃檯，還真的像是學生宿舍一樣樸素。不過四周整齊地放置著旅遊指南和一些很有特色的雕像，在牆邊還掛著三把吉他。冬花指著其中一把說：「這是汐那的。」

「……她會彈吉他啊。」

「咦？她沒有說嗎？她是高手喔。」

帶領我們稍微介紹民宿的設施以後，冬花便帶我們去這幾天要睡的房間。那是一間類似通鋪的頗大的臥室。我們將行李放好後，冬花指著桌上的茶水說道：「這些都可以自己取用，電視遙控器和空調都放在牆旁邊的櫃子裡。還有就是如果有別的客人來，我會先安排他們去別的房間，但如果太多人的話就必須和你們一起用這間了，不過我想不會有那種情況發生啦。」

「沒問題。」

我回答後看了看雪之下，她也點頭同意。「讓你費心了，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你們這樣大老遠過來，我還覺得這樣子招待不周呢。」

冬花笑了笑，她隨即問道：「對了，你們兩位有人會開車嗎？」

「……都會。」雪之下回答。我和這傢伙在升大一的那年暑假一起去考了駕照，但之後也沒有什麼機會開就是了。

「那太好了，在倉庫裡有另一台車，這幾天先借你們用吧。」

冬花輕鬆平常地說道，我和雪之下有些驚訝。第一是我們根本沒想到要用車來移動，第二是沒想到連車都可以借我們。我首先問道：「呃……可以嗎？」

「嗯～如果是別的客人的話當然是不行了。但這次有姬巳和汐那拜託，所以沒關係。」

其實原本應該要我來當你們的司機啦。只是現在只有我一個員工，實在騰不出空呢——冬花苦笑著如此說道。好吧，既然她都說沒關係了，我和雪之下便坦率地接受她的好意。不過……開車啊……上次開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雪之下看著猶豫的我露出壞心的笑容。「唉呀，沒自信的話就讓我開吧？」

「讓妳開是無所謂，但是妳連在千葉偶爾都會迷路……。」

「……你在旁邊幫我指路吧。」

雪之下頓時有些狼狽。不過她倒是很乾脆地要我幫忙了，以她來說真是一大進步。

稍微和雪之下討論一下明天的行程後，我們便早早盥洗並就寢了。

隔天，我們大約在七點左右醒了過來。也許因為昨天累了，雪之下也比平時起床的時間晚了一些。我們依昨天冬花所說的在共用的冰箱內拿了一些食材並做了簡單的早餐。在享用的途中，冬花下樓了。

「呼啊……呀，你們還真早起呢……。」

冬花一邊揉著眼睛一邊說道。與昨天正經的襯衫和工作褲不同，她穿著十分寬鬆的長袖上衣和短褲。我一時不知道該看哪裡，只好硬生生地把視線轉回吐司上面。雪之下一邊對冬花點頭示意一邊小聲地對我說道：「……石谷小姐的腿很漂亮呢。」

「咦？會嗎？妳的比她好五倍以上吧。」

「是嗎？你果然看了。」

「抗議！這是誘導式詢問啊啊啊好痛……。 」話都沒說完，身旁這位對我特別不講道理的戀人便無聲地用力捏我的大腿。哪有這樣的啦……。原來這就是欲哭無淚的感覺嗎？八幡我的字典又新增了一條註釋了。別人的字典可能沒有放棄，我的話是不能有眼睛，沒有眼睛的話當然也就沒有眼淚了。沒有眼淚的話眼睛會很乾耶！

吃完早餐後，我們便照著冬花給我們的地址準備去拜訪她的爺爺，也就是青海川的叔公。他的名字叫做石川龍造（いしがや りゅうぞう），龍造爺爺在戰後便一直留在德島從事建築業，在退休後便和女兒一起住在兒子開的民宿附近——以上都是昨晚從冬花那裡得到的資訊。

「……。不過果然有點奇怪吧。」

我在副駕駛座上說道，雪之下一邊流暢著轉動方向盤一邊回應道：「你指什麼？」

「我們對他們來說只是外人，突然造訪還要問以前的事什麼的……。 」

「都已經到這裡了才緊張起來，還真是像你呢。」

雪之下淡淡地說道：「不用擔心，我們有著十足的正當性。抬頭挺胸吧。」

「呃，這邊要右轉喔。」

「……。」

喂，才剛要我抬頭挺胸的人馬上垂頭喪氣了是鬧哪樣……。是我不好啦，妳專心看路吧。

因為冬花先幫我們聯絡過了的關係，他的女兒已經預先在門口等我們了。看起來是個大約五十多歲的婦女。雪之下停好車後她便上前笑咪咪地問道：「你們就是冬花說的……。比企谷先生和女朋友小姐（かのじょさん）嗎？」

「女朋友小姐……？」雪之下一時無法接受這種嶄新的稱呼，她一臉困惑地喃喃複誦道。這個稱呼的確莫名的好笑，不過還好我忍住了！我點了點頭，龍造先生的女兒熱情地說道：「唉呀～沒想到都已經多久了還會有人想問政里叔叔的事呢。還好我家老爸和政里叔還活的好好的，不然再過個幾年啊，我看這件事也要石沈大海了啦！啊～不好意思講太多了，快進來快進來！」

「……打擾了。」

「……女朋友……小姐……。」雪之下卻仍然在咀嚼這個稱呼，而且她居然還面帶微笑，似乎有點高興的樣子。妳是哪根筋不對了？喜歡的話我回去告知大家啦，讓每個人以後都這樣叫妳……不，這樣好像怪不好意思的，還是算了。

一進客廳，就看到一個戴著厚重眼鏡的老先生在看報紙。老先生看到我們以後，先是用手推了推眼鏡才用粗魯並且飽含鄉音的語調說道：「……呢們就是汐那的同隨？」

「……？」我和雪之下一時聽不懂他說了什麼，他的女兒大聲地說道：「不好意思啊，我爸他說話有點不清不楚的啦。爸！人家聽不懂啦！說話說清楚一點！」

「窩說話哪有不清楚……。」老先生嘟囔著，他使眼色要我們在對面的沙發坐下。這時間他的女兒也端了茶和點心給我們，老先生放下了報紙抬頭看向我們。

「呢們想問阿政以前的事，對吧？」

老先生這次說話清楚了一些，阿政應該就是指石谷政里吧？雪之下慎重地點了點頭。「……是的，我們聽了青海川同學的請求，希望可以知道政里先生和檸野小姐的事。」

「哼，是美樹要她問的吧。」

老先生有些受不了地哼了一聲，啥，美樹又是誰？

雪之下悄悄地說道：「……應該就是青海川同學的母親。」

「……龍造先生。不只是青海川的媽媽，她和她姊也都很想知道政里先生以前的

事。」

龍造爺爺看了他的女兒一眼，他女兒笑咪咪地點了點頭。「唉呀～誰叫爸爸和政里叔都幾乎沒提過嘛，說實在我也很好奇啦。爸你就把知道的都說一說吧。」

「……惠理。」

龍造爺爺緩慢地說道：「窩記得這時間呢應該是有什麼事要出門才對。」

「嗯？哪有，爸你是不是又亂說了。都一大把年紀還想幫我記什麼啦——咦！？已經這個時間了？我得去買花！」

龍造爺爺的女兒快步離開客廳，走之前還對我們拋了個媚眼。「不好意思喔～阿姨我先出個門唷，我老爸有講什麼的話記得也要和我說喔！」

隨著大門打開又關上的聲音，龍造爺爺重新看向我們。「好了，呢們想問什麼？」

「特地支開了女兒……。」

我有些傻眼地嘟囔，龍造爺爺似乎聽到了。他隨意地揮了揮手。「惠理太囉嗦了，讓她在這裡根本講不了什麼話啦。」

原來如此，的確滿有道理的。雪之下沒有說什麼，她從包包裡拿出照片並放在桌上。「龍造先生，請問您認識這張照片上的女性嗎？」

龍造爺爺隨便瞥了一眼照片，似乎在瞬間有些許的動搖，不過他隨即粗魯地說道：「認識啊，就是阿政和蒔苗嘛。」

「果然是檸野小姐……。」

雪之下喃喃說道，我則是問道：「那請問照片後面的字也是她寫的嗎？」

「是啊。」龍造爺爺看都沒看照片便簡短地答道。他似乎沒有要多說什麼，我於是繼續追問。

「為什麼她會寫這幾行字，請問您有頭緒嗎？」

龍造爺爺沉默了一下，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後慢慢地吐了口氣。「……呢們找過阿政了嗎？」

「還沒有……我們打算下午再拜訪石谷先生。」

「是喔？嗯……呢們花了大半時間來這裡，這樣說是有點那個啦。」

龍造爺爺皺起眉頭說道：「但如果阿政不想說，我也沒理由要告訴呢們什麼勒。」

「……。」

雪之下一時語塞。嘛……龍造爺爺的確言之有理，但我老早就猜到會有這種回答了。上吧八幡！輪到我的回合了！我清了清喉嚨後說道：「……龍造先生。」

「啥？」

「青海川……我是說汐那同學，她可是哭了喔。」

「……。」

龍造爺爺聽到後陷入了沉默，我暫時不管雪之下困惑的眼神繼續追擊道：「她一邊說著『外公他什麼都不肯講……』一邊哭了喔？我們也不是什麼慈善事業，沒什麼事也不會大老遠跑來德島，我們是真的想要幫助汐那同學才來的。」

「……呃。」

龍造爺爺露出有些狼狽的表情。沒有錯，對於長輩來說，晚輩的情感攻勢是最難以應付的！尤其是龍造爺爺和石谷政里相當熟識，這更代表了他絕對也和青海川姊妹感情很好，說不定根本就有如親祖孫一樣親密。沒有爺爺可以抵抗自己孫女的眼淚，就算你脾氣再硬火氣再大也一樣。

「……那為啥汐那不和你們一起來？」

沒想到，龍造爺爺還在抵抗。我很快地回答：「她們在大學有課，沒辦法和我們一樣提早出發。但她們之後也會回來這裡。」

「……。」

「等一下我們也有很多地方要去調查。所以……就算只是您知道的也好，希望您告訴我們。當然不是為了我們這兩個外人，而是為了您的姪孫女。」

「……哼。」龍造爺爺把茶杯放在桌上，滿是皺紋的雙手緩慢地抱起胸口。「……阿政怎麼想我是不知道，但要我只是說說是可以啦。」

「……這樣就十分足夠了，非常感謝您。」

雪之下低頭道謝，我也跟著低頭，該感謝的時候就要好好感謝，就像論壇上常常會有人回應感謝大大無私分享一樣，惜福是最重要的美德唷。

「阿政和蒔苗駒，他們很早就認識了。大概國小我們就玩在一起了啦。不過他們好像國中以後才開始談戀愛就是了。」

「只是駒，蒔苗她們家不喜歡阿政啦。她們家是醫生世家哩，覺得阿政這種不知哪來的野小子高攀不起她們家女兒啦。她們原本以為蒔苗也不是認真的，但是阿政和蒔苗可是認真的很勒，高中畢業後阿政就去提親了。蒔苗的家人當然很火大啦，什麼難聽的話都講出來了，然後就趁阿政去打仗的時候把蒔苗送到國外啦。」

「……那麼，檉野小姐在照片後面寫的又是什麼意思呢？」

「尼們說那個四行詩喔？」

龍造爺爺直接了當地回應，看來他果然知道些什麼。「那張照片就是蒔苗在出國前偷偷塞給我，要我轉交的啦。那時候駒……她真的被管的有夠嚴的，我也是費好大的力氣才見到她哩。」

「……所以——。」

「但是駒。」

龍造爺爺還沒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那個四行詩是什麼意思，尼們自己去看看最快啦。」

「……自己去看？」

「尼們知道附近有一家書店嗎？叫做羅伊亞。」

雪之下和我對看了一眼，我點了點頭。「……知道，那就是我們等等要去的地方。」

龍造爺爺楞了一下。「……唉唷？原來尼們有發現啊，看來尼們是來玩真的呢。」

「但是我們也只是猜測可能有關而已，詳細的情形還什麼都不……。」

「唉呀，簡單啦。你就去和那個女老闆說『我們要看檸野蒔苗留下的東西』，她就會給你們看了啦。」

雪之下還沒說完，龍造爺爺再度打斷了她。

「……原來如此，非常謝謝您。」

「這點東西就算我不講，你們自己去問以後也會知道的啦。」

龍造爺爺有些不耐地說道：「但就是齣，當時拍照的人已經不在了。如果還在的話說不定你們可以知道更多勒。」

「……當時拍照的人？」我重覆了一次他的話，雪之下低聲說道：「……畢竟是合照，那時的相機也沒有定時的功能。想當然是有人幫他們拍的。」

「那時幫他們拍照的就是羅伊亞那時的老闆娘啦，不過她早就過世了。那傢伙……窩是說，那邊現在的老闆是她的女兒。」

龍造爺爺揮了揮手。「唉，畢竟真的好久了啦。七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窩和阿政也都快作古囉。」

「我看您的身體還不錯啊……。」

「能走能吃而已啦，人如果只剩下這兩件事喔，活著也沒啥意義了。」

龍造爺爺毫不客氣地這麼說道，但接著又豪爽地笑了幾聲。「呼嗯，和尼們這些年輕人說這個你們也沒啥感覺吧。反正我能說的就大概這樣而已，剩下的尼們再去羅伊亞和找阿政問問吧。」

「……。」

我看了看雪之下，她微微點頭。於是我們便起身準備離開。「……那麼，謝謝您。之後我們會和青海川她們見面，到時可能會再來拜訪您。」

「那也無所謂。」龍造爺爺若無其事地回應，他撐住了頭，突然說道：「不過，我也真不懂為啥都這時候了才想問阿政和蔣苗的事勒？」

「……青海川姬已同學是這樣說的。『我想知道外公是背負著什麼而活』。」

雪之下平淡地重複了青海川妹的話語。而龍造爺爺沉默了幾秒後說道：「……話說回來，尼們是情侶對吧？」

「是的。」

「那我問尼們，尼們會覺得對方就是你的一切嗎？」

聽到這個問題，我和雪之下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龍造爺爺慢條斯理地繼續說道：「——阿政就算背負著什麼活到現在，那也是他的選擇。我們人啊，沒有那麼多的身不由己。我只想告訴尼們這件事。」

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決定問道：「……龍造爺爺，石谷政里真的被檸野蔣苗詛咒了嗎？」

龍造爺爺沒有馬上回答我的問題，他慢慢地將厚重的眼鏡摘了下來並放在桌上，接著才用蒼老卻閃爍著光芒的視線直視著我。

「——要窩說的話，沒有。但是對阿政來說又不一定了。畢竟……。」

龍造爺爺面無表情地接著說道：「——愛情呀，本來就是和詛咒差不多的玩意。」

告別了龍造爺爺後，我和雪之下按照行程前往在市區的羅伊亞書店。

我一邊看著手機，一邊向雪之下說道：「是真的從二戰重建以來就開到現在的老店啊，網路上的資料很多。書店能營業那麼久還真不簡單。」

「是呢，就像你居然能好好的吸氣和吐氣一樣，真讓人吃驚不已。」

「別一副好像我費盡了心思在呼吸的樣子好嗎……。」我無奈地把手機螢幕關掉，雪之下惡作劇地笑了笑。她形狀優美的手轉動著方向盤，流暢的程度彷彿每天都開著車往返一般。

「……話說回來，你是怎麼認為的？」

雪之下突然問道，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那還用問，妳當然不是我的一切啊。我還有小町呢，妳頂多佔個百分之九十啦。」

「我不是問這個……話說回來，在你心中我居然贏過小町九倍？說謊的吧？」

雪之下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她平淡地看著車窗前方繼續說道：「——我是問你，你怎麼想龍造先生最後說的話？」

「……他有可能知道一些石谷政里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吧，我覺得啦。」

「……怎麼說？」

我靠向椅背，嗚哇……這輛車的椅子還真軟，讓我有點想睡。「畢竟最後一次看到樟野蒔苗的就是龍造爺爺啊，而且他也知道接下來我們要去羅伊亞書店和要找石谷政里，我覺得他在隱瞞一些不想讓石谷政里知道的事情。」

「這樣說也有道理……但我總覺得好像不太對。」

雪之下微微地皺起眉頭，我隨口說道：「……嘛，只是我有這種感覺啦。那妳覺得呢？」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龍造先生應該是在隱瞞什麼。但是……。」

雪之下有些欲言又止，嗯？真是不像她。她通常都是有話直說的人啊……我不禁感到有些不對勁。於是我挺起身子看向她，雪之下感受到了我的視線，她僵硬地說道：「……八幡……。」

「怎麼了？」

「這、這個路口是要右轉嗎……？我應該沒走錯吧……。」

「……。」

抱歉，在妳開車的時候問妳話是我的錯啦，妳還是專心開車吧。

過了不久後，我們到達了羅伊亞書店。外表看起來和幾天前看到的照片沒什麼分別，比較明顯的不同就是招牌的字體和大小是不一樣的。但就算如此，從有些斑駁的顏色和古色古香的木製外觀也可以發現這真的是一間上了年紀的店家。店員是一個在看書的年輕女性，她看了我們一眼後便繼續埋首於書中。

「……不好意思，我們想找幾川恂子小姐。」

雪之下向店員說道。幾川恂子便是剛才龍造爺爺告訴我們的目前的書店經營者。店員狐疑地看向了我們，但還是點了點頭。她起身後朝店內走去，不久後，一位穿著印有「羅伊亞」圍裙的老太太慢慢走了出來，唔……看起來已經不是能叫小姐的年紀了啊……。

「我就是，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幾川婆婆用沙啞的嗓音開口，於是我直接說道：「我們想看檸野蒔苗留下來的東西。」

幾川婆婆聽到後，原本眯細的眼睛慢慢睜大。她警戒地抬起頭看著我們。

「……你們是誰？」

「我們是石谷龍造先生介紹來的……。」

我們簡短地說明了來意，幾川婆婆聽完後用力地點了點頭。「唉呀，原來你們就是

汐那和姬巳的同學啊……我知道，汐那有打電話告訴我。那就和我來吧。」

「啊，好的……您認識她們嗎？」

「何止認識，我可是看著她們長大的呢。」

幾川婆婆邁開小但是穩定的步伐帶著我們往樓上前進。幾川婆婆邊走邊說道：
「……不過，真沒想到還會有人來找呢，還以為直到我倒下為止那東西都不會重見天日了。」

「……聽您這樣說，代表以前也有人找過嗎？」

「怎麼會沒有，政里哥和蒔苗姊的家人都來找過啊。」

家人……？我和雪之下困惑地互看，但幾川婆婆沒有多說什麼。她最後帶我們來到似乎已經沒有在使用的閣樓。由於窗戶的窗簾沒有放下的關係，這個地方並不會過於陰暗。一旁陳舊的書櫃上堆滿著塵封已久的書籍，透進的陽光中也飄散著細微的塵埃。

幾川婆婆指著在窗戶旁邊的小圓桌說道：「就是那邊了，你們站去那邊。」

「……？」

我們依言站到了圓桌旁邊，幾川婆婆把窗簾放了下來。

「就是這樣了，你們看吧。」

「……啥？」

我看向窗簾，什麼都沒有啊……但這時雪之下卻低聲顫抖地說道：「……怎麼會這樣……。」

「啥？窗簾怎麼了？我看不出來啊……。」

「不是窗簾……你看桌子。」

我瞥向桌子，頓時楞住了。

放下來的窗簾，透過陽光在桌上照出了陰影。然而這種窗簾是竹製的，大部分的光線都得以穿透。

但是，也許是窗簾後面貼著什麼的原因，有一部分無法穿透的光線，在桌上形成了幾個明顯的字——。

「……『I don't love you.』」

我楞楞地重複著那幾個字。

雪之下則在這時喃喃地說道：「……『愛通過光無處可藏』……。」

「……這就是蒔苗姊留下來的東西了。」

幾川婆婆面無表情，她淡淡地說道：「……雖然有點對不起汐那和姬巳，但這就是蒔苗姊在最後告訴政里哥的話。」

「……蒔苗姊呀，她根本不喜歡石谷政里。」

「……不可能。」

在幾秒鐘的沉默後，雪之下清晰的聲音打破了寧靜。

「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榊野蒔苗根本不需要做出這些事情，她只要單純地傳達這個事實就好了。她的家人如果反對他們相戀，一定十分樂於幫助榊野小姐傳話。所以……妳說的不是事實。」

雪之下站在窗旁，柔和的陽光灑在她端正的側臉上。幾川婆婆則站在陰暗的老舊木門旁靜靜地凝視著雪之下，兩人的畫面產生了極大的對比。雪之下繼續說道：「就算榊野蒔苗真的不喜歡石谷政里，這也不會是一切的盡頭……可以的話，請告訴我們您所知道的所有事吧，畢竟……」

「——我們便是為了尋找這件事的終點而來的。」

幾川婆婆沉默了幾秒，隨即才露出了微笑。

「……唉呀，真是個好姑娘呀。」

「……咦？」

我呆呆地發出怪聲，幾川婆婆轉身打開門後說道：「這裡不好說話，去二樓吧。」，然後便緩慢地離開這個房間。

我看向雪之下，她面不改色地看著依然在木桌上映照出的文字，接著才抬起頭看向我。

「……那麼，先把窗簾拉上吧。」

「啊，好……。」

我一邊把窗簾拉回去一邊說道：「不過……話說，妳腦筋動的真快啊。」

「只是很普通地找出不合理的地方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你稍微想一下的話也會有一樣的結論。」

隨著窗簾被拉起，房間回歸了陰暗。雪之下垂下了眼。

「……那麼快下去吧，這裡灰塵很多呢。」

「是啊，畢竟都好幾十年了。」

「我怕再待下去，你就會加入它們了呢。」

「我又變成灰塵了嗎喂。」

我怎麼退化的那麼快啊？一下蟑螂一下細菌又一下灰塵的，哪天才能進化成家貓啊？難道這也是要課金抽卡嗎？我先課十單啦。有什麼保底什麼天井全給我拿出來，我還不抽爆！

幾川婆婆帶著我們來到了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擺著簡單的沙發和小矮桌。在牆壁旁則是看起來十分典雅的木櫃以及復古的話筒。幾川婆婆用不符合年齡的敏捷動作拿起話筒後向我們問道：「先喝點啥吧，你們要喝什麼？紅茶？咖啡？」

「啊，不、不用麻煩沒關係……。」

「不麻煩啊，又不是我泡。」

「……那我要咖啡，謝謝。」

「那請給我紅茶。」

我和雪之下於是做出了回應，幾川婆婆點了點頭後向話筒說了幾句便掛上電話。話說這個婆婆真是有話直說呢……龍造爺爺似乎也是這種人，難不成德島人都是這麼開門見山？

幾川婆婆似乎察覺到我在想什麼，她笑了笑。「唉，我和龍造講話都是這麼直啦。與其說我像他，不如說他是學我的哩。我覺得喔，都這種年紀了還在那邊客氣來客氣去很無聊啦。」

「這樣很好呢。」

雪之下深有所感地點了點頭。別這樣！妳已經夠誠實了！如果再把僅剩無幾的婉轉去掉，妳就只能去當白雪公主裡面的魔鏡啦！話說到底為什麼魔鏡一定要那麼老實來著，就不能用「白雪公主很美……但皇后妳也絲毫不輸喔☆」這種漂亮話敷衍過去嗎？

「那麼，要說啥呢……。」

幾川婆婆揉了揉眼皮，就在她考慮的同時，雪之下先發問了。

「關於剛才所說的……果然是假的吧？」

「妳說蒔苗姊留下的那句話嗎？」

幾川婆婆乾脆地回答：「是她留的沒錯啦，但也不能說是真的。我和龍造都認為那是蒔苗姊用來騙她的家人啦。」

「……檸野小姐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幾川婆婆沒有直接回答，她停頓了一下後才問道：「你說你們是因為汐那她們拜託才來的……她們有提到蒔苗姊的事嗎？」

「沒有，她們說她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

「……果然還是這樣吶。」

幾川婆婆露出意料之內的表情，她緩慢地嘆了口氣。「政里哥還是老樣子，明明人都快歸西了……他真的想把蒔苗姊的事帶進墳墓吶。」

「呃……檸野蒔苗的事是秘密嗎？」

我問道，幾川婆婆搖了搖頭。「檸野家在這裡很有名，蒔苗姊的事根本當不成秘密。但政里哥完全不和他的家人講有關她的事吶……。」

「為什麼不講呢？」

「政里哥很固執啦，他這個人齷，不喜歡做他覺得沒必要的事。這些事其實也多少有些人問過，但他不說就是不說嘛，久了以後，大家都忘記了。」

於是，雪之下摸索著包包，將青海川妹借我們的照片放在了桌上。「……那麼，請問您對這張照片有印象嗎？」

幾川婆婆看了一下，眼神頓時變得柔和。

「……唉呀，真懷念。你們在哪裡拿到的？」

「青海川同學借我們的，聽說是她的母親整理石谷先生的房間時找到的。」

「……這樣啊。」

幾川婆婆點了點頭。「我記得這照片，是蔣苗姊在後面寫英文那張吧。」

「是的，那是寧野小姐留下來的訊息……請問那幾句是什麼意思呢？」

幾川婆婆沉默了一下，隨即緩緩地開口。「……在說這個之前，我先講講蔣苗姊和政里哥的事吧，我想你們和汐那她們都會想知道。」

我與雪之下對望了一眼，看來這些也是非聽不可的情報。於是我低下頭說道：「……那就麻煩您了。」

「嗯，這些事我還是第一次說呢。畢竟汐那他們也沒有問過。」

幾川婆婆將身體向後靠，深深地陷入了沙發內。她的身子看起來更加瘦小了。

「……你們應該也知道，這家書店已經開很久了。我們在當時是在德島唯一進口與販賣國外的原文書籍的書店，我記得雖然其實也沒什麼人會買，但還是靠著一些穩定的客源，過的還算可以。」

「我啊，是獨生女。父親和母親忙著工作，很少有空陪我。家裡又是一堆看不懂的書，我常常整天都只能看著我的父母和客人或進口商打交道，偶爾纏著他們一下……實在是很無聊的童年。」

「……不過，大概在我四歲左右的時候，政里哥和蔣苗姊來我家看書了。」

似乎對這回憶有點害羞，幾川婆婆有些難為情地笑了笑。「那時他們大概……十歲左右？我有點忘了。總之是比我年紀大的哥哥姐姐，唉呀，那時我可開心啦。第一次碰面就吵著要一起玩勒，真是沒家教吶。」

「不過，他們真的人很好，還真的陪我在附近的山坡玩了捉迷藏。在那之後他們就常常來我家看書順便陪我玩耍，不過這裡的書在當時就算對大人來說都有點貴，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買書啦。但我父母當時覺得政里哥和蔣苗姊小小年紀就那麼上進，還肯陪自己的女兒胡鬧，也就很喜歡他倆，後來還特地在閣樓放了桌子和椅子，方便他們看書。」

聽到這裡，我問道：「該不會樓上那個就是……。」

「是呀，就是為了他們放的。」

幾川婆婆點了點頭後繼續說道：「我啊，好一陣子後才知道他們是誰。尤其是蔣苗姊，唉呀，一聽嚇一跳勒。居然是檸野醫院的千金小姐，平時看起來大大咧咧的，一點也不像嘛。政里哥的話則是附近化學工廠老闆的兒子，不過那倒沒啥，因為那時的德島啊，那種化學工廠很多。」

「千金小姐……。」

我瞥了一眼在旁邊的雪之下，雪之下察覺到了我的視線，無言地用力擰了一下我的大腿。好痛痛痛痛……我明明只說了一句話……。

「蔣苗姊呀，她的父親在當時也有點名氣。他在國外留學以後就去比較落後的國家當醫生了。要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那個叫什麼……。」

「您是說無國界醫生嗎？」

「對對對，就是那個。」

「也就是說檸野蔣苗的父親是無國界醫生嗎？」

我問道，雪之下卻輕輕搖頭。「在那個年代恐怕沒有這個名詞，因為無國界醫生這個組織記得是在 1971 年才成立的。」

「……妳是不是真的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會去背維基百科啊？」

我傻眼地說道，這個人是不是雜學王啊？難道真的要把她從貓基百科正式改名成雪基百科了嗎？

「蔣苗姊她父親啊，直到死之前都還在救人呢。檸野醫院現在還掛著他的肖像畫哩。蔣苗姊也因為這樣，從小就立志要和她父親一樣當一個醫生。不過那時日本大學的醫學院對女性的人學很不友善，所以檸野家便打算將她和她父親一樣，高中畢業後再到國外唸書。」

「很有抱負的人呢。」

「也和檸野家有關啦，畢竟他們家族的人不是醫師就是找醫師入贅。他們對小孩很嚴啦。」

幾川婆婆揉了揉鼻子。「然後政里哥當然也就有一樣的想法，因為政里哥也是超級聰明的人。所以他們很早就來我們家的書店想找一些醫學的書來看。」

「可是原文書的話……他們看的懂嗎？」

「他們少數買過的書就是字典啦，我想對他們來說沒問題吧。」

說到這裡，幾川婆婆歪了歪頭。「……不過，那本字典……我記得就算全部看起來都是英文字母，我還是一個字都看不懂哩。真奇怪。」

這時，房門打開了。剛才在樓下的店員端著放有茶杯的盤子走了進來。她用有些狐疑的眼神看了我和雪之下一眼，隨即把盤子放在桌上後對幾川婆婆說道：「奶奶，別忘了吃藥喔？」

「我記得啦，謝謝啊，小奈。」

店員稍微對我們點個頭便離開了，幾川婆婆一邊抓著頭說著「我的藥呢、我的藥呢……」一邊拉開身旁的櫃子找藥。奇怪，我怎麼覺得這畫面好像似曾相似？但一想到我的腦容量便超出了負荷，還是別想下去好了。

不過，原來是祖孫啊……難怪我覺得這兩人說話的口音有點像。幾川婆婆將找到的藥包拆開並說道：「那是我孫女啦，大學放假來幫忙的。」

「願意幫忙家裡的事業，很好呢。」

雪之下輕輕地笑了笑。咦？妳這傢伙是不是偷偷誇了自己一句？別以為我聽不出來喔？

「唉，只是苟延殘喘的老店而已啦。現在的人啊，都不太買書囉。」

幾川婆婆苦笑一聲，繼續說道：「說到哪了……喔對，還在說蒔苗姊和政里哥嘛。」

「蒔苗姊呀，雖然是檸野家的千金，但她是個非常活潑開朗的人。她啊，平時最喜歡對政里哥惡作劇。」

「……惡作劇？」

我喝了一口咖啡，嗚哇，即溶包的味道……但是因為很甜所以我給高分。讚啦！

「是呀，她很喜歡捉弄政里哥。她會把政里哥的東西藏起來，再給他一張藏寶圖讓政里哥去找。我經常看到政里哥默默地走進書店，從不知道哪個地方把他的筆拿出來再走出去。」

講到這裡，幾川婆婆似乎覺得很有趣似地咯咯笑了起來。雪之下看向放在桌上的照片。

「……所以……這也是惡作劇嗎？」

「這個呀……應該算是蒔苗姊對我們做的最後一個惡作劇吧。」

幾川婆婆緩緩地閉上了眼，她輕描淡寫地說道：「……政里哥在兩個人高中畢業後，便正式去檸野家提親，表示想要娶蒔苗姊。但是檸野家全家上下都全力反對，政里哥雖然沒有放棄，但是……。」

「戰爭……爆發了。」

「唔嗯。」

幾川婆婆嘆了口氣。「……政里哥於是從軍了。而檸野家也趁這個時候用最快的速度把蒔苗姊送去英國。之後你們應該都知道了，蒔苗姊順利成為了醫師，政里哥則是考到藥師。但他們應該就沒碰過面了。」

「原來如此……。」

「……在蒔苗姊要離開的前一天，她請龍造將這個東西轉交給我。」

幾川婆婆彎下身，拉開了桌子下方的抽屜，將一個泛黃的紙袋拿出併放在桌上。

「當初這個裡面便是放著那張照片，你們看看吧。」

雪之下於是小心翼翼地將紙袋拿起，她端詳了一下後，才皺著眉輕聲說道：「……為什麼。」

「啥？」

「只是要裝照片的話，為什麼不用普通的信封就好？」

「……借我看看。」

我將紙袋接過，外觀看起來十分陳舊，內層摸起來也有些凹凸不平。畢竟也幾十年了吧……我將紙袋打開往裡面看，發現裡面用鉛筆寫了一個小小的字。

「……H？」

「什麼？」

「裡面寫了一個 H 耶，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向幾川婆婆，幾川婆婆老邁的臉孔上浮現戲謔的笑容。

「唉呀，政里哥當初明明馬上就知道了，但他也怎樣都不告訴我和龍造呢。所以你們也稍微想想吧。」

「……呃。」這個婆婆真會欺負人……。

幾川婆婆咳了一聲。「嘛，不過你們是來幫汐那的，我也不用太賣關子啦，提示是——」

「八幡，開手電筒。」

「——欸，小姑娘發現啦？」

幾川婆婆還沒說完，雪之下便打斷了她。啊……原來如此，這邊也是嗎？難怪內層摸起來怪怪的。

我打開了手機的手電筒功能，從紙袋上方照下去。

雪之下低聲地說道：「……『愛通過光無處可藏』。」

在木製的桌上，光透過紙袋照出了字。

「……『Under t e dr neino』。」

「……欸？」

呃……這又是啥？我瞥向雪之下，雪之下沉吟了一下，她喃喃說道：「……為什麼 the 要缺字？」

「啊，中間少的那個 h 就是紙袋裡的 h 嗎？」

「我想應該是的，但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全部的意思應該是『Under the dr neino』，也就是「在檸野醫師之下」吧，但為什麼要特地把 h 拿出來？

「……難道是做完才發現自己少弄一個字？」

幾川婆婆搖了搖頭。「抱歉吶，這個我也不知道。可是要把那個字放進去是對的，因為在那的確有東西。」

「檸野醫師的下面……墳墓嗎？」但老實說我不想為了這種事去盜墓耶，我的盜墓筆記只會有三個字「我不敢」。啊，還要加個「完」來著？

雪之下用平淡的語氣否定了我。「不是的，你忘記剛才幾川女士說過的嗎？在檸野醫院還掛著檸野醫師的畫像。」

「……啊，在畫像下面嗎。」

「我想八成沒錯，但到底為什麼……。」

雪之下再度陷入沉思，而幾川婆婆爽朗地笑了。

「哈哈，小姑娘真的腦筋很好啊。小伙子要好好珍惜吶。」

「好的，我會請她好好珍惜我。」

「如果你不打算聽人說話，那雙耳朵就不用了吧。」

「啊哈哈，只是開玩笑啦，不要太在啊啊啊好痛……。」

雪之下無言地捏住了我的耳朵開始往下拉，好啦對不起啦不要拉了我就是不想就業啦所以當然也不想當彌勒佛！話說妳不是還在思考嗎？好好認真地一次做一件事啦！

「……總之……我知道的大概就是這樣了。」

幾川婆婆喝了一口茶，她寫意地說道：「吶，不過畢竟也好幾十年了。有些事情我也講不清楚，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就問吧。我想不管怎樣都會比問龍造那傢伙好啦。」

「……那麼——」

「……。」

「妳（你）先——」

「……。」

我和雪之下同時開了口，但又同時沉默。接著同時想讓對方先問，最後因為又重複了而陷入僵局。妳想先問妳要先說啊雪之下，這樣很尷尬耶！

幾川婆婆無言地看著我們，接著她冷不防地問了：「……我說你們，結婚了沒？」

「……還、還沒。」

雪之下低下了頭，有些狼狽地回答。幾川婆婆表情認真地說道：「這個年紀齣，差不多了啦。我在你們這時候都已經生第三個小孩了哩。這種事拖著真的不好啦。」

「……是、是這樣嗎？」

雪之下求救似地看向我，好吧，我知道她對這種話題一向不太在行。我於是整頓了一下表情，同樣嚴肅地說道：「……我想要兩個女兒。」

「……比企谷同學？」

「嗚呃！」

糟了，我感覺到殺氣了！快逃啊——數到二然後逃離這星球吧！雖然不可能感到不恐怖，但已經停不下腳步了。猶豫是真的會敗北的喔。

我咳了一聲。「……總之，我就先問了。幾川婆婆，這個信封袋為什麼不轉交給石谷政里呢？」

「龍造說蒔苗姊指定要放我這呐，我就沒有給他了。」

「那麼，樟野蒔苗的家人有被騙到嗎？」

「蒔苗姊的哥哥有來看喲，看到那句話就走掉了。我想應該八九不離十被騙到哩。」

「那個窗簾的機關，是什麼時候裝上去的呢？」

「這我也不知道呐，那個窗簾呀，平時不太會拉下來。我自己也是當時蒔苗姊的哥哥要求把窗簾放下來我才發現原來蒔苗姊搞事了。我猜應該是政里哥出國不久那陣子蒔苗姊來弄的。」

「我聽青海川同學說過，這間書店曾經被炸毀。閣樓的擺設有因此改變過嗎？」

「除了桌子、窗簾和窗戶的位置，其他都變過哩。因為蒔苗姊的關係，所以想盡量保留原本的樣子呐。」

「是嗎……那麼，您知不知道檸野蒔苗現在在哪裡？」

幾川婆婆楞了一下，她隨即緩緩地搖了搖頭。

「……早就過世囉，在黎巴嫩的內戰被射到了頭。唉……當場就走了，救都沒得救。記得那是蒔苗姊大概五十多歲的事。」

「……。」

「檸野家的人那時也都很難過，但她母親除了難過，好像更得意自己的女兒和她父親一樣到死前都還在救人。這些事兒當時還刊登在地方雜誌上呢。」

雪之下有些悲傷地垂下了眼，我也一時無語了。雖然有想過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但沒想到是那麼早以前的事。我只好繼續問道：「……那麼，您也是在檸野蒔苗出國後就沒見過她嗎？」

「不是呀，在之後我有見過蒔苗姊。」

「果然也是嗎……咦！？」

回答出乎意料地是有的，我不禁瞪大了眼。幾川婆婆歪著頭說道：「呃……記得那是我剛生第二個……所以大概是十七、十八歲的時候？忘記了，反正那時我有見到蒔苗姊一次。」

「那次是為什麼會見到她呢？」

雪之下問道，幾川婆婆先喝了一口茶後才回答：「那時才戰後不久嘛，政府要宣導衛生教育，就特地把在國外的蒔苗姊請回德島做傳染病防治的演講。她就抽空來找我了。」

「妳們當時有談論到她留下的訊息嗎？」

「唉呀，沒有哩。那時實在太高興了。聊了大多是近況之類的玩意。而且我們甚至連政里哥的事都沒提到。」

「欸？怎麼會……。」

「因為蒔苗姊自己也沒說嘛，你們想想呀。他們當初分開的那麼逼不得已，可是好不容易回來德島後，蒔苗姊卻提也不提。我那時就覺得這話題大概不方便說嘛。」

「說的也是……。」

雪之下這時開口了。「……幾川女士，您是不是不確定在那時石谷先生有沒有與檉野小姐見面？」

「我想是沒有啦，因為政里哥自己也說沒有見面，他又是不會說謊的人，所以大概沒有哩。」

「那麼，石谷先生自己知道檉野小姐那些訊息的意思嗎？」

「這我就知道了，我和龍造也就只找到畫像下面的東西而已。我也不曉得政里哥有沒有其他啥沒告訴我的。所以你們如果發現了什麼新東西，記得要和我說呀。」

「呃……那麼畫像下面的東西是什麼？」

「唉呀，要我說是也可以啦，但你們還是會實際去看吧？那還是你們自己看比較好。畢竟都那麼久的事了，我可能沒辦法說清楚囉。」

幾川婆婆將茶杯放在桌上，用沙啞的聲音說道：「但是……唉，我只能說，那也許就真的是蒔苗姊的一切了吧。」

「……是嗎。」

雪之下朝我使了個眼色，看了這邊是問的差不多了。我將紙袋放在桌上並說道：「……那麼，我們也差不多要離開了。今天非常感謝您，這個還給……。」

「……不用了，你們拿走吧。看要拿給汐那還是你們自己收著都好。」

「……咦？」

幾川婆婆突如其來的話語讓我頓時不知所措，她將身體往後靠，深深地陷入了沙發中，原本就十分嬌小的身軀看起來更加孱弱了。

「……我啊，很喜歡蒔苗姊和政里哥。」

幾川婆婆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疲憊。「蒔苗姊總是很有精神，我在書堆中快喘不過來的時候，她就會來找我一起玩很多從來沒想像過的遊戲。政里哥雖然都不太講話，但他也從來不嫌麻煩，總是陪著蒔苗姊和我胡鬧。我呀……喜歡他們，更喜歡當時總是在一起的他們。」

「……。」

「已經很久了，真的已經太久、太久了呀。我連當時最常去玩的山坡上有幾棵樹都還記得，卻幾乎快把蒔苗姊的臉忘記了……明明是那麼喜歡她的，明明還希望她和政里哥可以再告訴我更多我不知道的事。為什麼卻連她的臉都快忘了呢……。」

她用如枯木般細瘦的雙手捂住了臉，聲音逐漸帶著嗚咽。「……不過，已經可以了吧，蒔苗姊。已經可以了吧？我盡力了呀……我已經遵守和妳的約定了吧……？我、我呀……」

幾川婆婆用彷彿想哭卻哭不出來般的壓抑嗓音說道：「我……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妳可以和政里哥在一起啊……。」

「……謝謝您今天告訴我們的事，我們會轉告給青海川同學的。」

雪之下平靜地說道：「這個信封我們就先帶走了，到時也會轉交給她們。幾川女士，真的很謝謝您這些年幫助保管榊野小姐的物品。」

「那麼，我們先離開了。」

我看向幾川婆婆，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幾川婆婆，您並沒有錯。」

「……。」

「雖然像我這種年紀的人，講這種話聽起來大概很傲慢。但是比起什麼原諒自己，您更該要原諒讓您背負這些的榊野蒔苗。我很確定，她希望您能做的事，您已經

全部做到了。您從頭到尾都沒有欠她什麼，她也絕對不會因為任何事而責怪您。」

「你還真敢說啊……。」

雪之下不以為然地看向我，我驕傲地哼了一聲。

「那當然，因為我是」「原諒別人的天才？」「沒有錯，話說妳能不能不要搶我的台詞？」「想也知道你要說什麼……」

「……呵呵，你們感情真的很好吶。」

幾川婆婆總算說話了，她疲憊地笑了笑。「……要是當初我就能那麼想，也許就會有些不一樣了吧。」

幾川婆婆重新抬起頭，她充滿皺紋的眼旁有些許濕潤。幾川婆婆慎重地說道：「……你們接下來會去檉野醫院對吧？」

「是那麼打算的沒錯。」

「那麼，就去找檉野日音吧。她是蒔苗的姪孫女，現在在檉野醫院當醫生，應該可以說一些其他我不知道的事。」

「……好的，謝謝您。」

「不客氣，畢竟我能做的也不多哩。」

幾川婆婆虛弱的笑了笑。

「希望你們啊，可以找到別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樣的終點吶。」

在往檉野醫院的路上，我和雪之下大概討論了一下目前的情形。

「第一件事，檉野蒔苗對石谷政里是有感情的，窗簾的訊息應該只是用來騙過會深究訊息的家人。第二件事……訊息真正的意思，石谷政里可能知道。大概是這樣。」

我如此說道，雪之下沉默了幾秒才回應。「……我比較在意那個紙袋。」

「你是說為什麼要把 H 分開來嗎？」

「我想一定有什麼用意才對，但現在想不出來。」

「反正今天最後會拜訪石谷政里本人不是？到時候再問他吧。」

「那也要他本人肯說呢。」

「那倒是……。 」畢竟石谷先生聽起來就是個很頑固的人嘛。

檪野醫院就在書店附近，所以我們走路幾分鐘就到了。檪野醫院的外觀是木製房，但走近以後才發現原來只是粉刷的像是木頭的顏色而已。畢竟如果木屋發生火災肯定很不得了，是醫院就更要小心了吧。

走進去後，在櫃檯的護理師瞥了我們一眼並說道：「掛號時間已經過了，你們下午再來吧。」

「不，我們是來找人的……請問檪野日音醫生在嗎？」

「……找檪野醫生？你們要做什麼？」

「有點私事。」

雪之下簡短地回答，護理師雖然一臉狐疑，但還是拿起話筒撥了電話。她小聲地說了幾句話後，把話筒掛上並說道：「檪野醫師在第二診療室，你們直接進去找她吧。」

我與雪之下依言走進狹長的走廊，看到第二診療室的牌子後便敲了敲門。房間內馬上傳出了活力十足的「請進——！」

打開門，一位年約四、五十歲的女性穿著白袍，頭也不回地坐在電腦前打字。她一邊飛快地動著手指一邊說道：「啊，抱歉啊。你們等一下，我快好了。」

「啊……好。」

過了幾秒，檸野醫師往後伸了個懶腰。

「啊——好了好了，不好意思啊。聽說你們要找我？嗯——」

檸野醫師打量了我們幾眼，然後她眯細了眼睛。

「……你們不是本地人吧？」

「的確不是……您怎麼知道？」

「我可不記得這附近有這麼可愛的孩子。」

檸野醫師笑吟吟地看著雪之下說道，雪之下淡然地回應：「謝謝誇獎……請問，您現在有空了嗎？」

「啊——有的有的，請說吧。」

於是，我們便大概說明了來意。過程中檸野醫師十分津津有味地聽著。在結束之後，她用手指抵著眉尖，露出饒富興味的表情。

「嗯～我大概了解了，總之，你們是來找那個畫像的嗎？」

「是的，可以的話……也想問您一些別的事。」

「那沒問題，不過這聽起來也太有趣了吧！我媽怎麼都沒和我說這些事呀……明明我和蒔苗姨婆那麼親的說。」

檸野醫師想了想後說道：「唉，可是這邊不好說話呢。你們等等和我一起去樓上吧。」

「樓上？」

「樓上有會議室，我們去那邊講吧。而且你們要看的畫像也在二樓。啊——還有我可能得邊吃午餐邊講，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不好意思佔用了您的休息時間。」

「哈哈，不會啦。那等我一下喔，我去拿個便當。」

檸野醫師先去櫃檯拿了她的午餐，接著便帶我們上樓。檸野醫師打開了走廊上第一個房間的門，裡面放著看起來十分簡約的桌椅，牆邊還放著咖啡機和水壺。

「是羅素呢。」

雪之下發現我在看咖啡機，她瞥了一眼便如此說道。啊？羅素是啥？

「你不要一臉呆滯……羅素是這台咖啡機的廠牌名字。」

看到我一臉困惑，雪之下嘆了口氣。喔喔，原來如此。妳要介紹妳要先說！那我也要喝啦！

檸野醫師倒是很高興地說道：「唉呀，妳知道呀？這是我買的喔，貴的很呢。不過每次開會都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其實滿賺的啦。」

「原來如此……說起來，雪乃。我有想過要買一台咖啡機放在家裡耶。」

「也不是不能考慮呢，不過雖然也有便宜的咖啡機可以選擇，但真正花錢的其實是咖啡豆。」

「那我知道，對了，Max 的咖啡豆在哪裡買？」

「如果你是想喝 Max 咖啡的話，多買點牛奶和麥芽糖比較實際一點。」

「妳這是想做煉乳嗎？」

妳很沒禮貌喔！Max 又不是單純的煉乳，它可是還有咖啡的味道好嗎？罰妳回去多喝兩瓶。

檸野醫師這時坐了下來，她一邊把便當拆開一邊問道：「話說回來，你們剛才說你們是千葉人，所以是在千葉讀大學嗎？」

「不是，大學是在東京。」

「啊——原來石谷爺爺的孫女在東京念書呀。那你們是同居？」

「是的。」

雪之下拘謹地回答。檸野醫師嘆了口大氣。「呼啊——年輕真好，我大學的時候到底在幹嘛啊……。」

總之，你們想喝什麼就自己隨意吧——檸野醫師說完以後便把桌上的小盒子打開，從中拿出了鋼筷。她有些抱歉地說道：「歹勢啊，我晚點可能沒時間吃飯，只能現在吃了。你們先把幾川婆婆和龍造爺爺說的，有關蒔苗姨婆的事詳細告訴我吧？我邊吃邊聽。」

「啊，好的……。」

於是，我和雪之下詳細敘述了今天從兩位老人家聽來的對檸野蒔苗的印象和過去發生的事，全部講完後，我加上了一句「目前聽到的是這樣」以示以上言論非本人立場。檸野醫師則是點了點頭後說道：「原來如此。」並將筷子放了下來。

「嗯，果然真的很有趣啊，蒔苗姨婆。」

「……您吃完了？」

「啊，是呀。」

「也太快了……。」從開吃到現在不到十分鐘耶？

「我吃飯都吃很快啦，職業病。」檸野醫師輕描淡寫地回應。她將便當推到了一邊。「先不論姨婆和石谷爺爺的事……剛才說的那個信封袋和照片，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在這裡。」

雪之下小心翼翼地從包包內拿出一個提袋，裡面裝著的便是方才幾川婆婆給我們

的老舊紙袋以及青海川借我們的照片。順帶一提這提袋是雪之下一直放在包包裡備用的，環保真的很重要唷，各位大人小孩們！

檸野醫師接過了提袋，從中取出紙袋和照片並詳細端詳。

「唔……這的確是姨婆年輕時的照片呢……不過沒想到石谷爺爺年輕時那麼帥呀，姨婆也是滿有眼光的嘛。」

「您認識石谷政里嗎？」

「這附近所有超過六十歲的老人我都大概知道喔，因為這間醫院有和長照機構合作。但是石谷的爺爺身體一直都很好，沒什麼來這裡就是了……哇，這是姨婆的字嗎？好漂亮！」

接著她把紙袋拿高放在光下，看著在桌上顯現的字樣驚呼道：「喔～真的有字耶！姨婆的手也太巧了吧？」

雪之下將手放在放在膝蓋上，黑色的髮絲在肩旁輕輕地落下。她用謹慎的語氣開口了。「……可以的話，希望您可以告訴我們您所知道的蔣苗女士。」

檸野醫師聽到後將東西放回了提袋中，並有些害臊地搔了搔臉頰。「……是可以啦，不過這對你們有幫助嗎？你們主要想做的是解讀姨婆留下的訊息吧？要我講的話，就只是講古而已喔？」

「也沒有關係，我們希望能盡可能地了解檸野蔣苗這個人。」

「是這樣嗎？那好吧，我想想……。」

檸野醫師翹起腳並閉起了眼開始思索，過了幾秒後，她不知為何突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蔣苗姨婆啊，她是非常過分的人喔。」

「……咦？」

檸野醫師似乎非常開心地笑了。「我第一個只想到這個呢，她啊，真是有夠亂來的。」

樟野醫師起身走向咖啡機。她一邊按按鈕一邊說道：「姨婆她啊，因為一直沒有結婚，所以把我當做自己孫女一樣疼愛。雖然她實在是太少回日本了，很多親戚對她沒什麼印象，但我對她的記憶很深喔，因為她真的很亂來呢。」

咖啡機發出了聲響，黑色的液體慢慢滴入了白色的馬克杯。樟野醫師轉過身，指向羅伊亞書店的方向。「你們是從書店來的吧？那你們知道那附近有個小山丘嗎？」

「不曉得……。」

「那邊算是這裡的一個小景點喔，在山坡的上面有一棵很大的刺槐樹。是很久以前附近的基督教教會種的。不過這裡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少人知道就是了。」

樟野醫師將杯子拿回座位上，小心地喝了一口。「……好燙！呃，那個山坡呀，聽蒔苗姨婆說是她小時候常常會去玩的地方。她如果有回來，都會帶我去那邊玩。」

「有一次呀，我記得我好像五、六歲的時候吧？她居然在那鼓吹我爬到一棵超高的樹上，然後看著我下不來的樣子哈哈大笑。搞什麼嘛，明明我怕的要死耶！」

「……聽起來真的有點亂來呢。」

「會嗎？我怎麼覺得聽起來很歡樂？」

雪之下和我分別發表了感想，樟野醫師看著那個方向，懷念地眯細了眼。

「唉……不過，那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了。」

「……。」

「真的好久囉。好可惜呀……姨婆真的太早就過世了，有她在的話，一定會更有趣的。」

「您對於她和石谷政里之間的事知情嗎？」

「我是聽我媽說過一些，不過我媽當初只說大家都反對，他們後來也就放棄了。我於是沒有繼續問下去。」

檸野醫師用手撐著頭說道：「……不過，姨婆的決定，的確很符合她在我心中的印象啦。」

「怎麼說呢？」

「因為蒔苗姨婆真的是為了救人，什麼都不顧的那種人呀。我還聽她說過她有一次在動手術的時候被游擊軍闖進手術室，用槍抵著所有人要她們別救了。結果姨婆居然把那些人全都罵出去，真是有夠不要命的吧？」

檸野醫師咯咯笑了起來。「所以呀，如果姨婆當初選擇跟了石谷爺爺，檸野家說不定就會和她斷絕關係呢。如此的話，她要出國留學就一定是難上加難了。我覺得以蒔苗姨婆來說，不太可能會做那種決定。」

「這麼說也有道理……。」

「但這些都是後來聽親戚和我媽說的啦，畢竟姨婆在世的時候我年紀還小，沒有問過她這些問題。」

檸野醫師往後靠在椅背上說道：「不過呀，姨婆在她的兄妹間算是很聰明的喔？學的很快，成績也是最好的。」

「檸野蒔苗有幾個兄弟姊妹呢？」

「她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就是我的舅公和外婆，他們應該是最了解姨婆的人，但都已經過世好幾年了。」

「……他們三兄妹都是醫師嗎？」

雪之下問道，檸野醫師搖了搖頭。「外婆不是，她是護理師。」

「這樣啊……。」

「原本她連護理師都沒有很想當呢，外婆年輕時想說找個醫師入贅就好。不過也是因為姨婆，她才下定決心也要從事醫療業的。」

「因為她在國外的事蹟嗎？」

「倒也不是，剛才幾川婆婆不是有說，戰後不久，姨婆回德島演講的事嗎？」

檸野醫師寫意地說道：「那時候，幫忙政府機關和姨婆接洽的就是外婆喔。」

「原來如此。」雪之下點了點頭，的確。那時檸野在地方應該算是大戶，政府請檸野蒔苗的妹妹幫忙辦理這類的事也很合理。

「外婆說過，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演講過後，政府送給姨婆一大束花當謝禮。」

雪之下困惑地皺起了眉頭。「……花？」

「是呀，外婆說是非常漂亮的花。聽說姨婆接下後還高興地哭了呢。外婆那時很感動，才決定也要投入醫療業。」

「……。」

我無言地看了雪之下一眼，檸野醫師大概看出我在想什麼，失笑地說道：「你該不會覺得那是石谷爺爺送的吧？我聽外婆說拿花給姨婆的人是當時和她接洽的衛生機關人員，所以那是政府送的沒錯啦。」

「這、這樣啊……。」

「是呀，不過我在想啊……該不會叫政府送花的就是外婆或是舅公？畢竟姨婆超喜歡花這件事，政府怎麼會知道？」

「蒔苗女士很喜歡花？」

「很喜歡唷，她甚至和我說過如果她不當醫生的話，就會去開花店。」

檸野醫師愉快地回答，她想了想後說道：「總之……我對姨婆的記憶大概就是這些了吧……這樣幫的上忙嗎？」

「當然，我認為非常有參考的價值。」

雪之下很快地回答，她接著問道：「那麼……檸野醫師，您對蒔苗女士留下的這些

訊息有什麼想法嗎？」

檸野醫師聽到後，從提袋中拿出照片，再度看了一下寫在後方的四行詩。她沉吟了一會後，苦笑著說道：「抱歉，沒什麼想法。我只覺得這不像姨婆會寫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她真的是個超開朗的人啊，這幾行英文看起來那麼晦暗，不太像姨婆會寫的。」

「那麼，您覺得為什麼要特別把 H 分開呢？」

「我覺得是不小心做錯了吧？這個紙袋的機關大概是用透光率不同的紙疊在一起做成的，姨婆後來發現少做一個字，但要重做太花時間，所以改用寫的補在裡面——應該是這樣吧？」

「這樣說的確比較合理就是了……。」

我瞥向雪之下，她再度陷入了沉思。看來她仍對這個推測有點懷疑吧。於是換我問道：「檸野醫師，那您知道畫像下方有什麼東西嗎？」

「這我不曉得耶，我今天還是第一次知道原來姨婆有留這樣的訊息下來。等等我也想看看姨婆到底還留了什麼呢。」

「不過都已經這麼久了，如果畫像移過位置，也許就找不到了。」

「這倒是不用擔心，因為那個畫像的位置沒有變過。」

檸野醫師笑著說道：「那個畫像呀，是用來紀念曾祖父的。所以一直掛在聽說以前是曾祖父房間的位置。雖然房間改建了很多次，但據我所知從來不會去動那個畫像。」

「……總之，先去看看吧。」

雪之下下定決心般地抬起頭說道，檸野醫師點點頭。「要去看了嗎？那就跟我來吧。」

檸野醫師帶我們到了走廊底端的房間，這個房間內打著柔和的燈光，並有許多文物和照片陳列在展示櫃內。檸野醫師解釋道：「唉呀，幾年前政府說我們這裡見證了歷史什麼的，希望我們能整理一些記錄拿來展覽。這間就從儲物室改成什麼檸野醫院百年史記錄室了。不過會來看的大多都是老人家啦。」

「這樣不錯呢，很有紀念的意義。」

「要不是文部省會給錢，我才不幹哩……啊，在這邊。看到了嗎？曾祖父的畫像。」

我和雪之下朝檸野醫師手指的方向看去，在牆上掛著一個年約四十歲出頭的男子的畫像。下方則是寫著「檸野規正（ねいのりまさ Neino Norimasa）」。在字的下方則是簡單地介紹這個人的生平。

我們稍微走近了一些，檸野醫師看著畫像，感到很有趣似地說道：「曾祖父啊，是我們家族的驕傲喔——至少我媽和我外婆都是這樣和我們耳提面命的。還常常要我們不要丟了檸野家的臉，真是受不了呢。」

「不過您說這邊改建過好幾次……會不會在下方的東西已經沒了？」

「是那樣的話，我也莫可奈何呢。但就我的印象中，沒有聽誰提過這下面有什麼東西。」

「……就來找找看吧。」

雪之下簡單地說道，隨即跪在了地上，仔細觀察著畫像下方的地板。嗚哇！小姐！妳可是穿著裙子啊！顧慮一下吧！

我僵硬地將頭別開某些若隱若現的地方，檸野醫師詭譎地笑了。她小聲地在我耳邊說道：

「唉呀——年輕真好呢，少年，要不要我提早請藥師回來開藥給你？」

「呃……什麼藥？」

「當然是藤素呀，還是你喜歡藍色那款？藍色的比較貴喔。」

（註：藤素是日本常用的壯 x 藥，藍色是指小 v）

「您怎麼突然開這種中年大叔的玩笑……。」而且完全不用啦，就算不吃什麼藥，雪之下也常常被我弄到起不來。不過並不是我太強，是雪之下體力太差了……但畢竟那是我少數有優勢的時候，我當然不會叫她改善啦。小雪乃@不用好好努力唷！

「唉呀，失禮。畢竟我的年輕病人比較少，忍不住就說了呢。」

「既然是年輕人，應該不要推薦用藥比較好吧？」

「……與其胡說些有的沒的，不如過來和我一起找吧，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微笑著並平靜地說道，我於是馬上跪了下去。「好！我來了！」

「哇，訓練的真好……。」榊野醫師用讚嘆的語氣說道，妳可別誤會喔？我只是想要幫上忙而已，才不是怕她生氣喔？要是妳有什麼誤解，我會很困擾的。大概就像是某天回家，發現小町拿我的學生證和老爸比賽射飛鏢一樣困擾。發現我忘記帶的話就立刻聯絡我啊，老妹！

我和雪之下找了一陣子，都沒發現地板有什麼特別的。過了不久，雪之下終於因為膝蓋酸了而站了起來。

「……果然沒了嗎。」

雪之下似乎有些沮喪，而我也站了起來。

「唉，大不了回去問幾川婆婆吧？」

「如果她記錯，我們可能就找不到答案了。畢竟這種東西差一點都差很多。」

「是沒錯……。」

我再度瞥向畫像。突然不知為何有一種莫名的異樣感竄出，奇怪了。總覺得這畫像好像哪裡不對勁……。

雪之下察覺我的突然沉默，她敏銳地問道：「……八幡，怎麼了？」

「沒啦，也許只是我想太多……。」

「儘管說吧？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嘲笑你了。」

雪之下壞心眼地笑了，好啦好啦，說就說……我嘆了一口氣後說道：「我是在想啦，這種畫不是通常會固定住四個角嗎？為什麼這個畫像只釘了上面的兩個釘子？」

「……啊。」

「那個英文是寫 **under**，但會不會不是在畫下面，而是在背面——呃話說妳們已經掀了啊！」

我話都還沒說完，檸野醫師和雪之下便二話不說，從下方把畫往上掀開。過了幾秒，檸野醫師驚呼道：「哇！真的有字耶！寫在畫框上！」

「……看來這次是你對了呢。」

雪之下輕笑著說道，她讓開身讓我看畫框上寫的字。我彎下腰探了下去，在畫框的右下角，有一行和照片背後一樣娟秀的字體，雖然有些模糊了，但仍可輕易地辨識出寫了什麼。

「……『這就是我的一切（これは私の全て **korewa watashino subete**）』？」

我離開畫像下方，皺著眉頭重複了上面的訊息。這又是什麼意思……？

雪之下纖細的手指抵著嘴唇，一樣一邊思索一邊自言自語。「而且……為什麼這邊會改成用日文？」

「啊，對耶。前面的訊息明明都是用英文的。」

「咦？這不用多想吧，姨婆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沒想到，比起煩惱的我們。檸野醫師倒是一派輕鬆。她用手指輕觸著檸野規正四個字，喃喃地說道：「說到底……蒔苗姨婆還是沒有辦法放棄吧，放棄救人這件事。」

「……。」

「所以她才這樣寫呀，想把這件事告訴找到這裡的幾川婆婆、龍造爺爺還有石谷爺爺。就算她真的和石谷政里是相愛的，但仍有別的更重要的事讓她必須做出選擇。」

檸野醫師似乎有些寂寞地笑了。「所以……直到最後——都沒有選擇自己的幸福呢，這不就完全是我知道的檸野蒔苗嗎？總是看起來很快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所以就連自己的人生都一樣想擱置就擱置。姨婆她啊……真的是太傻了。」

「這就是她的一切……嗎？」

「是呀，這幅畫，這個人，就是姨婆的起點呀。她就是為了成為和曾祖父一樣的醫師才會那麼努力的。那麼……說這個就是檸野蒔苗的一切也不為過吧。」

檸野醫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並下了結論。

「畢竟姨婆她啊，就是這種人嘛。」

因為沒有找到其他的東西，我們便向檸野醫師道謝並離開了醫院。中午的德島市十分熱鬧，路上也多了許多說著不同語言的觀光客。我和雪之下找了附近的小餐館解決午餐。

「所以……你怎麼想？」

在吃飯時，雪之下向我問道。我一邊把筷子擦乾淨一邊回答：「老實說……我還是覺得不太對。」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雪之下贊同地說道，她接過筷子，輕輕將頭髮撥到耳後。

「如果，真的只是這個意思的話……。」

「四行詩的後兩句就沒什麼意義了啊。」

「是呢，而且最後一句才換成日文，應該還有別的意思才對……你要不要吃餃子？給你。」

「好啊，謝了。妳不吃嗎？」

「我吃一半就好。不過現在也沒有別的線索了……。」

「也是，除非還有什麼沒發現到的……啊，這裡這裡。」

我接過比想像還大碗的豬排飯，這樣居然才五百五十元？我一邊把豬排分一些給雪之下一邊說道：「那妳覺得最後那兩句是什麼意思？」

「……再給我一點時間，我一定想的出來。」

雪之下有些不甘地咬著下唇。看來她不必要的開關又打開了，這個人真的是活的很累啊……不過事到如今，我也多少有了些幹勁。畢竟事關對不對的起一色出的交通費，不努力一點好像也說不過去。拿多少錢做多少事嘛，但當然最好是多少拿點錢不用做事就是了。人家不想工作啦～小町 A 夢～！

簡單地解決午餐後，我們便按照青海川給的地址前往石谷政里目前的住處。這裡離羅伊亞書店也很近，大概只有幾條街的距離，所以我們仍然選擇走路過去。順帶一提，借來的車還停在書店那裡。

過了十分鐘左右，我們似乎到達了目的地。

「……是這邊吧。」

「看起來是呢。」

我和雪之下互相確認，雪之下眯細了眼。「……真漂亮。」

「的確滿壯觀的……。」

石谷政里的家外面——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花。

除了似乎是手工打造的花圃以外，還有盆栽放在旁邊。花朵輕輕地搖曳著，在陽光中也能看到不同色彩的花瓣緩緩隨風落下。

大門旁便寫著「石谷」兩個字。我先去按了門鈴，在等待的時候，我看向雪之下。

「話說……呃。」

雪之下靜靜地注視著從圍牆內探出頭的藍色花朵，她伸出纖細的手，似乎想要觸碰花瓣。陽光灑在她白皙的側臉上，與她身旁五彩繽紛的花朵形成了美麗的對比。我不禁楞住了。不對不對，不能突然被迷住！

我搖了搖頭勉強回神。「……話說，看來石谷政里也很喜歡花啊。」

雪之下輕輕點頭，但她隨即皺起了眉。「看起來是這樣，可是……這邊的花其實都算是同一種。」

「欸？真假，哪一種？」

「你不知道嗎？就是——」

在雪之下還沒說完時，大門稍微打開了。

「……哪位？」

石谷政里透過門縫，用蒼老且清澈的聲音問道，我連忙說道：「呃，這個，您好。我們是青海川汐那的同學，因為她的請求所以過來的——」

「……。」

「那個，這件事說來話長，但也不會很長……怎麼說呢，總之就是有點事想要請教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

「欸、呃。這個……話說，您家外面的花真是美呢！不知道是怎麼維護的？」

「……。」

「那、欸……您有需要訂購報紙嗎？我們現在有很好的優惠，如果需要的話，請參考一下這個方案——」

「為什麼開始推銷起報紙了……。」

雪之下無力地說道，沒辦法嘛，我很緊張啊！

「……我知道你們，之前接到汐那的電話時有提到。」

石谷政里沉默許久後才終於開口回應了。門內傳來金屬碰撞的聲音，大概是他把內鎖打開了。

「……先進來吧。」

「啊……好的，謝謝……。」不是啊老爺爺，您也稍微回應的再快一點嘛。我原本還以為自己在和還沒解完前置任務的 **NPC** 說話呢。『毫無反應，只是普通的老爺爺。』，我差點就要找您頭上是不是沒有驚嘆號了喔？

我們跟著石谷爺爺穿過了走廊來到房內的客廳，客廳旁的拉門是打開的，可以看到外面一樣種滿著花的庭園。

石谷爺爺沒有多說話，他只朝桌旁的座墊伸出手掌，示意我們坐下。

接著，他將桌上的茶杯放到我們前方，默默地拿起茶壺幫我們倒了茶。

「謝謝。」

「麻煩您了。」

我和雪之下道了謝，石谷爺爺搖了搖頭。「你們大老遠過來，這不算什麼。」

我抬頭看向石谷爺爺，他的身形削瘦，帶著方框眼鏡的臉孔布滿了皺紋。但整體

看起來很健康，剛才的步伐也不像是有九十歲。

我首先開口了。「……您應該已經知道我們為何而來了。」

「我知道。」

石谷爺爺簡單地回應，他將雙手放在膝蓋上，微微眯細了眼。「……但是，我並沒有打算回答你們。」

「……就算那是青海川同學的希望？」

我反問道，石谷爺爺點了點頭。「那都是過去的事了，我想不到有任何告訴他人的必要。」

「青海川同學和她的母親……都非常希望能了解您的事。」

雪之下靜靜地開口。「也許對您來說沒有必要，但是對她們而言，想要知道親人的過去，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理由。」

「我能理解妳的意思。」

石谷爺爺的聲音有如暮鼓一般穩重，他繼續說道：「……然而，並不是任何過去都需要明瞭，我也不認為這對她們有任何實質的幫助。所以請你們轉告吧。雖然有些愧疚，但我仍打算獨自抱著這些不重要的回憶死去。請她們繼續在各自的人生努力，不需在意我。」

「您為什麼那麼堅持呢？」

我問道，石谷爺爺卻反問我：「你們為了這件事特地從千葉過來，你們又為何那麼堅持呢？」

「……。」

「我明白你們希望幫上別人忙的心情，但那和我的想法一樣，終究只是某種的一廂情願罷了。」

石谷爺爺默默地摘下眼鏡，用桌上的手帕擦了擦。「……所以，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期待她們活在當下，無需面對那些已經死去和即將死去的過去。」

「……是這樣嗎。」

「你們也不用愧疚，我會告訴汐那和姬已你們已經盡力了，是優秀的年輕人。既然難得來德島，就多看看這裡的風光吧。」

石谷爺爺如此說完，便戴上了眼鏡。似乎不打算再說話了。這樣下去不行……我開口問道：「……那麼，我們可以就問一個問題嗎？一個就可以了。」

「……。」

「您看嘛，就如您說的，我們的確也是花了許多時間來到這裡，可以的話還是希望有點收穫。當然，如果您不想回答也沒關係。」

「……無妨，你們問吧。」

「非常感謝您。」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挑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來問。不過這個我無法決定，於是我看向了身旁的少女。雪之下很快地明白我的意圖，她猶豫了一下，隨即問道：「……石谷先生，請問那句『I dissected myself to soar in the sky（我為了翱翔於空而肢解自己）』是什麼意思呢？」

石谷爺爺想都沒想便回答了。

「要肢解啊。」

「肢解……？」

「肢解、破壞……然後用別的形式重生，重生後……才能翱翔。」

石谷爺爺的語氣有如靜止的湖一般平靜無漪。「不過，我想你們不會懂的，但……那也並不是你們的錯。」

「……我了解了。」

雪之下點了點頭，啥？妳這樣就懂了嗎？真的假的？

好吧，等等再問她好了。我喝了口茶。茶的香氣頓時在嘴裡蔓延開來，唔，看來是很好的茶葉。我看向窗外並說道：「……那個，我們可以再待一下嗎？我想看看花。」

「那沒問題。你們……喜歡花嗎？」

「喜歡，您也喜歡花吧？種了很多耶。」

石谷爺爺這時卻搖了搖頭。「……也說不上喜歡。」

「欸？是這樣嗎？」

石谷爺爺看向庭園，用平靜的表情說道：「……已經太多了，整理起來很累人。」

「您沒有考慮過把一些花處理掉嗎？」

「不只一次。」

石谷爺爺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庭園內，在陽光下搖曳著的花朵。

「……不過，也就這樣了吧。」

「……。」

看來已經問不到什麼東西了，雪之下對我使了個眼色。我將茶喝完後說道：「那麼……我們先離開了，謝謝您讓我們進來。」

「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雪之下也輕輕低頭致意，石谷爺爺點了點頭說道：「……沒有幫到你們什麼，不過住宿方面我會讓龍造盡量幫忙的，好好享受假期吧。我就不送了。」

我們於是起身準備離開，唉……果然如預期一樣在這找不到什麼收穫嗎……明明是當事者之一的說，在這得不到什麼重要的情報真的頗可惜，不過這也沒辦法，回去再想想吧。

但是，當我們走到客廳的拉門前時，石谷爺爺卻突然說話了。

「——，——……——？」

「……啥？」

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什麼，聽起來連方言都不像。難道是在和電波溝通嗎？

正當我感到莫名其妙時，雪之下卻轉頭回答了。

「——，——……——？」

「嗚哇，原來妳也能和電波溝通嗎？」

雪之下沒有理會我，她看著石谷爺爺再度說話了。

「——，——……——，——？」

石谷爺爺聽到後，沒有馬上回答。他先是看著雪之下，好幾秒後才別開了目光。

接著，他沉靜地說道：「原來如此……你們的話，或許能懂吧。那就隨便你們吧。」

「……我們會努力的。」

雪之下微微地笑了，她拉了拉我的袖子。「走了，還呆在這裡做什麼？想充當門柱的話，在這不是個好選擇。」

「比起門柱，我比較想當門檻。絆倒別人的快感一定很好……啊好啦好啦！石谷爺爺，非常感謝您，再見！」

說到一半，雪之下便捏起我的手臂開始往外走，這個人好暴力，八幡怕怕啦大於空格小於！

出了門外後，我才問道：「……所以呢？」

雪之下沒有馬上回答我，她單手抱胸，另一隻手抵著嘴唇陷入了沉思。這個動作配上她身後的花朵真是有夠美的。既然她看起來還沒要回答我，就趁現在偷偷拿手機來拍個照好了……正當我這樣想時，雪之下說話了。

「『妳知道蘇格蘭的國花是什麼嗎？』」

「……啥？」

「這是石谷先生最後問我的，用德文。」雪之下抵著嘴說道。

「啊，原來是德文啊。」難怪我一句也聽不懂，還以為是德島特有的方言來著。至於這女人會德文我倒也見怪不怪，畢竟她之前曾經在大學食堂裡面和兩個歐洲的留學生爭論虛無主義的定義，那是場精采的辯論——對，我和在場的學生們都是這樣認為的，儘管我們沒有人聽的懂他們在說什麼。敢不敢來個實況翻譯呀，雪之下？

「那然後呢？妳說了什麼？」

「我說『知道，是薊花。』然後說『為什麼問這個？是要提示什麼嗎？』。」

「……不過，石谷爺爺好像也沒回答妳吧。」

「但他也沒有否認，我想是一種提示沒錯。但是……為什麼是用德文？」

雪之下喃喃說道：「肢解、破壞、重生還有翱翔……又是什麼意思？」

「咦，原來妳也不懂喔？聽妳說了解了，我還以為妳想到了呢。」

「我那時是了解到他沒有要解釋的意思，就和我叫你起床時，你會說『好，馬上起來』一樣。」

「……我的確大部分都其實沒有要起來的意思。」妳的譬喻真是有夠生動，我彷彿看到妳叫我起床時那無奈的樣子……好啦！我早起一點就是了嘛！我盡量啦！

「話說，最後還有一句喔？也為了在無盡夜晚的終點詛咒你(As well to curse you at the end of endless nights.)」

「是呢，問題太多了……。」

雪之下垂下了眼，不過沒幾秒便抬頭說道：「……在這邊想也不是辦法，我們先回民宿吧。青海川同學應該也快到德島了，也許她們會有別的想法。」

「喔，好呀。那回去開車吧，回程要不要我來開？」

「唉呀，你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妳就休息一下好了。」

「沒想到，還沒解開謎底，生命就先受到威脅了呢……。」

「沒有那麼嚴重吧……。」

我無力地說道，雪之下頑皮地笑了。「開玩笑的，那就拜託你了。」

「安心啦。機會難得，讓妳見識一下我精湛的開車技術吧。什麼頭文字○啦、彎岸○速啦還是閃電霹○車的我可是沒少看啊。」

「從你的話裡，我聽不出能讓人安心的理由……。」

雪之下捂著額頭無奈地說道，你這女人很沒禮貌喔！我不怪妳錯過能夠和風○一起大喊「今天的我……沒有極限！！」的熱血青春，但妳好歹找個上午和我一起把天元○破看個一遍吧？ok 吧 ok 吧 ok 吧？喵內——塔它伊媽！奇怪，怎麼覺得我的素質突然差了起來……。

不久後，我們平安地回到旅館，並向在櫃檯看書的冬花打了聲招呼。冬花從書中抬起頭，看到我們後驚訝地說道：「唉呀！你們回來啦？有什麼新發現嗎？」

「有是有……。」

我含糊地回應，雪之下一邊將外套脫下一邊說道：「總之……這裡有白板嗎？」

「有呀，你們要用嗎？」

「是的，如果冬花小姐有空的話就一起聽吧。」

「就說叫我冬花就好了啦～等等喔，我去找一下。」

不久後，冬花拿著白板和麥克筆回到了交誼廳並交給了雪之下，我們先是詳細說了今天見過的人和得到的資訊，到最後，冬花有些困惑地皺起眉頭。

「……總覺得，好複雜呢？」

接著，她有些愧疚地說道：「但是這些事情，我居然到現在才知道……對政里爺爺真不好意思。」

「他本人自己也完全不提吧？那也沒有辦法。」

我聳了聳肩，雪之下一邊在白板上寫字一邊說道：「總結下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有這四個……檸野蒔苗女士在紙袋內多寫一個 H 的用意、為什麼最後一個訊息是用日文書寫、石谷政里先生突然用德文問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四行詩後兩句的意思。」

雪之下將白板翻了過來，上面寫著幾行字，分別是：

『紙袋裡的 H』、『這就是我的一切（これは私の全て）』、『**Weißt du, was die Nationalblume von Schottland ist ?**』以及『四行詩的後兩句』。

「第三行是啥？」

「『妳知道蘇格蘭的國花是什麼嗎？』的德文。」

「雪之下同學還會德文啊，好厲害！」

冬花瞪大了眼說道，我自滿地哼了一聲。「厲害吧？她還會和留學生用法文吵架喔，

簡直就像是維○百科和 Go○gle 翻譯的綜合體。」

「那次不是法文，和這次一樣也是德文才對……而且當時並沒有吵架，是在討論。還有請不要這樣稱呼我，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平淡地訂正了我。啊？那次也是德文喔？不過既然都聽不懂，那分不出來也是理所當然的。像是雪之下也曾楞楞地問我自由鋼彈和天使鋼彈差在哪一樣。拜託……天差地遠好嗎？

「哪麼，對於這四個問題有什麼想法嗎？冬花小……」

「冬花！」

「……冬花。」

被半途糾正的雪之下只好改口，冬花滿意地點點頭，她「嗯——」地思考了一陣子，隨即放棄般地說道：「……什麼都想不到，抱歉，我對動腦的事實在不太在行。」

「沒關係啦。話說雪乃，蘇格蘭的國花是啥來著？德文怎麼寫？」

「啊……對，那我寫在這裡。」

雪之下用麥克筆在下面補上了『薊花（**Distel**）』。

「這是一種有刺的花，花的莖上都是荊棘。蘇格蘭用這個作為國花，象徵他們頑強不屈的精神。」

「我找一下……啊～長這樣啊。」我用手機查詢了圖片，看起來漂亮是漂亮，但要摘的話鐵定很痛。和某個人很像呢，至於是誰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我、一個是由比濱，剩下一個我不能說，不然薊花小姐會生氣。

關掉薊花的照片，我開始思考著到目前為止的事。如果要說什麼是確定的話，大概就是「石谷政里破解了訊息」這件事。但是單純就這點來看，整件事可能還會更複雜。畢竟那兩人相處過的時間十分長，天曉得會不會有其他只有石谷政里知道的情報需要被一起考慮。也就是說……。

「……要察覺什麼？」

我撐著頭看著白板說道。雪之下很快地回應了。「你指什麼？」

「那個四行詩的前兩句啊，第二句不是『唯有察覺者可擁抱我的祕密(Only the one realizes can enfold my secret.)』嗎？」

我下意識地抓了抓脖子。「這裡的察覺，是要察覺什麼？純粹指詩的字首連起來的事嗎？」

「……這麼說起來，窗簾和紙袋的事，理論上也不是馬上能發現的。」

「是呀，如果不是幾川婆婆，我們可能也發現不了窗簾的祕密。」

雪之下輕輕眨了眨眼，她猜測般地說道：「所以……你的意思是那樣沒錯吧。」

「嗯，不過也不一定。我再想想吧。」

「等等啦、等等！你們在說什麼？」

冬花急忙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不要省略那麼多啦！到底是什麼意思？」

「呃，我的意思是……」

「意思是可能需要察覺的還有別的事。」

雪之下簡單地幫我說明了。「也許檉野蒔苗女士還留有別的訊息，只不過我們不知道。」

「原來如此……。」

冬花一臉困擾地抱著胸說道：「但是要這樣想的話，會沒完沒了吧？」

雪之下聽到後壞心眼地笑了。

「沒辦法，這個人就是常常什麼都沒想，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又很多慮。」

「喂，這樣叫大智若愚好嗎？」而且整天都想東想西的話，頭髮會掉光喔？就算禿了也沒辦法發大財的啦，百害而無一利呀。

這時，冬花的手機響了，她拿起來一看。「啊……汐那她們到車站了。抱歉，我先去接人唷。」

「好的，開車請小心。」

冬花俐落地拿起外套後便出了門，雪之下繼續看著白板低頭思考著。幫她拿點喝的好了……我起身說道：「我去倒茶吧，等我一下。」

「是嗎？那就麻煩你了。」

於是，我回到房間拿了雪之下帶來的茶葉，用熱水壺煮水泡了茶。雖然之前雪之下曾經手把手教我怎麼泡紅茶，記得要什麼溫壺還有茶葉幾湯匙的，但既然在外面就不用那麼講究了吧……我憑印象將茶準備好後倒入我們自己帶的熱水瓶內，回到客廳後，青海川等人也剛好回來了。

「啊……學長好……。」

先進來的是青海川姬已，她看到我以後畏縮地打了招呼。我姑且舉了手當做回應。青海川和冬花接著也走進了客廳，青海川一邊將大衣脫下一邊說道：「不好意思來晚了，中間有點塞車。」

「……妳們還是來了啊。」

我坐到了雪之下旁邊後說道，雪之下對她們點頭致意。青海川輕輕苦笑著說道：「畢竟是自己家的事，都麻煩你們也不好意思。」

然後，她轉頭向冬花問道：「咦？冬花姊，那孩子呢？」

冬花輕快地答道：「那孩子還在外面拍照唷！等等應該就進來了吧。」

聽到這裡，我心中不禁有種煩躁的預感。不會吧！該不會那個傢伙也來了吧！

果不其然，門再度被推開後，一個有著亞麻色頭髮的少女興高采烈地進來了。

「果然，冬天的時候這裡感覺完全不一樣呢！如果有下雪就更好了說～。」

「怎麼妳也來了……。」

我捂著額頭說道，一色伊呂波有些鬧脾氣似地皺起了眉。「什麼嘛——學長，人家也是好不容易把一些麻煩的事推掉才能來的嘛。可以的話，希望能多誇我一點呢。」

「一色同學，不用在意。我想他看到妳其實還算是高興的。」

「就——是吧！受不了耶，學長就是悶騷。」

一色受不了地說道，她脫了鞋踏進客廳。將淺紅色的大衣脫下後理所當然似地交給了站在一旁的姬已。姬已於是幫她把大衣掛了起來，甚至還說了句「辛苦妳了」，搞什麼，妳們是上司和下屬來出差的不成？

大衣都還沒掛好，一色便很快地走到了雪之下的另一側。她一把抱住了雪之下的手臂，笑嘻嘻地靠著她說道：「雪乃學姊！好久不見～。」

雪之下對這親密的舉動似乎有些意外，她有點害臊地說道：「……一色同學，這裡很擠，請不要這樣……。」

「會嗎？那學長坐過去，坐過去坐過去。啊，話說學長也好久不見，你好呀。」

「這種順便到極點的打招呼真討厭……。」我一邊碎碎念一邊卑微地往沙發旁邊移動。不是我要說，我的女朋友攻陷的人真的太多了。從由比濱到小町再到一色，妳到底要迷倒幾個人才能甘心？

一色看起來沒打算離開，雪之下只好就範。她正色說道：「既然大家到齊了，就把目前為止的事再說一遍吧。」

「好的……麻煩你們了。」

冬花和青海川姊妹在旁邊的沙發坐了下來，於是，我們便將事情的經過再說了一次。

全部說明完後，雪之下和剛才一樣做了問題的總結。我跟著拿起了白板給在場的所有人看，嗚哇，我好像節目裡的提詞小弟，莫名的覺得很適合耶！

不過，過了幾秒都沒有反應。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眾人。青海川姊妹的神情似乎有些微妙，而青海川總算先開口了。

「……怎麼說呢，比起驚訝，我更佩服你們能夠只用一天找出那麼多東西。」

青海川將手上的茶杯放下，她苦笑著說道：「雖然這樣說有點不好意思，但還好有拜託你們。」

「我也這樣覺得……當初找伊呂波商量真是太好了。」

姬已也跟著說道，一色得意地摟著雪之下比了個 YA。「我就說吧！交給我準沒錯！」

「妳在得意什麼……。」

「話說，一、一色同學，差不多可以放開我了……。」

雪之下有些不知所措地說道，一色只好有點可惜地鬆開了手。十幾分鐘都被她抱著手臂的雪之下連忙朝我靠了過來，那樣子就像好不容易掙脫的貓咪一樣，說實在十分可愛。要不是這裡人太多，真想換我來抱抱她。好啦乖，沒事了沒事了！

「嗯——不過呀，聽起來真的有點複雜耶。」

一色嘴上雖然這麼說，但她的眼神卻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可是，這樣才有看頭！跨越數十年的謎團！超越世代的愛戀！挖到寶了啊學長！」

「我不是攝影社的，沒有這種感覺，真是抱歉啊。」

「咦？真沒勁——。」

不理會嚷嚷的一色，我向青海川姊妹說道：「總之，這些事情我想妳們也是第一次聽到，妳們有什麼想法嗎？」

青海川姊妹對看了一眼，青海川沉吟了幾秒。

「……我覺得外公他一定知道了，但為什麼他不肯說……。」

「外公就是這種人嘛。」

姬已露出苦笑，冬花也贊同地點了點頭。

「叔公他啊，就連骨折了也不會告訴家人呢。妳們還記得嗎？」

「記得，當時看到外公突然綁著三角巾，媽媽嚇的要死呢。外公卻說什麼『告訴你們也不會好的比較快，有必要嗎？』，真是受不了。」

青海川看著白板上整理出來的問題，不久後喃喃說道：「……這麼說起來，外公果然會德文啊。」

「咦？妳知道他會德文嗎？」

「——很久以前，外公在衛生局工作的朋友曾經來找他討論從國外進口的新藥。那時聽到外公和跟著一起來的外國人不知道在講什麼，聽起來也不像英文，後來上德文課的時候，才覺得那應該是德文才對。」

青海川接著略帶歉意地說道：「不過，很抱歉。我只想的到這件事。」

姬已拉了拉青海川的衣服，小聲地開口。「呐，姐姐，還是我們直接去問外公好了？」

「我不覺得他會回答……就連和他那麼熟的恂子婆婆都不知道了。」

「但龍造爺爺說不定知道，還是讓妳們一起去和龍造爺爺求情？也許他會講喔。」

我如此提議道，一色用鄙夷的眼神看向了。「呃……真是會耍這種小手段，很狡猾耶學長。」

「會嗎？我覺得這挺實際的啊……。」就像是如果被害人活著，直接問被害人兇手是誰不是最快嗎？比起還要把誰用麻醉針射倒還省時省力吧？

「不過，的確可以考慮。我想龍造先生應該也知道一些內情。」

雪之下想了一下後說道，冬花爽快地點頭。「啊，要問我爺爺是嗎？那簡單呀，我現在就問。」

「咦？欸？可以這樣嗎？」

「為什麼不行？你們等我一下喔。」

冬花拿起手機，直接打了電話，接通後，她用撒嬌般的甜蜜語氣說話了。

「喂～爺爺，好久不見呀，我好想你呢。兩天前才見過？沒有啦，人家過兩天就很想你了嘛，是呀～就是那麼在乎你啲～嗯嗯，沒錯。所以～要拜託你一件事啦～」

接著，冬花的語調瞬間變了。

「給我吧政里爺爺的事一五一十說出來，臭老頭！」

「……??」

我瞠目結舌地指著冬花並看向青海川，青海川小聲地說道：「不要在意，冬花姐都是這樣和叔公說話的……。」

「蝦米叫嘎《一們伊！丟洗們歸啊，伊某愛共才來們哩呀！公蝦米蕭 A 啦！」（什麼叫自己去問他！就是問過了他不要講才來問你啊！說什麼鬼話！）

「腔調太重了，完全聽不懂……。」

「嚴格來說，廣島腔比較偏關西腔，應該也不至於完全聽不懂。」

雪之下正經地說道，我於是問她：「那剛才冬花說了什麼？」

雪之下搖了搖頭。「……聽不懂。」

「……妳是講好玩的喔。」

（註：德島腔與日文的關係並不像中文和閩南話一樣，純粹是作者想打閩南話，不好意思）

吵了幾分鐘後，冬花才掛了電話。她對青海川姊妹吐了吐舌頭。「沒辦法，臭老頭一直說叔公肯說他才會說。」

「看來這次沒那麼好唬過去啊。」

我嘆了口氣，雖然確定了龍造爺爺知道些什麼，但他和石谷政里本人都沒有開口的意思，這感覺真悶，就像是半夜熟睡時突然覺得很難呼吸，醒來才發現是嚙米壓在胸口一樣。小笨貓，敢不敢去壓雪之下？

事情沒有什麼進展，冬花這時拍了拍手說道：「唉呀，不用那麼嚴肅啦。你們肚子餓了吧？時間也差不多了，來準備晚餐吧。」

「……啊，已經這個時間了啊。」

不知不覺，已經快要六點了。這間民宿的客廳沒有對外的窗戶，所以看不到外面。現在天色應該也已經暗了吧。

「好主意！肚子餓的話想不了事情嘛。」

一色很快地贊同，她興致勃勃地問道：「要吃什麼？德島的名產嗎？熊肉鍋？」

「那是秋田吧……。」

姬已弱弱地吐了槽，我倒是感到有點意外。熊肉鍋？一色原來想吃那種聽起來不怎麼女大學生的料理嗎？還以為她會比較喜歡網美愛拍的精緻料理來著。不過既然是自己開伙，那好像也沒有辦法。

冬花搖了搖手指，得意地說道：「不是熊肉鍋唷，不過的確是火鍋沒錯。今天要吃壽喜燒啦！」

「萬歲～！」

一色雀躍地歡呼，她怎麼今天看起來那麼 high？

「而且啊，今天除了豬和牛，還有我媽特地加碼的整隻阿波尾雞！大家趕快把肚子空出來吧。」

冬花用充滿活力的語調說道，但她的表情馬上黯淡了下來。

「……今晚開心一下，禮拜一又要繼續面試了……。」

「呃……。」

姬已經聲地對我們說道：「冬花姐今年大四了，但就活不是很順利……。」

（就活：指日本就業活動）

「嗚哇，真可怕……就活好可怕。不如說有關工作的一切都可怕。」

「你的話，不用擔心喔？」

雪之下壞心地嫣然一笑。「爸爸一定會跳過面試和筆試直接用你的，放心吧。」

聽到她的話，我頓時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講的這麼理所當然，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我是絕對不會去妳爸那邊的好嗎？」

「那可能要請你自己去和媽媽解釋了，畢竟她也說過要你畢業後務必為他們工作呢。不過對我來說都無所謂就是了。」

「……我會妥善處理的。」

我狼狽地回答。沒辦法，雖然我是真心不想在他們家工作。但到目前為止說實在也讓雪之下老爹幫了不少忙，如果他真要我去他那邊，我的確也拉不下臉斷然拒絕。人生好難，好想放個三個月的寒假好好地當個庶民喔……。

「總之，複雜的問題就放到晚飯之後吧！汐那和姬已可以來幫我的忙嗎？我要去倉庫找一下鍋子，妳們先去冰箱把食材拿出來退冰吧。」

「好呀。」

青海川姊妹乾脆地站起。一色舉手問道：「那我和學長他們要做什麼？」

「啊～你們可是客人喔？可以先休息啦。」

「沒關係，讓我們幫忙吧。」

雪之下微微地笑著說道：「我希望讓某人知道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呢。」

「聽到沒，一色？妳最好給我認真地好好幫忙喔？」

「嗚哇這個人拋鍋拋的真快真是受不了誰來好好講講他。」

一色一臉厭惡地看向我。好了啦一色，叫妳工作就去工作！

冬花想了想，她拉開抽屜的櫃檯，拿出了幾張鈔票放到桌上。「那麻煩你們幫忙買飲料可以嗎？這裡出去右轉再走一下就有超市了。」

「好的，要買什麼呢？」

「啤酒！」

冬花瞬間回答，看來這個漂亮大姊姊的壓力真的很大。

和一色與雪之下買了飲料回來後，青海川等人也差不多擺設完成了。客廳的桌子上擺滿了食材，電磁爐上的鍋子也冒著熱氣。要不是沒有客人，應該也不能這樣包場吧……旅情低迷真是太棒了，淡季萬歲！

冬花一看到我們回來，眼睛發亮地跑了過來。「謝謝你們！你們去坐著等吧，馬上就好。」

「那個，找錢……。」

「放櫃檯就好了，好啦好啦，把袋子給我吧。」

冬花一把將印有可愛貓咪圖案的環保袋拿走，從裡面拿出了一瓶啤酒，馬上開瓶喝了一大口。

「呼啊！活過來啦！」

冬花滿足地吐氣。天啊，好有既視感……這不就是工作到半夜才回來，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喝個啤酒再說的家父嗎？最可怕的是如果沒有酒了還會再出門去買，簡直就是現代人最強的合法毒品。希望我以後不要變成這樣。

「冬花姊，好像大叔……。」

姬已小聲地說道，一色頗有同感地點點頭。「就活好辛苦呢～不過還有很久，所以好像不太能想像。」

「唉唷？千萬不要這樣想，當初我也是這樣覺得，但一轉眼就大四囉？」

冬花哀淒地拍了拍一色的肩膀。「……妳總有一天也會像我一樣的，趁現在趕緊揮灑青春吧。」

「嗚哇，這個人怎麼有點像平塚老師……。」

一色皺著眉退開，我不禁笑了出來。

「……說真的，妳穿著 OL 套裝跑來跑去趕面試的樣子說實在也是挺好笑的。」

「我才不想那樣呢！人家預定嫁個有錢人繼續開心過日子。」

「那不就和我一樣？很好啊。」

「……就算結婚了，你也得工作的喔？」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不要告訴我這麼悲慘的事實！我的耳朵拒絕這種情報，如果生命的旅途中始終執著自由，那我就是執著不用工作。**PEACE！**

青海川這時拍了拍手。「水滾了，可以開始煮囉。大家來這裡坐吧。」

於是，我們便開始這頓來德島以後最豐盛的晚餐。大家一邊吃著火鍋一邊聊天，但我和雪之下大部分以聆聽居多。畢竟我和她都不是很擅長在這種聚會發言，尤其是還有一半的人不太熟悉。就像是突如其然被被媽叫去和長輩的朋友們吃飯一樣，實在是不知道有什麼好說的。

不過，因為大家的輩分差不多，也算是有一些能參與的話題。雖然都是和大學課程相關的就是了。沒錯，我就是如此認真向學的人。比起什麼誰和誰出去玩、誰和誰交往了還是誰快被當了，我對上過的課還比較有印象。因此麻煩請家裡那位雪某人不要再怪我不認真念書了好嗎？

眾人差不多吃飽後，我們著手收拾了餐具和碗筷。冬花在把鍋子收進倉庫時，我們便稍微討論了有關明天的安排。

「……那麼，明天你們有什麼打算？」

青海川因為剛才也喝了一點啤酒的關係，她的臉有點紅。講話好像又更慢了一點。
「如果還沒什麼想法的話，要不要先去一些你們想去的地方？」

「……想去的地方？」

我疑惑地重複她的話，一色低頭操作著單眼相機一邊說道：「意思應該是要我們去玩吧？難得來德島，前輩也不想只是待在民宿想事情吧？」

雪之下嘆了口氣。「雖然是這樣沒錯，但正事還沒做完的話……。」

「唉，這不是挺好的嗎？剛才待在這討論也沒什麼結果，不如出去邊玩邊想。」

我如此提議，雪之下斜眼看著我。「……你啊，倒是很樂觀呢。我們只剩下一天了喔？希望你可以提出更有建設性的方案。」

「雪之下同學真的很認真呢。」

青海川似乎感到很有趣地笑了，她接著說道：「但是，比起我外公的事，我更希望你們可以玩的開心。畢竟前者不一定能解決，但後者卻可以辦到。」

「我……我也覺得學長姐已經很厲害了，這些事情如果說給媽媽聽，她也會嚇一跳吧。」

姬已畏縮地說道：「不、不過當然，要是這件事能解決就太好了。」

雪之下聽到後有些苦惱地蹙起眉，最終她有些不甘地說道：「……早上的話，就先觀光吧。」

「哈哈，那太好了。」

青海川笑了笑。唔，沒想到雪之下還真的妥協了。這幾年她的確也算變了很多，要是對我也能變得溫柔一點就好了說。有人的願望明明是今天要比昨天更溫柔，這個人對我的嚴厲卻常常變本加厲，好想哭喔 Biblethump！

「那、要去哪？妳應該有想去的地方吧？」

雪之下想了想後說道：「德島的話……我一直很想去大塚美術館還有參訪常樂寺和國分寺，有機會也想看看鳴門漩渦。」

「呃，人文、歷史和風景？」

一色小聲地說道：「雪乃學姊的興趣怎麼那麼老成……。」

雪之下聽到後，她不悅地挑起眉。「人類的文化和軌跡可是很有趣的。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句話妳應該聽過吧？」

「聽過是聽過……可是這哪裡有趣了？」

「唉呀？妳不懂嗎？」

雪之下露出柔和的微笑。

「可以知道怎麼確實的、系統性的毀滅對手，不是很有趣嗎？」

「對不起是我錯了雪乃學姊請不要生氣」

「一色，不用那麼怕……她沒生氣。」

我對飛快地躲到我身後的一色說道：「這只是她平常就會說的話而已，再說她要是真的生氣了，妳根本沒辦法這樣躲啦。」

「為、為什麼……？」

「因為我會下跪，妳無處可躲。」

「……你們平時到底怎麼相處的？」青海川驚訝地開口。說啥呢，就如同妳所見的這樣呀？盡量不要讓她生氣，真沒辦法就下跪，很單純吧？

姬已在這場鬧劇中默默地小聲說道：「那個……要去那些地方的話，離這裡最近的是常樂寺和國分寺，明早要不要就先去那裡？」

「好！去！我也對常分寺和國樂寺感興趣很久了呢！」

「一色同學，妳把名字說反了……。」

雪之下無奈地嘆氣，妳看妳看，嚇到人家了啦！還不趕快把一色用毛毯捲起來再給她點熱牛奶，不然她等等就會躲到沙發後面唷？

這時，冬花回來了。她一手拿著啤酒罐一邊說道：「怎麼了？你們剛才在說什麼？」

「在討論明天要去的地方，雪之下同學說想去國分寺和常樂寺。」

「啊！那不錯呀，下午要去哪？」

「下午沒意外的話，會繼續辦正事。」

雪之下正色說道，冬花搔了搔頭。「啊——對，這麼說起來，你們不是來觀光的來著……。」

「妳居然忘記了……。」

「唉呀，真是感謝妳啦。等等妳也會繼續想那些問題對不對？」

冬花神秘地笑了。「那麼剛好，有不錯的環境讓妳好好想唷。」

雪之下疑惑地側過頭，冬花拍了拍青海川的肩膀。「很久沒看到汐那了，我想是時候了呢。」

「冬花姐……該不會想要那個吧？」

青海川苦笑著說道：「有別人在，我會不好意思。」

「唉呀，那就請她們離席也可以，反正我是要啦！」

「……妳們在說什麼？」

怎麼聽起來色色的，害我有那麼點興趣，就算我不能參與，至少開放參觀可以嗎？

冬花得意地輕笑，她按著青海川的肩膀說道：「我不是說過嗎？汐那可是高手唷。」

「……啊，好像說過她很會彈吉他對吧？」

我想起了冬花之前說的話。青海川看起來有點害臊，她嘆了口氣。「……妳真是多嘴。」

「抱歉呢，但妳是真的很厲害呀。」冬花嘴上道歉，但語氣完全沒有歉意。她繼續說道：「所以呀，每次汐那回來，我都會向她點歌然後喝啤酒。唉呀～真的是一大享受呀。」

「聽起來不錯呢，就像《挪威的森林》。」

「不過直子喝的是紅酒就是了。」

「前輩們又在說很難懂的話……。」

一色小聲地碎碎念，妳居然沒看過村上○樹？罰妳去把尋○冒險記看三遍。至於舞○舞比較長，看兩遍就好。記得要寫心得報告喔！

青海川苦笑著說道：「不過，我也沒有冬花姐說的那麼厲害。三位要聽我是不反對，但我不一定會彈你們想聽的曲子。」

「我要聽！啊，對了，可以拍照嗎？還有還有，如果拍的好看的話，可以讓我用在展覽上嗎？」

「啊，是姬已提過的那個社團展覽嗎？我是沒關係……。」

「太好了！吉他美女題材 GET！！」

「……對喔，還有姊姊可以拍，我怎麼就沒想到呢。」

一色興奮地握住拳頭，姬已則恍然大悟般地喃喃說道。這小妮子很會見縫插針喔？到底是誰教她的？給我站出來，我保證不打你。

我看向雪之下，她點了點頭。「聽起來很有趣呢，請讓我們一起聽吧。」

「那麼，麻煩十五分鐘左右再來客廳吧。我需要準備一下。」

青海川轉頭向冬花說道：「那冬花姐，幫我換弦，然後幫我調音。」

「咦！？為什麼？」

「又不是我說要彈的。」

青海川若無其事地回應，嗚哇，這個人也是很有一套耶！

冬花也只能答應。於是除了青海川和冬花的人便先回到了通舖，一色她們今晚是住別的房間，但也跟著過來了。

一色不知何時理所當然地坐在通舖中央的桌子旁喝著我倒給她的紅茶，她愜意地說道：「唔～這裡也好久沒來了呢。」

「妳說去年暑假來過是吧？那時青海川也有彈吉他嗎？」

「沒有耶，汐那前輩去年回德島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

姬已在一旁輕笑著說道：「那伊呂波可以期待一下唷，姐姐彈吉他的時候真的很帥呢。」

「青海川是什麼時候開始學吉他的？」

「姐姐嗎？她國小就開始學了，現在也有參加古典吉他社……啊，不過這個學長應該知道才對。」

「……。」

我尷尬地別過頭，一色大大地嘆了口氣。

「果然不知道的樣子嘛，不過既然是學長……那也不意外啦。」

「如果我沒記錯，這個人這禮拜是第一次和青海川同學說話呢。」

「這種事妳居然是說『沒記錯』而不是『沒猜錯』，說真的有點可怕喔？」也就是說，妳會去記我和誰說過話嗎？拜託不要這樣真的好嚇人。雖然我也會把誰（男性）和小町說過話記下來就是了，如果有人重複超過五次……哥哥的愛（球棒）就會在牛棚暖身唷☆

閒聊了一陣子後，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便再度移動回到客廳。這才發現客廳的家具移動了位置，沙發改為並排擺放著，小沙發則是放到了前方面對著沙發。客廳也只留下照著小沙發的燈，儼然變成了一個迷你的演奏場地。

而青海川就坐在小沙發上，她將頭髮綁成了馬尾，正在一邊撥著琴弦一邊調音。冬花則坐在她的對面。後者一看到我們便笑著說道：「汐那說請盡量不要點平成十二年（西元兩千年）之後的歌哟。」

一色的表情瞬間僵硬了。「咦？可是人家也不知道在那之前有什麼歌耶。」

「妳可以點哆啦●夢的片頭曲啊。」

「那也太無聊了吧！人家想——」

一色正打算出口反駁時，青海川居然真的彈起了哆●A 夢的主題曲。哇，還真的是可以點歌的耶！太有趣了吧！這種事那種事，要是能辦到的話該有多好——欸，那就用日幣！

因為曲子很短，青海川一下就彈完了。大家不禁鼓掌了起來，尤其是我拍的特別大聲。青海川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這個好懷念呢，忍不住就真的彈了。」

「我要點我要點！我我我！」

我興奮地舉手，青海川有些驚訝地看向我。「嗯……比企谷同學？你想聽什麼？」

「是的！我要聽光之○少女——唉唷好痛好痛好痛……。」

雪之下在椅背後方用力擰了我的大腿，幹嘛啦！妳對神作光美有什麼意見！雪之下接著溫和地對青海川笑了笑。「不好意思，他有點分不清場合。請冬花先點吧。」

「是、是嗎？好的。」

接著，雪之下低聲向我說道：「……你在做什麼蠢事？」

「我就好奇嘛，妳難道就不會想聽聽看用吉他彈的 **Happy Go L○cky** 嗎？」

（註：指『**Happy Go Lucky！ドキドキ！プリキュア**』，第八代光之美少女的主題曲）

「不會，而且那不是重點。」

雪之下輕輕嘆氣。「……青海川同學不是說過不要點平成十二年以後的歌嗎？光○美少女最早也是平成十六年了。」

「欸、呃，是這樣嗎？抱歉。」原來這才是重點嗎？看來我對光美的愛還不夠深，只好再惡補個幾個下午了。

在我們低聲交談時，青海川已經開始彈起別的曲子了。冬花笑吟吟地喝著啤酒，很享受似地聽著。曲子聽起來很耳熟，但我一時也想不起來是哪一首。可以明顯

聽得出來青海川彈的很好就是了，原來我同學有這種技能啊……不過我也沒有特別佩服的感覺，畢竟身邊已經常駐一個超規格的人了。

青海川結束演奏後，在我們想拍手前苦笑著阻止了我們。「不用這樣啦，我會更不好意思。」

「啊——好棒喔，我說汐那，乾脆就留在德島吧？姊姊我需要妳呢。」

「冬花姊需要的應該是好好準備履歷吧。」

「嗚……！」

冬花受到了致命一擊，瞬間再度萎靡了下去。我偷偷地問了雪之下。「……話說，剛才那首是什麼？」

雪之下很快地回答：「是老鷹樂團的加州旅館，演奏曲的版本。」

「啊～難怪我想說很耳熟。」

「青海川同學非常厲害呢，和弦換的很熟練，節奏也掌握的很好。聽的出來功力深厚。」

「嗯、嗯，我也覺得。」我懂啦我懂啦，簡單來說就是厲害到和弦會感謝她那種程度對吧？但聽起來會惹上大麻煩所以不說了，拜託！你當我們和弦是塑膠嗎！？

一色陶醉地喃喃說著「很好——我有預感這可以得獎！」，姬已則是和她一起看著剛才拍的照片。青海川於是看向了雪之下。

「……雪之下同學，有想聽的嗎？啊……當然，太難的我也不會。」

雪之下想了一下後說道：「……巴哈的第四號魯特琴組曲前奏曲。」

「妳怎麼馬上說了一個聽起來就是太難的曲子啊？」

「好呀，不過讓我回想一下喔。」

「居然還可以……。 」難道那首是音樂人共通的基本款嗎？

青海川撥著弦說道：「不過，既然會聽巴哈……雪之下同學應該會彈鋼琴吧？畢竟指甲剪的很乾淨，手形又很漂亮呢。」

「……也不是每天彈就是了。」

雪之下淡淡地回應。這倒是真的，雖然她喜歡彈鋼琴，但在目前住的地方沒有位置放，所以只有在她回老家的時候才會彈。

幾秒後，青海川便開始彈起了雪之下要的曲子。

這首曲子十分輕快，雖然在中間也有改變曲調，整體而言還是非常的連貫而悠揚。就連我這麼沒有藝術天份的人聽起來心情都愉快起來了，想必是一首普羅大眾都能享受的樂曲吧。

演奏結束後，儘管青海川要我們不要鼓掌，我們還是拍手了。

青海川輕輕吐了舌頭。「……其實我有彈錯的地方，雪之下同學應該有聽出來。」

「我認為那個錯誤瑕不掩瑜，是很出色的演奏。」

雪之下一邊拍手一邊率直地說道。以她的個性而言，這算是十分高級的讚美了。真羨慕，希望她哪天也能這樣誇讚我。明明八幡我……每天也都很努力啊……！大概……！

這時，一色悄悄地向我問道：「……學長，我覺得這首和前一首有點像耶。兩個是同個作曲家嗎？」

「完全不是好嗎？一個是老鷹樂團，一個是巴哈。兩個差了兩百多年吧。」

「咦——？」

一色閉起眼睛，頗有感觸地說道：「雖然好聽是好聽，但人家不太懂就是了……雖然我也沒興趣了解啦。」

「就算兩首曲子各自砍半再互組起來，妳也聽不出來吧……。」

「咦，那不就等於是兩首新歌了嗎？」

我和一色交換著這些無所謂的話語，但雪之下卻像是突然沒電一般停下了動作。

「……。」

「……怎麼了？」

雪之下轉頭看向我，她沉默了幾秒然後才搖了搖頭並有些悔恨地說道：

「……好像突然想到了什麼，但看到你的臉就忘記了。」

「有這種事……。」原來我的臉有這種功能？我都不知道。下次考試我還不去講台寫，讓大家看到我之後把答案忘掉，我就能輕鬆過了。哇！我是天才吧！這就是我要的 **bloodtrail**！

在這之後，冬花和姬已又點了幾首，不知不覺已經九點多了。由於光線昏暗，在八點半左右雪之下就已經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因為她的睡臉看起來很可愛，所以我們也沒有叫醒她。

直到彈完一首叫做史卡博羅市集(**Scarborough Fair**)的曲子後，青海川才停下並說道：「時間也差不多了吧？讓雪之下同學他們去休息吧。」

「啊，都這個時間了啊……。」

冬花有些寂寞地說道：「……下次能聽到汐那彈吉他，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呢。」

「就算妳這樣說，今天也不會再彈了。」

我看向一色，雖然從頭到尾她的相機都按個不停，但她似乎也沒那麼有精神了，姬已倒是看起來仍然神采奕奕。

我盡可能小聲地向眾人說道：「……那我就先帶雪乃回去了。」

「好的，謝謝你們願意來陪我和冬花姊。」

「妳幹嘛謝我？完全是我賺到吧，這種事情平時是要付錢的啊。」

「我就當做你在誇我吧。」

青海川噗哧地笑了出來。「不過，如果你不想吵醒那位公主殿下……那要怎麼帶她回去？」

「哼哼，不難啦。」

我於是稍微搖了一下雪之下。「喂，雪乃。」

「……？」

雪之下微微張開眼，睡眼朦朧地看向我。嗯——根據長久的經驗來看，這是她熟睡時被叫醒的樣子，但如果還沒洗澡，她會在大概十幾分鐘後自己醒來。這時就不要勉強叫她好了。

我接著簡短地說道：「要回去囉？」

「……嗯。」

雪之下輕聲回應後便繼續閉上了眼。我緩緩地將她抱起，一手撐住膝蓋下方，一手抱住她的肩膀。並讓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膀上。這個最累的是因為動作要很慢，對腰來說不太友善。不過還好雪之下很輕，做個幾次後倒也不是那麼困難。

「我先帶她回去，等等會回來幫妳們把場地復原……呃，為什麼要這樣看我？」

話都還沒說完，我就感到一股股莫名刺人的視線。一色用對待罪人般的語氣說道：「嗚——哇——真熟練……學長什麼時候會這種小白臉一樣的技巧的？」

「沒想到會在現實看到公主抱呢……。」

「……好浪漫喔，有點羨慕。」

「真好吶，我男朋友怎麼就沒這樣對我過……啊！是體重嗎？如果我再瘦個十公斤就有機會了吧？」

原來是對這個有意見……我嘆了口氣，為了不吵醒雪之下而用氣音回應。「……這個動作，實際上很累喔？完全不符合人體力學，對腰又很傷。並不是什麼浪漫的事。」

「但你還是做了不是嗎？」

青海川在我反駁後笑著說道，一色則也狡猾地笑了。「學長在這種時候也是挺可靠的嘛？雪乃學姊真好吶，被愛著呢——。」

「是是是，那為了愛我的腰，我就先回去了……。」

「啊，學長害羞了。」

「不要說出來！」我也知道我臉紅了，但讓我裝帥到最後是會怎樣！

總之，讓雪之下躺回床上並出去幫忙家具歸位後，雪之下也還沒醒來。我於是便先去洗澡，洗好時，雪之下也如預期一般醒了。

雪之下跪坐在床鋪上，看到我後，她小聲地說道：「……對不起，中間就睡著了。」

「沒辦法吧？畢竟有些曲子聽起來很好睡嘛。」

「雖然是那樣沒錯，但還是得向青海川同學道歉才行。」

雪之下接著微微偏過頭問道：「那個……是你帶我回來的吧？」

我一邊將舊衣服收回行李箱一邊隨口回答道：「啊——對啊，怎麼了，再次愛上我了嗎？」

「……不用再次。」

「啊？什麼？」

因為沒聽清楚，我轉頭看向雪之下。她稍微地側著頭，漆黑的髮絲如瀑布般垂下。雪之下如人偶般端正的五官上略帶著紅暈，就像湖泊一樣深邃的灰色瞳孔中閃爍著內斂的光芒。

我不禁楞了一下，雪之下用細微卻清晰的語調說道：「……不用再次，我一直都……。」

沒有選擇把話說完，眼前的少女溫柔地笑了。

那是我再也熟悉不過的，時而對之憧憬、時而想要逃避、時而對其渴望又時而令人心悸的笑容。

彷彿傳達了千言萬語，卻也彷彿一個字都沒透露一般。

然而，不管是哪一種，我都能充分感受到她的想法。

……我按住了額頭。

「……抱歉，雪乃。雖然妳應該是因為剛睡醒才會說這種話，但我忍不住了。」

「……啊。」

我一把抱住雪之下，她纖細的身軀十分柔軟，透過衣物也能感受到的溫熱也確實傳達了過來。雪之下雖然一開始有些僵硬，但很快地放鬆了身體並靠在我身上。她有些害臊地低聲說道：「……八幡，我還沒洗澡……。」

「……我沒有要幹嘛啦，單純想這樣做。」

「可、可是，身上有味道……。」

「什麼味道？」

我聞了聞她的脖子。「沒什麼特別的啊，倒不如說只有香味。」

「不……不要聞好嗎？這樣很變態。」

「我只是想驗證一下啦，驗證很重要吧。」

接著，我便打算放開手。「……那先這樣吧，妳早點洗澡休息。」

雪之下卻輕輕抓住了我的衣服，她微弱地說道：「那個……再這樣一下……不行嗎？」

我瞬間受到了十二萬分的打擊，啊——這個人真的很犯規耶！到底為什麼可以突然那麼可愛啊？受不了、說真的受不了。我的心臟都已經被妳弄得小鹿像是嗑藥一樣亂撞了，居然還再給我來這招。真的麻煩的要命卻也可愛的要死。我用盡全部的理智壓住自己想立刻把她壓在被褥上的慾望，淡淡地說道：「……唉，也不是不行。」

「……呵呵。」

雪之下滿足地笑了。她像是撒嬌的小貓一樣用額頭我的胸口輕輕磨蹭。我刻意無奈地嘆了口氣。

「……只、只能一下下喔。」

「我知道，所以……讓我再待著一下。」

雪之下低聲說道，隨著她開口，我便能感受到她身體輕微的顫抖。我伸手抱住她的肩膀。雪之下抬頭看著我，濕潤的瞳孔中閃爍著我的身影。她的身體僵硬了一下，接著便有些緊張地閉上眼。好吧……這時能做的好像只剩一件事了——

……這時，通鋪的拉門卻打開了。

「學長——這個發票是你的吧？掉在浴室了喔呃呃呃……。」

一色原本很有精神的聲音在看到我們的姿勢後瞬間變得口齒不清，她很快地閉上了嘴，用異常拘謹的動作將發票放在地上，隨即像機器人一樣退出房間並拉上拉門。

「……。」

「我什麼都沒看見我什麼都沒有聽到我是塌塌米請不要在意我」

一色用念稿般沒有起伏的語氣在拉門外制式化地說道。雪之下連忙離開了我，白皙的臉龐透露著紅暈。她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有些惱怒地說道：「……得教那孩子進房間前要先敲門。」

「這是拉門耶，是要敲什麼……。」應該是要先在外面喊一聲才對吧？

總之，之後雪之下便準備了衣物並去洗澡。在她回來後，我比了比她的手機。「剛才妳的手機響了。」

「是嗎？我看一下。」

雪之下打開手機，接著她的耳根慢慢地變紅了，臉色也變得不太對勁。我皺著眉頭問道：「……啥事？」

她無言地將手機遞給我，上面顯示著青海川發來的訊息。

『不好意思打擾了，我想提醒一下雪之下同學。你們住的那間通鋪隔音效果沒有很好。雖然安排你們住那一間是冬花姊的不對，但還是希望兩位如果要做什麼的話請務必注意。』

「……一色那個傢伙。」

一色妳這麼北阿……明天我要狠狠 D 懲罰她，狠狠～D 那種。就先從破壞她照相的構圖開始好了，我要在她拍每一張照片的時候朝畫面裡扔石頭，一邊大喊「AAAAA」！八幡一打四！太爽啦！還敢拍照啊，一色！

「我、我們本來也沒有要做什麼的打算……青海川同學多心了。」

雪之下咳了一聲後正經地說道，我點了點頭。

「是啊，妳也累了。早點休息吧。」

「……還真的沒打算呀。」

「欸？妳說什麼？」

雪之下囁嚅著，我因為沒聽清楚而反問。雪之下不知為何有些慌張，她狼狽地回應：

「沒、沒什麼……那我們先就寢吧。晚安。」

「喔，好……晚安。」

於是，我們在德島的第二天便如此結束了。

……總覺得好像有點可惜，我是不是不知不覺中錯過了什麼？

隔天，我們大概六點半便醒來了。盥洗過後，雪之下看了看冰箱。因為食材夠便幫所有人做了早餐。在她煎蛋時，青海川姊妹進了廚房。

「雪之下同學，早安。」

「前輩早……呼啊……。」

「兩位早。」

雪之下簡短地回應。比起青海川，姬已看起來還是有些睡眼惺忪。青海川看到因為被嫌礙事而被趕到一旁看雜誌的我後惡作劇地笑了。

「早呀，比企谷同學。昨晚過得很愉快吧（ゆうべはお楽しみでしたね）？」

「……妳是哪來的旅店老闆？」

我無言地指了指桌旁的椅子。「等一下吧，早餐快好了。」

「咦？有我們的份嗎？」

「那怎麼好意思……。」

「為了感謝妳昨晚的音樂，這不算什麼。」

雪之下說完之後將瓦斯爐關上，她將先做好的份端到桌上。「……請用吧。」

「謝謝。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盤子上放著法式吐司、荷包蛋和培根。青海川吃了口吐司，她接著露出驚訝的表情。

「……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姬已也摀著嘴瞪大了眼睛，雪之下則平淡地道謝。「謝謝，一色同學起床了嗎？」

「還沒，那孩子還在睡……話說雪之下同學連料理都那麼擅長呀。」

「只要照著正確的步驟，這種程度誰都做的出來。」

雪之下百般聊賴地回答，接著便很普通地吃起了自己那份早餐。她應該當真不覺得這有什麼好誇的吧……但我還是覺得她的料理真的很好吃就是了，更進一步來說，要不是吃的到她做的早餐，我就喪失了七成早起的理由。果然美食是可以改變習慣的，大家也要早睡早起吃早餐唷！

「……對了，今天要讓我開車嗎？」

我一邊切培根一邊問道，雪之下停下了刀叉並想了想。「我沒意見……畢竟你昨天開起來也沒什麼大問題。」

「啊，這點不要擔心，接下來都讓我開就好。」

青海川說道，她淡淡地笑了笑。「這邊的路我還算熟悉，交給我吧。」

「是嗎？謝啦。」

「……那就麻煩妳了。」

在我們敲定本日的司機時，一色也起床了。她一邊打哈欠一邊走進了廚房。「哈啊……早安呀。明明是假日，你們怎麼都那麼早起……。」

「昨天還算早睡吧，今早起床沒什麼掙扎。倒是妳不是昨天和我們差不多時間睡嗎？」

「昨天和姬已挑照片挑到很晚啦……咦，桌上的那一份該不會是我的吧？」

「毫無疑問，吃吧。」

「哇～謝謝雪乃學姊！我最喜歡雪乃學姊了！」

「……我、我沒有說是我做的吧……。」

雪之下為了掩飾害臊而用微弱的語氣反駁。但一色歪著頭回應了。

「如果是青海川前輩或是姬已做的，學長不會這麼囂張地叫我吃嘛。但學長又做不出看起來那麼完美的法式吐司，所以一定是雪乃學姊做的沒錯。」

「這傢伙就在這些不必要的地方特別機靈……。」不過，雖然她常常看起來敷衍又隨便，我和雪之下也都知道一色其實骨子裡聰明得很就是了。

一色拿起了刀叉，一臉開心地準備開吃。但她又突然說道：「對了，還有一個人吧？要不要叫她起來呀？」

「冬花姊如果有喝酒，隔天都會比較晚起床。她今天也不會和我們一起走，我認為不用管她。」

青海川輕鬆地回應，姬已也點了點頭。她一本正經地說道：「不要緊……我會把她的那份用保鮮膜包起來，上面註明出自雪之下前輩。」

「……請不要這樣。」

雪之下悶悶地回應，的確，那聽起來實在是有點好笑，要不要順便貼個遮臉的照片在旁邊加強真實感？就標榜是現役女大生的手作早餐，感覺放在便利商店賣的話一定會熱銷。天啊……我該不會真的是天才吧？

吃完早餐後，我們便準備出發。

我將車鑰匙先交給了青海川，在她出去開車時，我看到一色站在客廳，似乎正打量著什麼。走到旁邊一看，原來是在看昨天青海川彈過的吉他。

「……妳該不會突然想學了吧？」

我在她身後出了聲，一色連忙轉過身。「嗚哇，不要突然出現在我後面！小心被我做掉喔！」

「妳是哪來的殺手……。」

我無力地吐槽，一色俏皮地笑了笑。她轉頭指著吉他說道：「沒有啦，我只是在想，那把吉他和我之前看過的不太一樣而已。」

「……這把是古典吉他。」

在我身旁的雪之下回答了。她解釋道：「比起民謠吉他，這種吉他的琴頸比較寬，使用的弦也不太一樣。」

「……啊，真的，好像有幾條弦不是金屬呢。」

「那是尼龍弦，彈出來的音色會比較柔和。」

雪之下很快地解答，不愧是雪基百科，今天一樣發揮了十分實用的功能。

「對了，那如果把尼龍弦裝到民謠吉他上，不就變成另一種吉他了嗎？」

「嗯——不過琴頸不一樣寬的話，彈出來的聲音也會不一樣吧？」

「調過音不是都一樣……呃，雪之下，怎麼了？」

雪之下不知為何，突然站著不動了。我在她眼前揮了揮手。喂？哈囉？有人在家嗎？系統停止運作？工作管理員？**Ctrl+alt+delete**？**ALT+F4** 沒有用？說啥呢！你才沒用！

「……兩首曲子砍半互組。」

雪之下突然低聲說道，她完全沒有理會我，只是一個勁地自言自語。「互組以後，變成兩首新曲……換了厄龍弦、就是另一種吉他……。」

「……學長，雪乃學姊的樣子怪怪的耶。」

「……想到了吧。」

「什麼？」

我看著雪之下並說道：「她應該發現什麼了。」

「肢解、破壞、用別的形式重生……德文、薊花、她的一切……也就是說……對了，那個 H 原來是……。」

雪之下再度沉默了幾秒，接著她猛然抬起了頭。

「……八幡。」

「嗯，我在聽。」

「上車吧，我找到答案了。」

雪之下雪乃露出這幾天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我十分熟悉的自信笑容。

「——去挖出這件事的終點吧。」

「……先去羅伊亞書店？為什麼？」

青海川在駕駛座上楞楞地問道，在副駕駛座上的姬已也一臉疑惑。

「……我知道了，蒔苗女士訊息的意思。」

雪之下說道，她坐在後座的中間，左右則是我和一色。青海川和姬已馬上異口同聲地發出「咦、咦？」的聲音。一色也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怎、怎麼突然就想到了？」

「請先開車吧。我會解釋的。」

青海川依言發動了車子，雪之下於是開口說道：

「……其實應該要更早就發現才對，但我太在意蒔苗女士在畫框後面的訊息了。我總認為那個應該別有含意，可是……那的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這就是我的一切』……？」

我皺著眉說道：「但光看這句話，根本看不出什麼啊。」

「的確如此，但我們不能單看這句話。」

雪之下侃侃地說道：「從頭開始想吧。檸野蒔苗留下這些訊息的用意是什麼呢？幾川婆婆認為，那是她對眾人留下的最後的惡作劇。但其實根本來說，這訊息是為了讓他人能夠依循線索，最終找到檸野蒔苗的真意。也就是說……這其實就是一個要找到『她』的遊戲。」

「『她』……是誰？」

「還會有別人嗎？當然就是檸野蒔苗本人。」

雪之下微微地笑了笑。「而訊息一開始就挑明了，『唯有察覺者能擁抱我的祕密』，也就是說在這個遊戲裡，越察覺出別的線索的人，就越有機會勝出。」

她繼續說道：「其實……很明顯，因為她確實設下了層層濾網，讓想找尋答案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退出遊戲。一開始的『I don' t love you』讓她的家人誤以為那便是她的真意，於是滿意地退出。接下來的『這就是我的一切』，讓龍造爺爺以及幾川婆婆不得已地退出。最終……只有察覺到一切的石谷政里能夠到達終點，全部都是設計好的。」

「所以，畫框後面的那句……應該怎麼看？」

「很單純。透過四行詩的藏頭，得到了羅伊亞書店。透過書店閣樓窗簾的訊息，得到了『I don' t love you』，但那是用來矇騙的訊息，可以不必理會。透過信封袋則是得到『Under the dr neino』，透過『Under the dr neino』，最終得到了『這就是我的一切』。也就是說……。」

雪之下淡淡地說出驚人的話語。「……『Under the dr neino』才是檉野蒔苗最終想傳達的訊息。那就是『她』了，那句話……便是她想傳達的全部。」

「可、可是……前輩不是說過，在畫像下面除了那句話什麼都沒有嗎？」

一色有些緊張地提問。雪之下點了點頭並說道：「沒錯，光是找尋畫像周遭，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這時候，四行詩的第三句使用的到了。」

「『……我為了翱翔於空肢解自己』。」

青海川喃喃說道，雪之下從她的包包裡拿出一張超市的廣告單並翻到了空白的背面。

「那句訊息是這樣的——『Under te dr neino』，少了的 H 則是另外寫在紙袋裡面。」

雪之下拿著筆，一邊書寫一邊說道：「先排除掉 H 這個字母。這整句話如果便是檉野蒔苗真正想傳達的、如果這句話便是她的一切，也就是說……這句話就代表著『她』，也就是詩中所說的『我』。」

寫完後，雪之下將整句話圈了起來。「……所以，要肢解的，其實就是這句話。」

「……原來如此，拆開然後重組嗎？可是就算把那句重組也組不出什麼別的句子

吧？」

我終於理解了雪之下的意思，一色則是似乎已經放棄了思考。她的表情催促著雪之下繼續解釋。雪之下這時向突然我問道：「……八幡，你還記得薊花是怎麼樣的花嗎？」

「記得，旁邊都是刺的花，對吧？」

「簡單來說，是荊棘。」

雪之下用平靜的表情接著說道：「荊棘的德文是 **dornen**，而如果把那句話拆開再重組，可以拼出這個句子。」

她在紙上流暢地寫了這樣的句子：

「『**Unter die dornen**』——這是一句德文，翻成日文後，意思就是『在荊棘之下』。而這句話裡面是沒有 **H** 這個字母的，所以檸檬野苗將 **H** 另外寫在信封袋內，意義即是這個字母不用納入『她』裡面。」

車內頓時陷入沉默，幾秒後，我嘆了一口氣。

「……好酷，原來政里爺爺用德文問妳就是要暗示這個啊？」

「嗯……不過，其實早就有跡可尋了。幾川婆婆曾說過，他們很早就買了一本明明看起來都是英文字母，她卻完全看不懂的字典。我想那就是德日字典。雖然那時候選擇去德國留學是個奇怪的決定，但這樣想還是最合理。」

「……好吧。雖然我是懂妳的意思了，不過我們現在要去哪裡找荊棘啊？」

「啊，原來如此……所以才說要去羅伊亞啊。」

青海川恍然大悟般地突然說道，雪之下點了點頭。

「你忘記了嗎？檸檬野苗醫師曾經說過，在羅伊亞書店的附近，有個小山坡，山坡上面種著一棵很大的刺槐樹。」

「……我就先問了，刺槐樹聽起來也很像……。」

「你想的沒錯，刺槐樹也有刺。簡單來說……就是荊棘。而幾川婆婆說過，蔣苗女士和石谷先生曾帶她去書店附近的山坡玩，檸野日音醫師也提到那個山坡是蔣苗女士小時候常去的地方。一切……都連起來了。」

車子逐漸慢下，最終在羅伊亞書店的斜對面停了下來。雪之下這時也平淡地下了結論。

「……『**Unter die dornen**』，終點……就在刺槐樹下。」

在青海川的帶領下，我們很快地到達了那棵刺槐樹前方。仔細一看，確實是一棵大樹，樹幹和樹枝上長滿了刺，上面依稀結著白色的花朵。花瓣在陽光之下隨風搖曳著。一色眯細了眼，無言地用相機拍了照。

而我則拿著鏟子（順帶一提，是青海川向幾川婆婆的孫女，也就是書店的店員借的），和雪之下與青海川姊妹在樹下找尋著線索。

「……找看起來被挖過的地方。」

雪之下一邊在樹旁繞圈子一邊說道：「考慮當時的情況，蔣苗女士應該是用埋的。不過，畢竟已經很久了，或許會有點困難……。」

「啊，這裡看起來有點問題喔？要不就挖這裡吧。」

「……比企谷同學，那只是狗的腳印。」

青海川冷靜地阻止了我，我當然知道啦！這只是千葉式裝傻罷了，出自千葉，必屬優質。希望妳可以也同樣優質地吐槽我。

「不過，都那麼久了……還會有什麼留下來嗎？」

雪之下對我的問題搖了搖頭。「不曉得，但也只能先找了。」

不過，就在我們好不容易選定了一處，準備要開始挖掘時，青海川的手機便響了。

她拿起一看，驚訝地說道：「是外公……。」

「……政里爺爺？」

青海川僵硬地點頭，她打開擴音功能並接起了電話。「喂？外公嗎？什麼事……」

「——不用挖了，那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電話中，石谷政里沒有任何一句招呼，直接便如此說道。

在場的人都瞪大了眼，青海川也露出難得一見的慌張神情。

「咦、咦？您怎麼知道我們在……。」

「恂子打電話給我說你們借了鏟子。我就知道你們想做什麼了。不過……那不是重點。」

石谷爺爺用蒼老且平靜的聲音說道：

「……不要白費力氣了。來我這裡吧，我答應把一切都告訴你們。」

說完以後，他便掛上了電話。

眾人面面相覷，不久後，我無力地開口了。

「……我說啊，鏟子是不是白借了？」

「麻煩學長等等拿回去還唷。」

一色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可惡，我就知道！

歸還鏟子後，我們便依言再次來到了石谷政里的住處。他已經站在門前等待我們了，一看到我們，石谷爺爺便一言不發地開著門並自顧自地走進了屋內。

「……怎麼辦？」

「跟著進去吧。」

雪之下毫不猶豫地回應。我們依序走進了客廳，桌旁已經擺好了和人數相同的坐墊。奇怪，他怎麼知道還有一色？

石谷爺爺就像一尊老舊的石像一般沉靜地跪坐在桌前。在我們都坐下後，我首先開了口。

「……為什麼您願意說了呢？」

「因為你們已經通過了。」

石谷爺爺平靜地回應。「雖然我沒有打算把往事告訴外孫女，遑論是其他外人。但既然你們已經到達終點了，我想……仍讓你們一無所獲是不公平的。」

「您果然已經將樹下的事物（もの）取走了嗎？」

雪之下不卑不亢地問道，石谷爺爺點了點頭。「很早就拿走了。」

「外公……。」

青海川低聲說道，她垂著頭，難以窺探她的表情。「……以前沒有試著了解您，是我們的不對。但是……我和姬已還有媽媽，都真的很想知道您究竟曾經失去了什麼，又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將媽媽和阿姨撫養長大的。」

「……我和姐姐一樣。」

姬已緩慢且堅定地說道：「請……告訴我們吧，外公以前的事。」

「我明白，我正是為此而讓你們過來的。」

石谷爺爺毫不動搖地回答。他微微眯著眼看向庭院。

「……儘早說完，讓你們早點離開吧。」

「……我和蔣苗從小就認識了。要說是在幾歲的時候認識也早已記不清。但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見面的地方是在你們剛才去過的山坡。那時我在觀察昆蟲，她則是突然把我整個人撞進草叢。」

「……欸？」

一色發出呆呆的聲音。石谷爺爺停頓了一下後繼續說道：「她當時在逃離保母的追趕，所以沒有注意到我。甚至還把我正在觀察的蟲壓死了。」

「……呃。」

「當然，她並不是故意的。我當時也看得出來，因此在她事後向我道歉時，我並沒有對她生氣。她稍後問的問題，我也簡單地回答後便走了。」

「她當時問了什麼呢？」

「就我的記憶，她問的是『你在這裡做什麼？』，而我回答的是『竹節蟲』。」

「……真是怪人。」

一色忍不住嘀咕，喂，別講出來！正當我內心如此斥責的時候，石谷爺爺卻點了點頭。

「是的，當時她也是這麼說。」

「……。」看來當時的檮野蔣苗是個有著正常感性的小女生呢。

「在那之後……便時常在那裡遇到她。久而久之便常常一起行動了，雖然大多是她拉著我，但我不否認那是段充實的時光。」

石谷爺爺喝了口茶稍事休息，他用就事論事的語氣說道：「……蔣苗是個開朗又外向的人，和我完全相反。她有時候也十分捉摸不定。蔣苗可以在外面玩一整天，也可以終日待在房內看書。一切看她對當下的事有沒有興趣。她對這個世界總是

充滿著興趣和質疑，認識她以後，我原本看起來理所當然的生活頓時變得十分有趣。雖然……她惹上的麻煩也很多就是了。」

「然後，和你們知道的一樣，蒔苗從小就知道自己想當醫生。但那並不是因為她的父親或是她的家族，而是她……。」

說到這裡，石谷爺爺有些欲言又止。但他還是慢慢地說了。

「……她說，她覺得像她父親一樣當醫生就幾乎可以不用回家，看起來很輕鬆。」

「……啥？」

在場的人都驚呆了，但石谷爺爺的表情仍然很平靜。「雖然她是這麼說的，但我想多少還是受到了檸野家的影響。不過……這不是重點。」

「她在很早的時候，就希望我和她一起出國留學。對此我父母也支持，畢竟……我還有一個哥哥。就算我離開了，工廠也有人繼承。而在大約十三歲左右時，我與蒔苗在羅伊亞書店認識了一個人。」

「……那是一位國外的書商，專門進口從歐洲的與醫學相關的原文書。知道這件事後，蒔苗馬上就問他有沒有除了倫敦以外的留學管道。」

「為什麼要除去倫敦呢？」

「蒔苗說倫敦她父親去過了，她要制霸新的地方。」

「這個人真的很鬧耶！」

我忍不住吐槽了，石谷爺爺正經地點了點頭。「那位書商一開始也認為這是小孩子的胡鬧。他當時說確實在德國有認識的大學教授，如果我們能在兩個禮拜內把德日字典的一半詞彙背下來，他就願意幫我們介紹。」

「……啊，幾川婆婆說的字典……。」

「就是那本字典，那是當時我們少數買得起的東西。總之……兩個禮拜過後，我們把整本字典都背下來了，雖然不知道正確的發音，但他問的我們都能寫出來。」

那位書商便依約幫我們向那位教授寫了介紹信，他在日本的時候，也會抽空教我們德文。這件事……只有我和蔣苗知道。」

「原來如此……。」看來四行詩中的第二句中，要人「察覺」的就是這件事。

「把字典背下來，外公真厲害……。」

姬已這時佩服地小聲說道，石谷爺爺搖了搖頭。「……只是單純的背誦，誰都會。」

「呃。」

一色不禁發出了聲音。唉，我了解她的感受，畢竟我也屬於其實不太會的那種人。

「……接下來的事，就和你們知道的差不多了。我在高中畢業後便去向蔣苗家提親，但一直寧願相信蔣苗對這段感情只是玩玩的，檳野家自然堅決反對，甚至試圖將蔣苗關在家裡。不過蔣苗之後做的事讓他們感到害怕，最終還是讓她出來了。」

「她做了什麼？」

「她被關在房間裡時，把自己的衣服全都剪掉，拿去縫成穿著阿波舞服的布人偶。」

「她有病吧！」

我再度忍不住吐槽了，石谷爺爺也再度正經地點了點頭。這畫面還要重複幾次？

「她的家人也是這樣擔心的。對她母親來說，比起讓她和我見面，他們更擔心別人以為檳野家的千金得了精神病。於是便解除了蔣苗的禁足。」

「……就結果來說十分有效呢。」

雪之下若有所思地說道，喂！有人好像趁機學到了什麼耶！這樣不太妙吧？

「不過，她是真的受到打擊了才做那種事嗎？」

「我想只是單純閒不下來而已，她很早之前就說過她想做阿波舞人偶。好不容易見面後，甚至和我抱怨她才做了五個就被趕出來了。」

石谷爺爺露出第一次看到的淺淺笑意，但那很快便消失了。

「……但是，即使她能出門了，禰野家仍然不同意我們結婚。我們認為這需要一段時間，只好繼續一邊找時間碰面一邊忙各自的事務。我在家裡的工廠幫忙，她則是在禰野家的醫院學習。」

「但在不久後，不意外地……二戰爆發了。我在從軍前告訴蒔苗了我會活著回來，而我也確實辦到了。不過屆時蒔苗卻早已去了倫敦，我的家人和工廠……。」

石谷爺爺沉默了幾秒，接著他用輕描淡寫的語氣說道：「……也都已經沒了。」

「外公……。」

青海川難過地垂下頭，姬已則輕輕地擦了擦眼角。石谷爺爺看向了她們，毫不在意地說道：「不用感到悲傷，我不否認那時的確對我造成很大的打擊，但是我已經克服了。要是還有別人為此悲歎，也未免太不值得。」

「……石谷先生，感情是無法這樣計算的。」

雪之下淡然地說道，石谷爺爺看著她，突然地再度浮出微笑。

「……蒔苗也這樣說過我，看來我還是改不過來啊。」

「……沒辦法呀。」

青海川這時悲傷地說道：「怎麼可能……怎麼可能不難過呀……因為戰爭，逼不得已與戀人分開。而且就算好不容易活下來了，卻換成戀人不得不離開日本，仍然見不到面。家人甚至也都過世了……聽到這種事，是誰都會感到悲傷的呀，何況這些事、我們都是第一次知道……。」

「……。」

石谷爺爺沒有馬上回應，過了幾秒後，他才慢條斯理地說道：「……汐那，妳這幾句話裡面，嚴格來說……就只有家人都過世是對的。」

「……咦？」

青海川抬起頭，露出困惑的表情。石谷爺爺再度喝了一口茶。

「……妳可能不知道，我有哮喘的疾病。如果我不想，其實是可以不用從軍的。」

「『欸、欸！』」

除了雪之下以外，眾人都驚訝地喊出聲。石谷爺爺再度平靜地說道：「況且……我因為這個疾病而沒有被送到最前線。從軍的期間都是負責後勤，所以也沒有為了存活而努力過什麼。再者……你們聽完我對蒔苗的描述，會認為她是會因為家人要求，就順從地出國的人嗎？」

「……的確不是。」

我楞楞地說道，石谷爺爺放下茶杯，他用一如往常的平穩語調說道：「……這也是我想告訴你們的其中一件事。汐那和姬已，我希望妳們知道……。」

「——我們身為人，並沒有那麼多的身不由己。」

石谷爺爺說出了昨天也曾聽龍造爺爺說過的話。

「……雖然確實有些困難，但是在當時的我們手上，是有能力做出選擇的。在諸多考量中，我選擇為了幫助國家而從軍。因為我判斷這場戰爭不會持續太久，我也有很大的機會不上前線，所以我能活下來與蒔苗再見的機率非常高。而蒔苗選擇了先出國，因為她認為就算我回來時找不到她，在某一天也會去倫敦與她相見。」

「……外公……。」

「然而，戰後的德島，實在被破壞的太嚴重了。家鄉的朋友和老師都希望我能留在德島幫忙重建的工作。我也因為打擊太大，暫時失去了念書的動力。因此便留下了。留在了……這裡。」

「……但是，這也是您選擇的。對吧？」

雪之下低聲問道。石谷爺爺毫不猶豫地點了頭。「沒錯，我大可不理會他們，把親人的喪事處理完後便直奔英國。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應該說……我選擇不這麼做。我相信蔣苗也一樣，她在倫敦時，一定也有許多機會可以回來，但她有更重要的事必須處理。我們都是相同的，而且……妳們也是。」

「……我們？」

青海川似乎一時無法理解為何突然講到她。石谷爺爺閉上了眼，用蒼老卻清澈的聲音說道：「……對當時的我們來說，彼此雖然重要，但並不是一切。我無法為了與她廝守而拋棄其他事物，她也不會因為我而放棄她從小就堅持的夢想。然而……我們並沒有錯，我們確實地做出了選擇，並且在之後的漫長道路上遇到比離別還困難數倍的挫折與障礙。因此……我希望妳們能夠理解……應該說，破解了蔣苗的訊息的妳們，必須要理解。」

石谷爺爺睜開了眼睛，他看向了在溫暖的冬日照耀下，搖曳著繽紛花朵的庭院。眼鏡後方的瞳孔透露出老年人特有的寧靜光芒。

「妳們必須要理解……我與蔣苗的事，從來就不是什麼悲劇。當時的我們確實相愛著，但就算離別，對彼此也沒有絲毫的怨懟。我們對自己能做的事都盡了力，雖然時而對做過的選擇感到後悔，但人生畢竟就是如此。我們是這樣，你們……也會是這樣。」

接著，石谷爺爺緩緩地拿起茶壺，再度向茶杯注入茶水。

「……以上，我說完了。」

十坪左右的和室頓時陷入了沉默，不久後，青海川鼓起了勇氣開口了。

「……外公，您在退伍後，便沒有見過蔣苗女士了吧？」

「不，我見過。」

「果然如此……咦？」

青海川聽到了出乎意料的答案，不禁發出有些傻氣的聲音。而我也有些驚訝，咦？

怎麼和幾川婆婆說的不一樣？石谷爺爺似乎發現了我們的困惑，他慢慢地說道：「……恂子當時問我的是『有沒有見面』，但是那次是我單方面見到她，蔣苗並沒有看到我。所以我們的確沒有見面。」

「……原來是文字遊戲……。」

一色受不了地嘀咕，石谷爺爺嚴肅地說道：「文字的力量是很大的，稍微有一個差錯，意思便會天差地遠。務必要嚴謹地選擇用詞。」

「受教了，那麼您是何時見到她的呢？」

「你們應該也知道，就是蔣苗回德島演講的時候。」

石谷爺爺輕描淡寫地說道：「雖然是衛生局邀請她的，但起初向衛生局推薦人選的是我。」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

雪之下想了想後說道：「那束花，也是您送的對吧？」

「……啊，是說檉野蔣苗收到的花束是吧。」

我回想起這件事，石谷爺爺緩緩點了頭。「那時因為很多原因，我沒有辦法與她見面。便拜託了朋友代為送給她。」

「為什麼不能見面呢？」

「第一個是因為蔣苗的妹妹一直跟在她身邊，而她又是最反對我和蔣苗結婚的人。第二個是當時我已經結婚了。不希望有不必要的謠言流傳。」

青海川聽到這裡，她著急地問道：「對、對了，外公！既然如此，為什麼你還要和外婆結婚呢？」

石谷爺爺無言地看著青海川，過了數秒後才回答道：「……妳們和美樹應該都不知道吧，冬實……也就是妳外婆，曾經患有先天性不孕症。」

「……咦？」

青海川姊妹都傻住了，石谷爺爺慎重地繼續說道：「這是她在十六歲時，因為月事不順去檢查後才發現的，似乎和子宮的異位有關。也因為如此，冬實在成親一事上受到了許多挫折和羞辱。」

「可是、不可能呀，那我們又是……。」

「先讓我說完吧。」

石谷爺爺有些疲倦地揉了揉額頭。「這件事妳們大概也不曉得，但我和冬實的兄長從小就是同學。我選擇留在德島後，幫助我最多的便是冬實的父親與他的兄長，冬實本人也對我照顧有加。所以不久後我便主動表示要與她成婚，也辦了場形式上的相親，讓他人不再對她有閒言閒語。」

「……那麼，外婆知道您與蒔苗女士的事嗎？」

「她知道。」石谷爺爺簡單明瞭地回答：「但她也答應過我不會和妳們說。」

「怎麼這樣……。」

「直到現在我都不認為妳們需要知道，但是……那個人最討厭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了。所以就算不樂意，我認為也得和妳們坦白一切。畢竟……這不是對我一個人的考驗。」

石谷爺爺將雙手放在膝蓋上，慎重地繼續說道：「總之……我起初認為石谷家八成就此絕後了。但畢竟是我的選擇，我對此也不感到後悔。不過……十幾年後，治療她不孕症的方法出現了。也因此才有了妳們。」

「……我了解了。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

姬已用有些顫抖的語氣說道：「這樣……您不就還是等於拋棄了蒔苗小姐嗎？您不是也說，蒔苗小姐相信您總有一天會去找她嗎？」

石谷爺爺平靜地回答：「不要誤會，她從來都不是我的物品。反過來說，我也不是。所以沒有誰拋棄誰可言。而支持蒔苗的方法也並非只有和她結婚而已。不如說……如果那時選擇不結婚，反而會對她造成困擾。」

「……咦？」

「蒔苗和我不同，她的家人大多都還在德島。要是我一直沒有結婚，謠言反而會對寧野家不利，畢竟當時有許多人知道我與寧野家千金的事。」

「有道理……您也考慮了許多啊。」

我理解石谷爺爺的意思。也就是說，和寧野蒔苗曾有過一段情，對當地重建有不少貢獻的退伍青年卻一直不結婚，肯定是還在等待某個人回來吧！天呀，好浪漫～那麼，我們一起對寧野家的人施壓吧！叫他們趕快讓寧野蒔苗回來！成全他們一下啦！嗚哇……這種多此一舉又自以為是的好心還真的是古今皆是啊……。

「就、就算是這樣……。」

姬已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石谷爺爺沉著地打斷了她。「我能理解妳的想法，但是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僅此罷了。當時的我是如此選擇的，而就算讓我再選一次，我同樣會與冬實結婚。」

石谷爺爺吐了口氣。「但那也沒有不好，畢竟……我因此再度擁有了家人。」

在眼前的年邁男子臉上浮現了些許笑意。

「當時的我也對冬實說過，會守護家人直到最後一刻。而的確……這次，我也快要辦到了。」

「……外公……。」

「……嗚、嗚嗚……。」

我聽見了嗚咽聲，回頭才發現是一色簌簌地流下了淚。喂，搞半天為什麼是妳在哭啦！關妳什麼事啊！好好的感人場景被妳搞到很尷尬耶！

不過，好在石谷爺爺毫不在意。他轉頭看向我和雪之下，用平穩的語調說道：「那麼……是時候回答你們的疑問了。你們所探求的，蒔苗留下的最後的東西（もの）……很單純也很短。」

「……是什麼呢？」

「那天我所挖出的是一個塑膠盒子。盒子裡面只有一張紙。」

「紙？」

我楞楞地說道，石谷爺爺點點頭。

「紙上寫著三個字……『對不起』。」

「……什麼？」

雪之下有些困惑地眨了眨眼，她似乎有些不能接受地說道：「既然這她是自己選擇的，為什麼蒔苗小姐在最後要向您道歉呢？」

「因為她……沒有選擇等他回來吧？」

在石谷爺爺回答之前，我便開口了。我一邊揣摩著他人的心意一邊說道：「為了自己的夢想，決定了要先走一步。會不會是還是多少感到愧疚呢？」

面對我的猜測，石谷爺爺靜靜地搖了搖頭。「……我想，什麼可能都有。但我認為，蒔苗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因為告訴我那句話，對她來說肯定是必要的。」

「咦？為什麼？」

「因為只有如此……她才能翱翔。」

石谷爺爺毫不遲疑地回答，他的視線穿過了我們，望向了某個沒有人能觸及的方向。

「她大概是堅信……只有把這句話傳達給我後，她才能毫無顧慮的踏出她的腳步。因此，我也從不曾打算絆住她。」

「……您沒有想過要去見她嗎？」

「沒有，因為我知道那會妨礙到她。我認為只有她自己來找我的時候，才代表我已經不會是她的阻礙了。」

石谷爺爺說完後緩緩垂下了眼。

「……不過，我最終沒能等到那個時候。」

「……。」

「但是，那也是無可奈何的。畢竟這是蒔苗自己的選擇。」

「難道……。」

雪之下有些躊躇地開了口。「難道……當時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我想是有的，但很遺憾，我與她都沒能想到。」

石谷爺爺吐了口氣，他抬頭看向了庭院外的天空並喃喃說道：「不過……至少，蒔苗實現了夢想……她確實地翱翔了。」

「……外公……。」

青海川有些難過地低下了頭，石谷爺爺停頓了一會後，才繼續開口。

「所以……我沒有必要也沒有資格為她感到悲傷。畢竟——」

石谷政里用帶有些許驕傲的語氣說道：

「……在這片天空之下，我曾看到她展翅的樣子。那對我來說就夠了。」

完全聽不出一絲遺憾，石谷爺爺語畢後，便陷入了長寂的沉默。

……這便是這起事件的終點了吧。

關於她和他選擇去錯過彼此，走上了其他道路的故事。

的確曾經有著其他可能性，但兩人都沒有選擇那條道路。

所以——我們便更不能——亦或是沒有資格評斷任何結局。

就連為他們嘆息都彷彿是多餘的。

所以，這就是終點了。

……我原本是這麼認為的。

在談話結束後，我們便在石谷爺爺的家門前與他道別。

「那麼，再見了。」

石谷爺爺對著我們說道，他考慮了一下後，又補了一句。「……不，我已來日無多，也許不會再見也說不定。」

「請別說這種話。」

青海川在一旁強硬地說道：「我和媽媽都有還很多話想要和您說呢，不准就這樣先逃跑。」

「死亡不是逃避，只是生物必定迎來的結局……」

「我不管，那您就暫時不准迎來什麼結局。」

「……。」

石谷爺爺頓時啞口無言，嗚哇……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石谷爺爺無話可說。果然不講道理就是最強的道理。妳給我小心一點啊雪之下！我可是學到了喔！

「……姊姊對外公，變得很敢說呢。」

姬已小聲地說道，接著便笑了出來。青海川微微嘟起了嘴，她拉著石谷爺爺的袖子低聲說道：「……呐，外公。今晚可以住這裡嗎？」

「……我想不出妳這麼做的必要性。」

「有的，就是我還想與您說更多的話。」

「啊，姐姐真狡猾！那我也要！」

「咦？那我也——唉唷好痛。為什麼要拍我的頭！？」

「她們現在氣氛正好，不要打擾好嗎？」

被我拍頭後，一色淚眼汪汪地抗議。我一把將她拉開。這小妮子真是不會讀空氣耶，我家的除濕機都比妳會看氣氛喔？

「……。」

石谷爺爺思考了許久，最終才嘆了口氣。「……我很早就寢，也許說不到什麼話。如果妳們不在意……無妨。」

「太好了，謝謝您。」

青海川露出了笑容，她轉頭向我們說道：「不好意思，在去觀光之前，我還想再去一次那個山坡。不知道你們方便嗎？」

「可以啊？我沒有意見。」

「是呢，我也正想在某人的頭上釘個荊棘冠。」

「喂喂喂，我可不會在三天後復活喔？」

「也是呢，是你的話，應該是會先掙扎個三天才死去吧……。」

「我是蟑螂嗎！？」還有這設定到底要用多久？我已經當膩了，想當當看別的生物了啦！

青海川聽到我們沒有意義的鬥嘴後，掩起嘴笑了。她向石谷爺爺鞠了個躬，便向已經走到了前方的一色與姬已走去。

「那麼……我們也要離開了。」

我於是向石谷爺爺說道，石谷爺爺默默地點了頭。

然而，正當我轉身準備離去之際，雪之下卻靜靜地開口了。

「……『As well to curse you at the end of endless nights.』。」

「……雪乃？」

「我們都忘了還有這句吧。」

雪之下抬頭看向石谷爺爺，她用彷彿早已知曉答案的語氣問道：「……石谷先生，請問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檸野蒔苗女士……詛咒了你什麼？」

「……。」

石谷爺爺沉默了一會，隨即慢慢地說道：「……我想，我剛才沒有提到吧，為什麼我會知道蒔苗將東西埋在哪裡。」

「這麼說起來……是沒提到。」

的確，現在想想，那是一棵很大的樹。若要把附近全都挖起來檢查未免也太浪費時間。而從檸野蒔苗埋下盒子到石谷爺爺退伍回來，至少也過了兩年的時光。他又是怎麼知道東西埋在哪的？

我向石谷爺爺投以好奇的眼神，他沒有賣我們關子，直接了當地說道：

「是種子。」

「……種子？」

「在那個地方，蒔苗用釘子釘了一包種子在地上。所以我只繞了一圈就找到了。」

「……過了兩年，沒有人拿走嗎？」

「那個位置在刺槐樹的後方，平時不會有人繞過去。不過，就算有人拿走了，我也會先挖那裡。」

「咦？為什麼？」

「……因為那裡也是我第一次和蒔苗相遇時，她把我撞進草叢的地方。」

「咦？啊！原來如此。」我恍然大悟，是這樣啊……樹是之後才種的嗎？

「我懂了……但是，種子又如何？」

雪之下疑惑地說道。然而對於她的問題，石谷爺爺沒有立即回應。只是慢慢轉過頭，看向他在門前所種的，那些五彩繽紛的花朵。

「……啊……。」

雪之下看到石谷爺爺的動作，瞬間露出了理解一切的表情。石谷爺爺瞥了她一眼，沒有多說話，轉身打開了自家的門。

接著，在進門前，他用沙啞的聲音頭也不回地說道：「……我不認為這是詛咒，但是……確實也成為了我的一部分。」

「……您……。」

雪之下不知為何，彷彿失去話語似地顫抖著開口，但話語終究消失在了虛空中。

一陣風吹來。地上以及仍在花上的花朵瞬間隨著風飄起，彷彿有生命似地在石谷爺爺的身後轉圈，接著便乘風飛往了遠方。石谷爺爺凝視著門後黑暗狹長的走廊，

靜靜地再度說話了。

「……只不過，在這些數不清的夜晚中，的確也即將迎來了盡頭。」

「……。」

「你們是優秀的年輕人，手上仍握有許多的選擇。」

石谷爺爺仍然沒有回頭，初春的微風再度吹起了他的衣擺。他由衷地繼續說道：

「——在你們接下來的道路上，我誠心祝福你們。」

說完後，石谷政里便走進了屋內。沈重的大門也隨之關上。

「……。」

我和雪之下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青海川等人的身影早已遠去，雪之下這時抓住了我的手，並且就像是不想讓人逃走般地緊握著。

「……雪乃？」

「……我有說過吧？這裡的花雖然顏色不同，但其實都算是同一種。」

雪之下看向了我。她漆黑的頭髮在風中不停舞動，白皙的臉龐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得耀目。我眯起了眼。

「……是說過，所以是什麼花？」

「『Forget me not』，也就是所謂的勿忘我花。」

雪之下悄聲說道：「種在這裡的……全部都是這種花。而這種花的花語……。」

「……不用說了，我明白。」

我頓時理解了雪之下方才知道了什麼，於是不禁也用力地回握著她的手。在一片

只聽得到風聲的靜寂中，我艱難地開口了。

「……雪之下——我是說，雪乃。」

「……。」

雪之下沒有回應我，她只是默默地將身體的些許重量靠在我身上，用肢體傳達著「我正在聽」的事實。我一邊凌亂地挑選著腦中所剩無幾的詞彙，一邊試圖將其組織起想要傳達給她的話語。

然而，越是想要說出口，就越是堵塞在了心中。

彷彿一切想要說出口的話，在成為語言的瞬間就會失去所有價值一般。

但是——還是必須說出口。

因為如果沒有話語，便無法傳遞的思念仍是存在的。

因為想要讓他人無條件地理解自己，本來就是傲慢無比的想法。

所以我開口了。

「那個……也許現在說這個很不合時宜，說到底一想到終究得告訴妳這件事，我就整個尷尬到不行。不過……就像我一開始說過的。我給不了妳什麼，卻也沒辦法一味地要妳付出。曖昧的話語沒有意義、真心的價值也模糊不清、只要是想要讓妳明白的事物，全都亂了線也沒有辦法做出解釋——和妳在一起的這段時間裡，我仍然沒有方法驗證，我到底能為妳做什麼。」

「……你不需要——」

「——但是。」

在雪之下說完前，我便打斷了她。

「——但是，我會選擇妳的。」

雪之下驚訝地睜大眼睛，我強忍住彷彿即將爆發的羞恥感繼續說道：

「——我會選擇妳的。無論發生了什麼困難、阻礙還是挫折，我都會選擇妳的。」

我轉頭看向雪之下，她的瞳孔中閃耀著清澈的光芒。我下定了決心。

「……雖然我大概一無所有，但我會賭上一切去做這個選擇的。」

賭上了一切、封死了退路並堵住了出口。

把所有不必要的、說的出口及說不出口的話語悉數用盡，不留一點餘地。

我即將——心甘情願地用雙手奉上某個也許對她毫無價值的誓言。

我緩緩地說道：「所以……雖然不是現在，但在不遠的未來，我們結婚吧。」

「好呀。」

「我也知道這麼說很沒保證，但是……咦妳答應了！？」

我頓時震驚地瞪大雙眼，雪之下壞心眼地笑了。「還以為你要說什麼呢，結果還是和平常一樣的廢話。真不該認真聽的。」

「我明明很認真的說……。」

太過分了，就算是我也有點沮喪喔？把我下的決心還來！用一比三的匯率還來！

「就算如此還是廢話呢，我不是說過嗎？我本來就想不到也不想跟你以外的人結婚。」

「……原來我早就逃不掉了嗎？」

「是呢，早就逃不掉了。從你選擇我開始就註定是這個結局。」

雪之下滿足地笑了，接著，她輕輕地抱住了我的手臂。

「……但是，我這裡還是有必須得說的話。」

「……嗯。」

「你本來就不用證明你能為我做什麼，因為……已經很多了。多到我已經還不完的程度。」

雪之下悄聲說道：「……而且，很遺憾，我可是有仇必報，有恩必還的人呢。」

「那我倒是很清楚……。」

我不禁畏縮地回應，雪之下有些得意地輕輕笑了。她愉快地說道：「所以呢，在我把仇報完前，本來就沒打算讓你逃走。」

「居然不是報恩而是報仇？報什麼仇？」

「當然是讓我變得更沒用的仇，難道不是嗎？」

「可惜妳還是比大多數的人有用好幾倍，世界廢柴化的道路還是很漫長啊。」

「……這個時候就不要說這種蠢話了。」

雪之下不滿地捏了捏我的手心，她沉默了一會後才驚扭地小聲開口了。

「但是……還是謝謝你，願意選擇我。」

她輕輕地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小聲地向我說道：「……我願意把人生給你。」

「呃，也沒有到那麼沈重喔？我只是想要佔一部分而已。」

「不行，就算你可以，我也沒有辦法……應該說，我無法假裝我可以。」

雪之下接著含著笑意說道：「……所以，公平起見，你也得把人生給我。」

「——啊啊，那正合我意。放馬過來吧。」

我勉強著用好不容易挖出的自信回答她，雪之下壞心地笑了。她再度湊到了我的耳邊，用惡作劇的語氣開了口。

「……那麼，就先從練習打招呼開始吧。親愛的（あなた）？」

「……這個還是先饒了我吧。」

我只好露出苦笑。

於是——這起委託，在此總算宣告劃上了句點。

然而，要說到我與她的道路，也許現在才算是開始也說不定。

接下來便是後日談。

在剩下的時間，我們便依照安排去德島的各地觀光。在當晚由於青海川姊妹去石谷爺爺家住的關係，只有我們三個回到了民宿。我們將所有的事告訴了冬花，而她居然哭了出來。

「真的很謝謝你們，我絕對會告訴我媽……！還有幾川婆婆、龍造爺爺和叔公！謝謝……！」

冬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道，不不不，我說妳是不是不小心多講了一個人？還偏偏是本人唷？

而在姬已與石谷爺爺說明有關社團展覽的事後，石谷爺爺本人似乎思考了許久才答應。

「……外公說，要公布是可以，但要我和伊呂波盡量不要寫出事件中每個人的本名。除此之外，這件事還與榊野家有關，如果要公開，得先經過榊野家目前當家的同意。」

姬已在幾天後如此向我們說道。呃……榊野家的當家？

「……不就是檉野日音醫生嗎？」

「是的，她得知一切後馬上就允許了。甚至還說一定要找機會來東京看看這次的社團展覽。」

姬已掩起嘴笑了起來，不過的確很像檉野醫生會有的反應就是了。

——總之，回到東京後，一切便回歸到正軌。學期才剛開始，還有許許多多等待著的麻煩伺機待發，準備好好地給我們上一課。但那都只是理所當然罷了。

……不過，要說唯一有什麼變化的話——。

「……起床了，八幡。快起床。」

熟悉的聲音不停催促著，我拉緊了棉被並蓋住頭。

「……再五分鐘……。」

「……親愛的，所得稅的稅單寄來了。」

「嗚哇！太快了吧！我的天！不是還有一個月嗎！？」

我頓時驚醒了過來，看到這副景象。穿著圍裙，手拿著湯杓的雪之下頭痛似地用另一隻手捂住額頭。「……早知道這樣可以叫醒你，我就這麼做了。可是為什麼？」

「啊，雪乃，早啊……我剛才做了所得稅的惡夢，有夠可怕。」

我陰沈地說道：「明明賺沒多少，稅單卻不停的寄來。個人所得稅、住民稅、房屋稅、法人稅……一張一張的疊上去，簡直就像地獄般的落語秀……。」

「你對稅制也未免太清楚了……而且其中一種你不用付吧。」

雪之下嘆了口氣。「總之，起床了就好。趕快盥洗完來吃早餐吧。」

「喔，好。謝啦。」

「不客氣，那我先回廚房了。」

雪之下淡淡地回應，太好了！敷衍過去了！趕緊再來睡一波！

我暗自竊喜著計畫通，但在雪之下走出房門前，她卻突然說道：「……啊，對了，八幡。你聽過那個故事吧。」

「什麼故事？」

「對丈夫積怨已久的妻子，每天都在飯裡多加一撮鹽巴的故事。」

「……對、對不起……？」

我有些害怕地畏縮著道了歉。雪之下輕聲地笑了。她用湯杓遮住臉，小聲地說道：「……既然知道要道歉，就請不要讓妻子太費心。」

「……我馬上起床。」

我認命地說道，雪之下滿意地點了點頭，隨即便走出了房間。

……非得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就是雪之下開始時而會用令人害臊的方式叫我了。老實說，我不是被稅單嚇醒，而是被她的那句親愛的驚醒的。不過這件事，我打死也不會告訴她。

呃……。至少目前不會。

總之，看來今天不能賴床了。

我含淚從溫暖的床鋪爬了起來，接著轉身把窗簾拉開。

「……啊，原來放在這裡啊。還想說青海川送來以後放在哪了。」

陽光灑進房間，我才發現在床頭櫃上多出的東西。不禁會心一笑。

「唉，手還真巧啊……就算不當醫生或不開花店，當個工匠不也挺好嗎？」

——在櫃子上，擺著一個用看起來很高級的布料製作的布娃娃。

儘管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如今卻仍然在陽光的照射下反射著光彩。

End.

End chapter.——Side A

「……不好意思，姐姐明明那麼累，每次回來還得陪那孩子玩……。」

在我的眼前，穿著和服的未苗用充滿歉意的語氣向我說道。我摸了摸身旁的小女孩的頭並咧嘴笑了。

「不——會～啦！小日音那麼可愛，我自己也想要陪她玩啊。妳說是不是，日音？」

「不是，是我陪姨婆玩才對。」

我可愛的侄孫女用稚嫩的語氣堅定地回覆道，對此，未苗生氣地打算斥責：「日音！妳給我有禮貌一點！妳姨婆她可是——」

「啊——好了好了，沒關係啦。」

我連忙安撫她，真是的，這個孩子明明這個年紀就當外婆了，卻還是那麼容易生氣……。

……咦，這麼說起來，我不也年紀輕輕就當了姨婆嗎？

一想到這裡，我頓時有些沮喪。還是不要多想好了。

我一把牽起了日音的手。「走吧，我們出去玩囉！」

「啊，姐姐，請注意時間——」

「好啦好啦，會準時回來的。畢竟飛機不等人嘛。」

我隨口敷衍了想提醒我的未苗，便直接和日音出了門。

能夠久違地和我出去，日音似乎相當開心。她一邊哼著不成曲的歌，一邊在路上蹦蹦跳跳地走著。

看到這樣的她，我不禁也跟著她一起在路上跑跳步。日音停了下來，疑惑地問道：「為什麼姨婆跟著我跳了？」

「咦？為什麼不行？」

我反問道，日音有些遲疑地回答：「因為，每次這樣子，外婆都會罵我什麼不成體統。我就覺得大人應該不能這樣跳吧……。」

「唉呀，大人不能做的事情可多著了。既然日音還是小孩，就要趁變成大人前趕快把壞事做完呀。」

「是這樣嗎？」

「鐵定是這樣。」

我用十二萬分肯定的語氣說道，日音想了一下，頓時笑顏逐開。

「所以，我打架打贏育司的時候，也可以不用道歉吧？」

「……呃。」

我頓時有些尷尬，打架打贏弟弟有什麼好驕傲的？而且既然差了三歲，弟弟不就只是單方面挨打而已嗎？

「……和未苗說的一樣，長成了頑固又好勝的孩子呢。」

「姨婆說什麼？」

「沒事！沒事！話說日音，我們來比賽吧？」

我隨手比了一個方向。「來比賽誰能先到那條街口吧？預備——開始！」

說完以後，我立刻朝著剛才比的方向衝了出去。日音在我身後大叫：「啊——！姨婆真狡猾！等等我！」並跟著跑了過來。

……看來，成功敷衍過去了。

算了，孩子的教育就交給未苗吧！

但是，幾分鐘後，我馬上發現自己讓自己落入了尷尬的境地。

「……會經過他的家啊……。」

我牽著贏了比賽的日音如此嘀咕道，日音好奇地看向了我。「妳說什麼？姨婆？」

「沒有喔，沒事啦。」

我勉強地笑道，不過，這下真的尷尬了。以前帶著日音去山坡時，我都會特地繞路避開他的家。今天卻不小心跑到了會經過他家的路線，我不禁暗自煩惱了起來。

……在接到他托人送的花之後，已經過了幾年了呢？

雖然當時真的很開心、超開心、開心到哭了出來。畢竟那滿束的勿忘我，讓我一看就知道他並沒有遺漏我的訊息。

但是，在那天的稍晚之後，我卻又知道他已經結婚了。和那個哥哥說過的……運氣很差的孩子。

儘管我明白他是為我好，也明瞭他這麼做的原因，但我的心情還是很複雜。

懷著這樣忐忑的心情，一轉眼便又過了幾十年。

……事到如今，他一定早已忘記我了吧。

就算記得，我肯定在他的心中早就一點都不重要了吧。

因為一直不願面對這個事實，我至今都逃避著與他有關的一切。

……什麼嘛，我畢竟也只是個膽小鬼罷了。

「……怎麼了，姨婆？為什麼突然就不說話了？」

「我在想事情啦，話說日音，妳不要開口閉口就姨婆姨婆的叫啦！」

我戳了戳她柔軟的臉頰。「明明我看起來還很年輕吧？都被妳叫老了。」

「可、可是……那要怎麼叫妳？」

「叫名字就好了呀，我可是有蒔苗這樣好聽的名字喔？」

「不行，外婆說過，絕對不能這樣叫妳。」

「……未苗那傢伙。」

我嘆了口氣。「好吧，不然在想到之前，就說『妳』就好了。」

「好！」日音精神飽滿地回答，我不禁笑了。小孩就是那麼可愛。

「那妳為什麼不走了？」

……我更正，有時也不是那麼可愛。

不知不覺中，我已經停下了腳步。

並且在我發覺前，我就開口了。

「我說訥，日音……要不要走別條路？」

「咦？為什麼？」

「……我、我覺得這條路好像不對。」

「可以啦，我們不是要去那個山坡嗎？這條路能到啦！」

「……呃！」

沒想到，我的謊言卻輕易地被戳破，日音拉著我的手，興高采烈地說道：「而且而且，這條路上有很厲害的東西喔！既然走這裡了，想給妳看看呢！」

「咦？厲害的東西？等、等等——好啦！我自己走啦！」

我被小了我四輪以上的小孩拉著，逼不得已地走到了轉角，眼看即將到達他的家，我不由得閉起了眼睛。

……不要。

我不想看。

我不想看到，忘記了我的他——

「——妳看！妳看！厲害吧！」

日音興奮的大喊卻將我拉回了現實，我還是忍不住睜開了眼。

——眼前的，是一片花海。

要說是花海也不正確，畢竟其實只有在圍牆邊以及家門前的小花蒲種滿了花。

我往旁看向那在過去時我再也熟悉不過的姓氏，不禁笑了出來。

看到我的笑容的日音，十分驕傲地挺起胸膛。

「我就說吧！妳不是也說過妳喜歡花嗎？這裡很厲害對不對！？」

「——啊啊，真的呢，真的……很厲害呢。」

我用盡全力掩飾著我顫抖的話語，眼淚卻仍不受控制地奪眶而出。我只能偏過頭，不讓日音發現我的眼淚。

……他沒有忘記我。

他沒有忘記我。

不僅沒有忘記，我在他心中，一定仍然非常重要。

光是知道這件事實，我的心中便盈滿了喜悅。

……不過，為了好好把眼淚擦掉，還是先把日音騙走吧。

「……呐，日音。我們等等再玩個遊戲吧？」

「咦？什麼遊戲？」

身旁的孩子偏過了頭，我抹了抹眼眶，笑著說道：「等一下要去的地方，不是會經過一棵大樹嗎？」

「喔！那棵樹超～級高的樹嘛？我知道呀！」

「如果妳等等可以自己爬上去再爬下來，我就請妳吃昨天給過妳的餅乾。」

聽到這裡，日音的眼神瞬間發亮了。「妳說的是那個甜甜的，中間還有巧克力的餅乾嗎？」

「是呀，我就再給妳一個。」

「妳說的喔！不要反悔喔！」

日音才剛說完，便往山坡的方向衝了過去。

而我回頭再度看向了那由對我而言意義重大的花所構成的小花海，臉上再度浮現了笑意。

……抱歉啊，日音。

不過我呀，就是喜歡欺負我喜歡的人嘛。

……接著，過了幾分鐘。

「……怎、怎麼辦？」